

《牧師娘》目錄

上冊 。 。 。 。 。 。 。 。 。 3

1. 我看見蘇軍
2. 恐怖日子
3. 理查消失了
4. 我的被捕
5. 吉拉瓦 (Jilava)
6. 我的悔改
7. 承若

中冊 。 。 。 。 。 。 。 。 。 122

8. 運河
9. 硬殼
10. 在 K4 營的冬天
11. 多瑙河
12. 在 K4 營的夏天
13. 巴拉甘平原 (Baragan Plain)
14. 火車上
15. 琨古薩 (Tirgusor)

16. 養豬場

下冊 。 。 。 。 。 。 。 。 。 244

17. 回家了

18. 地下教會

19. 反擊

20. 新恐怖

21. 投奔自由

後語

第一章

我看見蘇軍

在1944年夏天，當希特勒領導下的德國開始瓦解時，一百萬名蘇軍進駐羅馬尼亞。當第一部蘇軍開抵達我國首都，布查勒（Bucharest）時，我們就在車站迎見他們。

那天是八月的最後一天。天空無雲，陽光炎熱。大部分槍聲已經止息了，只是廣場的另一邊還有一些零星的炮彈聲。

我的丈夫理查（Richard Wurmbbrand），是一個戰時的牧師。在交戰期間，他認識了許多在羅馬尼亞被囚的蘇軍。他說蘇聯人本性虔誠宗教，雖然經過了二十四年的無神論薰陶，依然傾向宗教。

“我們必須出去迎見他們，”理查說，“告訴蘇聯人有關基督，就如把天堂帶到人間一般。”

當我們在市郊下車時，我們看到一群本地共產黨從躲藏的地方出來，迎見那“光榮的紅軍”。這些本土共產黨帶著懷疑的眼

光看我們。我國人民多數回避蘇聯解放軍，雖然官方在首都為蘇軍預備了盛大的迎接。

理查是一個高大英俊的年輕人。他總是充滿了信心，因為知道自己所信的是真的。他笑容滿面，因為戰爭已經過去了。人們應該可以重新彼此友善了。

在小樹蔭下，兩三個羅馬尼亞官員正在等候。他們神經緊張地復習幾句蘇聯話。他們預備了給外人的傳統禮物：一塊麵包，一把鹽。

我們望著空蕩的道路，不知將會遇到怎樣的佔領軍。如今蘇聯是我們的同盟。可是這些佔領軍卻是出名的好色，強姦和掠奪。

從遠處一個小男孩騎著腳車，沒命地踩踏。“他們來了，”他尖聲叫道：“蘇聯人來了！”

本土共產黨們列隊，拉升紅旗。官員們都在烈日下站立，就如祭祀的貢物。不久大型電單車隊抵達，隨後便是第一支坦克車隊。

從坦克的車頂蓋露出紅星的頭盔。本地共產黨們哼出國際共產歌曲。泊油馬路在佔領者車隊的重量下震動。這些車輛終於全部抵達，停頓下來。

帶頭的坦克在我們面前，高大威武。它的鋼板佈滿了沙塵，巨大的主炮管指向天空。在歡迎詞說完了，一名蘇聯軍官就從坦克上俯身領取本地人奉上的禮物，就是麵包和鹽。他看著那粒黑麵包，宛如它是一枚隨時可能爆炸的東西。然後就大笑起來。

一位在他身旁是年輕曹長正好注意到我的眼睛。

“好，甜心兒，”他露齒微笑道：“你又有什麼要呈現的？”

那日很少婦女出現在街頭。我回答道：“我給你帶來聖經。”

“哎呀，麵包，鹽，聖經。我們要的卻是一瓶酒。”他吃吃地笑道，隨即推開鋼盔，露出金髮，在日光下閃亮。“無論如何，多謝。”

坦克的鋼制腹帶又在馬路上輾壓。引擎發出黑煙。車隊轟然駛過，煙塵令我們都咳嗽了，眼睛也進了沙塵。

在我們回家的路上，我們看到蘇聯人的掠奪；他們把酒桶從店裏推出，放在走廊上，把雞肉，牛排，香腸都往袋子裏塞進去。士兵們興奮地指向市郊的商店。布查勒已經是一個可憐的戰後空殼，但對這些蘇聯

孩子們，她還是難以想像地富有。

理查對他們中間的一些人說話，但得到的答案只有一個：‘哪里可以找到沃卡酒？’於是我們回家重新打算。共產主義已經把神從這些可憐的靈魂奪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地上樂園的應許。但這應許是真的嗎？

每個人都曉得一件事：納粹的恐怖過去了。人們希望蘇聯人不久就會安靜下來，然後好好地回去。鮮少人會猜到一個更長久的暴政正在開始。我肯定不曉得，我們正在前往一條監獄的道路，而且一路都是朋友們的墓碑。

在我嫁給理查之前，他警告我說，“你嫁給我，不會有輕鬆的日子。”那時我不信。

那些日子我們不理會神。我們也不太理會其他人。我們不要有孩子。我們只要享樂。

後來我們成了基督徒。理查為挪威，瑞典，英國宣教會工作。他成了牧師，參與世界教會協會，也到酒廊，低級旅店，並監牢裏傳道。

當蘇聯人來時，我三十一歲。那時理查已經是一位有名的傳道人和作者。

我們因為身為猶太人和基督徒，在希特勒傀儡政權安多尼古將軍的羅馬尼亞，受了不少苦。理查三次被捕。我們七位猶太人被帶到軍事法庭，被指控舉行“非法宗教聚會。”一位羅馬尼亞婦人來的警察局，告訴警官說：“你們逮捕了我的猶太弟兄們。我也要與他們一同受捕。”於是她也就被捕。

神在我們的道路上預備了許多這樣的朋友。他們就如天使，日夜為我們的好處效勞。他們在我們生命中的每一個角落出現。

其中之一是一位在東正教大有影響力的神父。他是安多尼古將軍最愜意的一名神父。他發言支持我們的案件，說我們是他主內的弟兄。一名德國浸信會牧師腓立奇，連同其他人，為我們作證人，為我們說好話。他們冒著自己生命的危險，叫法官們也慚愧。因為法官們都曉得我們是無辜的。

那時每逢理查落難，總有三位人士為他撐腰：索海音（Solheim）牧師夫婦，和瑞典大使路德斯瓦（Reutersward）。若非他們的插手，理查在納粹時期必然都呆在監牢裏了。這瑞典大使擁有相當的影響力，因為安多尼古將軍必須使用他的中立地位，與莫斯科保持聯絡。（安多尼古大概也曉得，他的盟友希特勒有可能最終戰敗。）有一次，當

理查被抓，將要被帶去奴役時，路德斯瓦強烈抗議，以致當局終於放人。

那時全國都針對猶太人，各地都發生可怕的屠殺。布查勒首都卻得免於難。在伊亞斯（Iasi）城，一日之間就有一萬一千名猶太人被殺。也許布城有十位義人，就如聖經說的，若有十個義人在其中，所多瑪與俄摩拉就可得倖免於難？我們聽說在達西

（Tassy）城的挪威宣道會，奧加姐妹引導歸主的七位猶太少女尚還活命。但怎樣才能把她們帶到首都？達西城隨時將會爆發屠殺。猶太人不准交通進出。

一位擔任警員的基督徒朋友就把這些少女逮捕，送上火車，押往首都。我們就在首都火車站等，她們回我們的家。另一位青年人也和他的女朋友從達西城來到首都，與我們一起住。他們給了我們極大的幫忙——尤其是那青年人。當我後來被捕之後，他就作我的代理牧師。

只要我們有一個意欲，就有成就那意欲的可能。我們可以救出這些少女脫離危險。但許多人只希望不被牽連。他們不曉得自己的基督徒任務。當數萬名猶太人從各省運輸到屠殺地點時，無人救助。我的家屬那時也

被殺。他們住在靠近蘇聯邊界的希摩威（Czernowitz）城。那時是冬天。許多被捕的猶太人倒斃在雪地上，另一些死於饑餓。士兵們屠殺其餘的。我的父母，弟弟，三個妹妹，許多朋友和親屬都不再回來。至到今日，這記憶就如一個傷口，想到就出血。

猶太人的歷史充滿了這種痛苦。每個猶太人的心都有這傷痕。這叫他們可以與他國遭遇相同悲劇的人，一同哭泣。

我們的獨子米海在納粹倒臺時才五歲。他比一般正常環境中的孩童承受更大的壓力。到處都有種種的恐怖死亡，無一缺乏。我們的公寓是聚會的地方，每天晚上人們都來述說他們的困難。米海小時就聽到各種痛苦。理查教導他，講故事給他聽。米海崇拜他的父親。理查雖然教會事務繁多，卻每天都抽空和他玩耍，與他談話。有一次理查解釋施洗約翰說，有兩件外衣的，就分一件給那沒有的。米海就問：“爹地有兩件外衣呀！”理查承認了。他剛買了一件新的，取代老舊的。米海卻說：“你可以把新的一件給老伊亞尼古先生。他總是穿著一件又髒又臭的大衣。”理查答應必然照做，米海就欣然上床。他總是非常認真，又會達到自己的結論。他非常留意他父親改變人心的工作。

有時理查帶領人歸主後，米海也得到意外的好處——他成了新門徒們的寵兒，他們給他玩具和點心。

在戰爭期間，我們遷到一個比較小的公寓。我們的鄰舍們都是激烈反猶的。這種憎恨在羅馬尼亞流行。基督徒，尤其是基督徒領袖，更是鼓動這種情緒。鮮少有人可以不受這種風氣影響。

在公寓的庭院貼著鐵衛軍領袖哥尼流（Corneliu）的大型圖片。他代表一切反猶的事物。在猶太人的登記上，蓋有猶太人的字樣。我們沒有安全感。但理查卻逐家拜訪，破除隔膜。他深信可以為基督贏取靈魂。這信念不因為世界的殘酷就輕易失望。

他為不同的人，找到正確的詞句形容救主。他也能警告人有關神的審判，卻又不得罪那人。他能叫人著迷，同時又直接針對人性的弱點。他的那雙藍眼能看透你的靈魂。

理查按步行事，先見我們的新屋主，然後是每一個鄰舍。他先叫他們大笑，作為開始。

三樓的巴瓦利古先生大聲說：“你們猶太人從來不曾做過什麼好事！”

理查那時正站在他們的會客室。他回答道：“那邊有一架上好的縫衣車。是什麼牌

子呀？辛格（Singer）！等一等，這不是猶太人製造的嗎？巴瓦利古先生，如果你真的以為猶太人無用，這縫衣車就該丟掉！”

另一位是喬治古太太。她常常向“那些猶太人”發怒。但不久她就向理查投訴她的難題。她的丈夫離棄了她。她的少年兒子不聽教養。她恐怕這孩子會染上花柳病。理查答應與這孩子談一談。

“但也不必太擔心。就算這孩子染上什麼花柳，如今也能醫了。雖然那些藥是猶太人發明的。”

他打破眾人的偏見。然後開始向他們傳福音。不久眾人的態度就轉變，先是禮貌，後是友愛了。哥尼流的大圖被聖經的大字經節取代。當外面的世界充滿兇殺時，我們這社區卻是充滿了和平友愛。

其中一位新朋友是一名擁有一部電單車的員警。過去他酗酒，打太太，直到理查與他談話。基督賜給他一個新心。他就帶米海去兜風。那時電單車十分罕見。米海成了最幸運的孩子。

當空襲開始時，我們不能出城。猶太人更不能從一處到另一地去。但那位警員卻能

把米海帶出去，到鄉下一位朋友的家，直到情況改善。若遇到問話，米海就使用一個羅馬尼亞的名字“約翰瓦拉”。米海對那次的旅行感到異常興奮。

米海聽到許多殘忍與痛苦的事，但在我們這公寓中，他也看到非常的善良。他身邊的，都是朋友。他們的愛與關懷，給他許多非常有益的功課。

有一天，我們的一位密友雅努莎（Anutza）到我們的公寓做客。她小巧玲瓏，又口若懸河。

“啊，那些蘇聯人，你們有沒有聽到我們與莫斯科的新協定？他們要我們的一切小麥，條件是我們必須把全國的石油都送給他們。昨天我看到一位蘇聯兵，兩條手臂都各有三只腕表。他們在街上向每個人收取手錶，就如收車票！”

她大笑起來，可是對我們的國家，這卻不是好笑的事。蘇聯軍隊搶劫的財物，數以十億計。然後克里姆林宮吩咐，我們的海軍，商船，一半的陸路交通工具，並所有的汽車，都送去俄羅斯。商店只剩空架，到處看到大擺長龍的人民。史達林說當德國最終戰敗後，紅軍就會離開。我們都希望他不會食言。

“啊，薩比娜，讓我們談一些好聽的東西！我聽你在婦女協會的演講；法律界失去了你，真是丟失人才！你說得好極了，你丈夫的講道也非常了不得。他說及那麼多歷史與藝術與哲學，兩個小時不是很久嗎？我們在挪威不習慣聽那麼長的講道，雖然我個人希望他繼續不斷講下去。”

雅努莎喜歡談話。她來領取我們的教會雜誌《朋友》。法西斯黨曾經查禁它。如今我們都一起努力，重新出版。

德國戰敗後，我們得享短暫的宗教自由。獨裁者安東尼古（希特勒的前盟友）被帶去莫斯科，不久就帶回來槍斃。曾經壓迫猶太人和更正教的東正教的領袖們，如今失去他們的絕對權力。

我們終於有了一個民主的政府。為了叫蘇聯人喜歡，我們這民主政府也給共產黨一些官職。鮮少有人意識到將要發生什麼事。

大家都說：“這是一個擁有二千萬人口的國家。我們中間，真正的共產黨員有多少？連一個足球賽場也不能坐滿！”

我們在大戰期間，一直在幫助遭受納粹

黨苦害的人 —— 在集中營的猶太人，屠殺後遺棄的孩子們，還有被安東尼古逼迫的羅馬尼亞的更正教徒。我們也開始援助匈牙利的猶太人，也幫助另一個遭受壓迫的少數民族，吉普賽人。

但如今出現一群新的弱勢少數群體：德國敗軍。他們是過去的獵人，如今成為獵物。德國戰敗後，來不及逃走的，如今必須自尋生路。其中許多被殺。

我們完全反對納粹主義：他們屠殺了百萬計的人。但如今他們被打敗了，不再構成危險。流落四散的士兵們正在饑饉。我們不能拒絕幫助他們。

人們說：“你們為這些兇手們冒險，太不值得了。”

理查回答道：“神總是在遭受逼迫的一方。不單只是馬丁伯曼（納粹頭子）和他的同黨們如今被追捕，也有許多過去在星期日穿著童子軍制服的年輕小夥子。他們在德國被一紙通令，召集成軍。不是每個人都有勇氣，膽敢拒絕參與納粹軍隊的（拒絕從軍的，面對死刑）。雖然德國人和羅馬尼亞人一般都反猶，但亦有一小群冒險幫助猶太人。為什麼因著希特勒和他的黨羽，就憎恨

所有的德國人？為什麼不因為德國人中的聖徒和義人，就愛每一個德國人？”

聖經告訴我們，成為猶太人的真正意義是什麼。“希伯來”的聖經原文（יִבְרָ）意即另一方（河的對岸）。亞伯拉罕是第一個希伯來人，他正是站在另一方。當所有的人都崇拜偶像時，亞伯拉罕崇拜永活的神。於是當其他人都要報復時，神給我們力量，以善報惡。

有一次，三名德國軍官躲藏在我們院子裏的小屋中。那是一個陰暗的小儲物房，一半埋在雪堆裏。我們給他們食物，晚上清理他們的便桶。我們憎惡他們過去的暴行。但如今我們與他們談話，嘗試使他們不會感到自己好像籠中的動物。

一個傍晚，他們的隊長對我說，“我必須告訴你，我心中想的是什麼。你知道隱藏德國兵，政府就要處以死刑。但是你依然這樣行——而且你還是一個猶太人！我必須告訴你說，當德國軍隊重新奪回布查勒時，就是他們肯定要奪回的，我決不會向你行善，就如你向我們行的一般。”

他看著我，眼神怪異。我想我必須解釋。於是我就坐在一個翻轉的木箱上，說：“我是你的屋主。我的全家都被納粹黨殺

了，但雖然如此，只要你還在我的屋頂之下，我就欠你一筆債。我不單必須保護你們，也要款待你們就如賓客。你將要受苦。聖經說：‘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流。’我會盡力保護你不被員警發現，可是我不能保護你脫離神的憤怒。”

“廢話，”他回答。

他拍我的肩頭。我倒退。他的手曾經流無辜者的血。他道歉說：“我無意用言詞中傷你。我只是希奇為什麼一位猶太婦女會為了德國士兵冒生命的危險。我不喜歡猶太人。我也不怕神。”

“我們不必談那個，”我說。“我們記得神在舊約的一句話，‘愛異鄉人，因為你們在埃及地也曾是異鄉人。’”

他看來不解。“那是幾千年前的事了。就算那時你的祖先真的在埃及受苦，與今日的你又有何干？”

我回答：“神說愛異鄉人，是很有道理的。因為到了最後，我們都是異鄉人。。。我們都成了單獨的，連自己是誰，也不曉得了。於是當耶穌說饒恕人（所有人，包括不相識的人），對我們是最有利了。”

“等一等！”他說。“猶太人傷害了德國人並全人類。我必須誠實的對你這樣說。

可是你肯定也會看我們是殺猶太人的兇手。你真的饒恕你的敵人嗎？”

我真誠地回答道：“就算是更壞的罪行，在耶穌基督裏都得到赦免。我沒有赦罪權。但如果你悔改，耶穌能赦免你。”

這時外邊傳來輕微的腳步聲，踏在雪花地上。我從一個裂口往外看。原來是鄰居耳聾的老守門人。這隊長點燃一支理查找到的香煙（雖然理查自身厭惡抽煙）。他吸了一口，就把香煙傳遞給同伴。他說：“我不說我瞭解你。但如果沒有人以善報惡，這種互相對殺的光景真的沒完沒了。”

當我起身離開時，他們都起立稍微鞠躬。我把他們的衣物放在我的購物袋，就出去。

這三人最終成功越過邊界，安全回到德國。但數以千計像他們一般的人都被逮捕，送去蘇聯奴役營多年，直到累死。

那時每個德國士兵都急於更換他們的軍服。他們曾經多麼驕傲，以自己的軍裝，軍功勳章為榮。

這時理查開始接待蘇聯士兵。他必須告訴他們有關基督。雖然其他人正確地以為我國必須排除這種外軍。

雅努莎警告說：“薩比娜，你要小心！”

如果這兩種軍隊在你們家裏撞頭，你要怎麼辦？”

我們小心安排，不讓這種事發生。

理查開始進入蘇聯軍營，裝作收購黑市手錶。一群人就會聚在一起。過了不久，他就開始談及聖經。

一個年長的士兵說：“你不是來買手錶，你是要告訴我們有關於聖徒。”

當理查談福音時，間中會有人把手放在他的膝蓋上。

“談手錶。有奸細來了。”

在共產黨的軍隊裏，充滿了這些告密者。他們窺探自己的同僚，然後向上級報告。年輕的士兵們完全不曉得神，也未曾見過一本聖經，或進過任何教堂。如今我曉得為什麼理查說，把福音帶給蘇聯人，就如“地上天堂。”

我也遇見過一些曉得德語或法語的蘇軍。我就告訴他們使徒信經。

“這信經的開始，就是‘我信’。它不像黨方的訓令，命令你怎樣思考。它說你必須成為一個‘我，’成為一個獨立的人。。。你必須為自己思想。”

“當一支部隊進行時，他們只能按照隊中最慢的一輛車的速度。如果人們按照群眾的速度前行，他們就只能按照群體中最遲鈍之人的速度。基督呼召你脫離群體。人的最大恩賜，便是能說‘要’與‘不要’；

‘是’與‘不是’。你可以對神說要或不要。這是神給你的自由。”

看到這些人對真理醒覺，真是好極了。

我們的教會大多數人都參與這工作。我們印行數以千計的俄文福音書。共軍一般成群而行，難以處理，於是我們發明新策略。軍隊常是乘搭載貨火車。這些火車會停泊在車站的旁道上幾個小時，等候開行。我們就登上另一輛火車，與他們比鄰。當他們的火車開始起行時，我們就趕快把福音書拋過去。

紅軍時常在我們的空房睡覺。一天傍晚，有六位留宿，他們的軍鞋和來福槍到處散放。我很不容易清除家裏的跳蚤。但其實士兵們本身也感到難為情。他們好久未曾在一間屋子裏住了。他們多麼高興可以離開他們喧嘩的軍營一個小時。

但他們卻不能停止自己偷竊的毛病。一天兩位孩童臉的少年軍士來到我們的家門。

“你們要不要買雨傘？”他們問，同時

呈上三把偷來的樣品。

“啊，我們是基督徒，”理查回答。

“我們不能買那個，我們倒有些東西要賣。”他就請他們進來。我給他們一些牛奶喝。然後那位年紀大一點，頭髮金黃，大概只有二十歲出頭的，就定睛看我。

“怎麼，給我聖經的就是你啊！”他叫道。

我同時也認出他來。“你便是開進布查勒的領先坦克曹長！”我說。

他還有那聖經。他曾經閱讀了其中一些，瞭解了一項他長久思考的問題。

伊萬（這位曹長的名）告訴我們，在他的團隊中有一個猶太人。這猶太人也像他們一樣，自小就接受無神的教育。他們一路爭戰，橫越東歐。

“我們隊裏有一位年紀較大的軍士，常常譏諷那猶太人說，‘你殺了基督。’這猶太人想，那位老軍士必然瘋了。他們一路從史達林科勒殺到布查勒，正是一筆無頭無尾的賬。這老傢伙怎麼知道他殺了誰人？”他們從來沒有聽過基督的名號。

伊萬把這猶太人帶到我們的家。理查告訴他們一切事物，從亞當到啟示錄。於是史達林不再是他們的神了。

他們時常來探望我們。當伊萬的部隊離開時，他留下一個再見的禮物——一架發亮的新電爐。

我看著理查。我們曉得這又是偷來的。

雅努莎卻叫道：“好漂亮！正好給利比曼一家！”

利比曼一家剛從奧斯威集中營回來，一貧如洗。我們就把電爐送了給他們。一個單純靈魂的愛，有時會以奇怪的方式表達。如果神真的按照每個人的行為審判，沒有人能得救。耶穌基督的寶血也能遮蓋這樣的罪行，真是一件好事。

理查和路德會索海因（Solheim）牧師開始為爭戰難民提供免費食物。我們的公寓，或說是會客室，時常充滿朋友和陌生人。許多是在坐牢時聽到福音的（這是一位老朋友米利的探監成果。）在星期日的午餐，與我們一同吃飯的從來不會少過十二位。

好些少女也與我們同工。有時她們會問我一些道德的問題。其中一條是我難以回答，因為那也曾是我的問題。

我十七歲時，開始住巴黎。那時我初次脫離了父母的約束。我自小生活在一個傳統

的猶太家庭裏。我們住在一個鄉村，充滿了規律，約束，禁忌。如今我在這大學裏，我生命中的第一位男朋友帶我出去。他要吻我，我拒絕。我告訴他一點有關於我的家教。

那少男只說，“如果你相信神，你豈不會說，這神創造了你的手和你的咀巴？如果我可以觸摸你的手，為什麼不能觸摸你的咀巴，或擁抱你？”

教師和父母都沒有警告我有關這問題。我無以回答。這少男又那麼吸引人。於是我就改變自己的信念，隨從巴黎的放蕩生活。一個無神論者可以隨意生活。

但這問題依然存在。一位少女為什麼必須貞潔？這是許多道德規條的核心。可是這規條的目的是什麼？

我那時不曉得。直到多年後，我才曉得那答案。

一位背景良好的牧師娘多半不會討論性的問題。她更不太可能自身會遇過這種問題。但理查和我都是在人生的中途才歸信的，對好些事物都不如基督教家庭的孩子們一般嚴謹。理查是那麼善良，那麼英俊，那麼充滿才華。在婚後，我也擔心他會被傾心的少女衝昏頭腦。其中一位特別吸引他。我

必須說那少女真的可愛。我看到理查幾乎被撕裂成兩半。我安靜的嘗試幫助他。罪惡常常是機會造成的。妻子的責任就是常常靠近她的丈夫。

理查沒有說什麼。但一天，當他彈奏一首基督教詩歌時，他來到一句話“我時刻需要你。”那時鋼琴的樂譜似乎都齊鳴起來。他就哭了。我把手臂圍著他說：“理查，你不是天使。不必太過認真。你也是一個人。這些事都會過去。”這些事果然都過去了。

當理查下牢後，十四年我單獨生活時，試探也臨到我。我幾乎也跌倒。那時我就更明白理查。

第二章

恐怖時代

我的家庭在一夜之間，從一個男孩增加到四個，另外還有三個女孩。數以千計的猶太孩子從集中營回來，父母都沒有了。其中有許多只用紙張包著保暖，因為他們的身上只剩一點爛布。我愛孩子，於是我們很高興可以接受六個。他們在我的家，給我們無限快樂。

米海很是高興。他說：“媽媽，你說我不會有弟弟或妹妹，看現在我有多少個！”

這些都是可愛的孩子，然而多麼消瘦。他們的眼睛都凹了下去，神色陰沉。他們曾看見了什麼？他們的親屬朋友們都被殺了。

不久他們下凹的臉頰開始填平。他們又能發出笑聲，也能遊戲了。

在外頭，蘇聯的士兵們也喜愛孩童。他們也有自己的家庭。他們已經幾年沒有回家了。於是在街上的蘇聯人就會與米海和他同伴們談話。

“來，送你一粒糖果，”他們就掏出一

粒糖來，把一只手按在一個孩子的頭上。這些孩子們就多謝他們。然後就送一本福音書給兵大哥。

這種對成年人危險的工作，在孩童卻是安全的。蘇聯人寵愛孩子，許多士兵因此開始聽到神。於是米海在五歲時就開始宣教。

我們的教會成員幾乎每天晚上都出去，在火車站的候車室，巴士車的兩旁，在門口，在牆壁上，都貼上海報，寫著福音的資訊，或聖經的經節。雖然有些朋友因為向蘇聯人傳福音而被捕，卻沒有一個出賣我們。共產黨把這些海報撕了下來，我們就及時再貼上去。我們的一位工作人員加百利是頂漂亮的。她與蘇聯士兵們交談，從來不會有問題。她把聖經送給幾位高級官員。但一天她卻也被捕，蘇聯人把她交給羅馬尼亞軍方。當她坐在監室等候受審時，一個人來她的獄室問她是什麼緣故。她解釋之後，那人就微笑說，“我會嘗試幫助你。”不久另一個陌生人來打開她的監室門。他帶她到一個面對大街的旁門。

“快快消失掉！”

她就重獲自由，滿心感謝神。那人是新近悔改的員警首長。

我們看到許多奇跡。一位朋友，喬治古太太，病了。可是她不去看醫生。她屬於一種嚴格的宗派，不接受人類的藥物；因為他們相信神自己的醫治。她每逢有空，就向蘇聯人的宣道。一次她被捕，帶到一位滿面紅光的隊長面前。當這隊長向她大聲呼喝時，她就嚴重溢血。那官員給嚇了一跳。

“快把她丟出去！”

他的手下就把喬治古太太丟出大街。神的旨意叫她得以逃脫。

“我的腳可累壞了！今早我在維多利亞街排隊等，只得到這些東西。”雅努莎從袋子裏掏出一點咖啡和一些灰色的香腸，這是我們好幾個星期吃不到的東西了。

這日是蘇聯“解放”的周年紀念。這兩天商店有食物。過後又是空空如也。商店的窗口只是擺著充滿灰塵的紙皮，上面有肉類的圖畫，還有空酒瓶。羅馬尼亞面對饑荒。

除了蘇聯人的掠奪與勒索（所謂的“戰爭賠償”），我國那時又面對旱災，收成大減，百萬人生活在饑饉的邊緣。人們用樹葉

和樹根煲湯。

世界教會理事會的一個部門送來食物，衣服和金錢。我們就組織救濟饑民。索海因牧師和理查成立一個免費餐廳，每天在教堂的大廳給二百人吃飯。共產政府試圖干擾，給我們許多表格必須填寫。但我們有許多寫字的義工。

饑荒最嚴重的地方，當地的兒童被送去首都布查勒，住在弟兄們的家。我們接養一名六歲的小女孩。她瘦到皮包骨，只有身上穿著的衣服。我給她有營養的食物——開始時，是麥片，白糖和牛奶。她卻不吃。她是一個農村的孩子，只要她自家的食物：一種稱為“麻麻立卡”的玉蜀黍糕。我們必須非常嚴厲的對她說話，才能使她嘗試我們的食物。她慢慢增加體重。

我們都非常喜歡她。有一次她說：“我會愛你直到秋天。”秋天會有新的收穫，她父母就會接她回去。

當蘇聯人佔領Budapest（布達比城）後，我們需要一個人帶救濟金到那兒的宣教會。理查不能離開首都布查勒

（Bucharest），又沒有任何其他人可以代勞。於是我必須去。

雅努莎叫道：“你不能去！那些蘇聯士兵最是好色。你到街上，就看到到處都有喉嚨被割的少女屍體，沒有人理會！”

在過去，這行程不太遠。但紅軍搶奪每一輛火車和汽車，作為自用。在火車站的混亂難以想像。饑民和喪失家園的人都嘗試湧進幾節民眾使用的車廂。我找了好久，總算找到一個能容身的角落。我們數天之久，才抵達布達比。我是這充滿蘇聯士兵的火車上唯一的婦女。

當我抵達時，德國軍隊還在進行市區房屋之間的巷戰。所有的建築都毀壞了。沒有巴士，德士，或任何交通工具。我在冒著煙的墟廢中，不能找到任何我正在尋找的人。德國人已經把許多人帶走，永遠也不再回來。另一些是在最後的巷戰中被殺。我最終找到挪威宣道會主任約翰森牧師，並希伯來基督徒恩格牧師。他帶領一間獨立教會，猶太人和各國人士都能一起崇拜。他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們說我就如神差派的天使，正在饑荒最嚴凌的時候把援金送到。當人們從隱藏的地窖裏出來後，食物更是稀少了。一只在戰鬥中被殺的死馬，也被人吃掉了。

許多教堂都被摧毀，數以百計的弟兄們

無家可歸。

我又遇到布達比的紅十字會代表蘭利博士。他努力從事救濟，絕不停息。我離開之前一同進餐。我說：“願基督報答你的一切操勞。”

蘭利回答道：“有一次當我乘搭公車時，沒有車資，某個人就為我付了。我嘗試向他道謝，他說，‘不必謝我。我只是償還昨天另一個人為我付的車資罷了。’如今我正在償還基督。我還欠祂許多呢。”

我從布達比往維爾娜（Vienna）去。通常這是四個小時的行程。如今卻要六天！

我找到一列清晨出發的火車。人們已經擠滿，連車頂也滿了人。看來沒有任何人可以再加上去了。

忽然我聽見有人呼叫我的名。在一節車廂上有一群少女，都是來自奧斯威的難民。她們曾在首都與我們一同住。她們笑道：

“這裏沒有空間了，但我們會製造空間！”於是從星期二直到星期日，我們都坐在車頂上，直到維爾娜。那城也正在饑饉中，嚴重毀壞。我聯絡當地的朋友和基督徒領袖，直到工作完畢才回家。

我數周之久完全不能與家裏聯絡。理查告訴我說：“我們極其為你擔心。我在異象

中看見你，在白日夢中也見你。”當他打開一本書，就看見我的面孔。當晚上有一個樹丫敲擊屋邊的木板，他就以為我回來了。

“我到山間去，大聲呼喚你的名。我似乎聽到你的回答。”

我真的聽見了，也回答了。我那時正在破落的街道上呼叫，“理查，理查！”我們是那麼接近。

如今我國由莫斯科統治。但本地的共產黨依然裝作民主。“我們要與每個人作朋友！”他們說。“信仰的自由？當然有。組織一個聯合政府，包容所有的黨派？當然可以。以米迦勒王為名義上的元首？也非常好。”這只不過是為了欺騙西方列強。

當蘇聯部長威辛斯基在一個早上，步入皇宮，施發號令之後，這面具就丟開一旁。我國軍隊和員警必須解散。國王必須任命共產黨員為主要的政府大員，不然。。。我們曉得蘇聯如何使教會作為國家的工具。他們幾時也開始在羅馬尼亞推行？

一天我正在教堂預備主日崇拜。索海因牧師進來，臉色煩惱。

他說：“我聽到奇怪的消息。政府宣佈舉行宗派大會。每一種宗教與派系，都必須派出一大群代表。那大會將在國會大廈進行。誰曾聽過這樣的事？他們如今打算什麼？”

每個人都在猜疑。許多教會人士依然相信政府說的“完全的宗教自由。”

但理查卻詫異地說：“蘇聯發生了的事，如今輪到我們了？列寧曾經強力維護受逼迫的教派，直到他奪權。那時開始，數以萬計的信徒就死在集中營。”

我們與索海因討論。他是宣道會的首領，他必須作決定。

他決定說：“我們上去，我們要發言。”

在那天早上，我們就爬上國會山。在那兒，約有四千人聚會，包括主教，牧師，神父，拉比，回教師。眾人擠滿走廊和大廳的地面，席地而坐。

到處都是紅旗，史達林被正式推選為大會主席。在高位上，坐著我國共產黨的巨頭：傀儡元首果撒（Petru Groza）和大有勢力的內政部長喬治古（Theoharo Georgescu）。

在正式開幕之前，甚至有東正教的教長

舉行崇拜儀式。共產領袖在自身上畫十字。他們吻聖像。他們又吻教長的手。

然後開始演說。親蘇的果撒解釋說新羅馬尼亞政府接納一切信仰，也會繼續給神職人員提供薪金。他們甚至打算提高薪金。眾人都熱烈回應。

神父和牧師們輪流上臺發言。每個都說他們很高興政府那麼開放。他們說只要新政府支持宗教，宗教就支持新政府。一位主教說，歷史上各種顏色的政黨都加入教會。如今共產紅旗也加入，教會很高興接納。每個人都很高興。他們的興奮情緒就廣播全球。

這是可怕的謊言。共產主義極力消滅宗教。在蘇聯，它已經露出自己的真貌。這些宗教人士為了自身安全，也為了薪金，所以如此說話。他們既然知道共產黨的心思，至少也不必拍馬屁。

這些人就像在耶穌臉上吐痰。我可以感到理查生氣。於是我告訴他說：“你不上去清洗基督的臉嗎？”

他說：“如果我上去，你就沒有丈夫了。”

我馬上回答——這不是我的勇氣，卻是那時賜給我的：“我不需要一個懦夫丈夫。”

他就遞上名片。共產黨很高興。一位世界教會理事會的代表，同時也是外國宣道團體的領袖，將要為他們打廣告了。理查就上去發言。當時禮堂突然肅靜。就如神的靈臨近了。

理查說，神的孩子們相遇時，天使也聚集，要聽神的智慧。於是聚會的人，不該稱讚地上的權力，卻該榮耀造物主，讚美基督。

當他發言後，會堂裏的氣氛就開始轉變。我心中充滿喜樂，因為知道這演說要傳遍全國。

突然間，宗教部長布杜希雅跳了起來。他怒吼道：“你的發言權終止了！”他就大聲叫工作人員上去。

理查不理會他，繼續演說。群眾開始喝彩。他正在說他們都想要說的。

布杜希雅大叫：“把麥克風切斷！”

眾人喝倒他。

“牧師！牧師！”他們同聲說。“那個牧師！那個牧師！”於是理查就從一個牧師變成那個牧師。

這呼喚維持了好幾分鐘。在麥克風斷線。理查下臺後，呼喊與鼓掌聲還繼續好久。大會就這樣結束。我們從混亂中跑出

去。

回到家裏，理查的母親已經從收音機聽到這一切。當廣播收到干擾時，她以為她不能再見自己的兒子了。

“我以為他們已經逮捕了你倆。現在事情會怎樣？”她臉色青白地問。

理查回答道：“媽媽，我有一位大有能力的救主。祂會為我安排最好的。”

當局沒有立刻採取行為。但不久共產黨就開始解散我們的聚會。我們不久前剛開了一間更大的教堂大廳。每個星期日都有一群相貌粗狂的年輕人從後面推進來，大聲吹口哨，呼叫，干擾。

索海因說：“我們該高興，一群喧鬧的會眾，好過一群只會佯裝聽道的會眾。”

我們計畫街頭佈道。許多人羞於進入教堂。這街頭佈道便是接觸他們的方法。我們在街上的一個角落聚集唱詩。這是羅馬尼亞的首列，過去未有人嘗試過。當有人群圍上來時，我就開始傳達資訊，這必須簡短有力。

在一個下午，許多人在馬拉沙大工廠外示威，反對共產黨奪權。我就對員工們談及救恩。對其中一些人，這是最後的警告。第

二天員警就向群眾開火，許多工人喪生。

有一次我在大學的梯階上演說。群眾增加，直到滿了整個場所。我未曾有那麼多的聽眾。人們從旁道跑過來聽。交通在布查勒最大的交通中心堵塞。沒有人干擾，只有不停的喝采。

後來當我對理查談及我的成功時，雅努莎就從外頭沖進來。

“安娜寶克（Ana Pauker）從莫斯科回來，在大學門外演說。全城的人都說她將要為史達林領導羅馬尼亞！”

寶克太太是一位共產黨教師（她身材矮小如我）。她到莫斯科去，成為一名共產軍官。她皮膚黝黑，是一個猶太人。當我在那公眾場所演說時，謠言就說臭名昭著的安娜回來了。安娜曾因為她丈夫馬克“不忠於黨”，就親手把丈夫槍殺了。

但沒有人能明白為什麼安娜同志會叫他們為罪悔改。我們都大笑起來。

在1947年，當局開始逮捕。他們在選舉中舞弊，共產黨就完全掌握政權。反對黨的領袖，員警眾首長，包括誠實與不誠實的，

並政府公務員，一律解散。然後就是一切天主教的主教們與無數的神父，僧侶，修女。他們在晚上逮捕，但我國的宗教節目依然繼續向西方廣播。數萬普通老百姓消失在監獄和奴役營中。其他人跑到森山，成為自由戰士。

在蘇聯人初入羅馬尼亞的早期混亂中，猶太人還可以出國，如今卻不能了。現在一切邊界都封鎖了。數以千計已經逃跑了的，丟下他們一切的財產。他們寧作難民，也不要生活在蘇聯的“自由解放”之下。

雅努莎有理由相信她也是當局要逮捕的人之一。天知道是為了什麼罪名。任何人都會得罪當局。與外國人有交往的，就被懷疑——包括為外國人理髮的。

我們悲傷地向雅努莎說再見。我們是那麼親近。

雅努莎哭著說：“就如大衛和約拿單。只是我是約拿單。約拿單獲得更多的愛！”

我們彼此擁抱。雅努莎說，“我會設法把你倆帶出國。我們將會在自由中再見。”

那天理查生病在床。雅努莎知道理查極有可能被逮捕。她彎身吻了他，給他一些應許。

她果然不食言，我們果然重新再見。只

是這必須是二十年之後。

恐怖時期開始了。秘密員警突擊住家，到處翻箱倒櫃。然後你就會被帶去“作認罪書。”

他們會說：“不必帶任何東西，只不過幾個小時。”

外國新聞從業員看見街市上許多標明“肉類，”“魚類，”“麵包，”等的貨車，就報導說我國公民得到許多供應。他們不曉得其中載運的不是麵包，卻是犯人。

然後我們得到第一個警告。理查正在宣道會做工時，一個穿著便服的人走了進來。

“我是裏爾薩努警長，”他自我介紹說。“你就是魏恩波？那麼你便是我一生最痛恨的人了。”

理查定睛看他。“我們未曾見過面。你是什麼意思？”

“你還記得，十多年前，你常常與一位名叫貝蒂的少女同行？一個蓬發少女，喜歡談話的？”

“好，那又怎樣？”

“告訴我，為什麼你不娶她？”

“我沒想到那個。”

“不，我卻想到那個！魏恩波，如果你

你娶她，你就會叫我成為一個快樂的人。”
他真的是這個意思。

“但只是表示沒有惡意，”那警長說，“我來給你一點暗示。在秘密員警總部，有一大疊關於你的檔。我看過內容。有人近來通報說，你與許多蘇聯朋友們談話，對嗎？”

裏爾薩努擦著他的粗糙雙手。“但我想我們可以商議。”

只要給他一些代價，他就可以消滅那些檔。

我也參與談話。我們同意一個數目。裏爾薩努把錢塞在口袋裏，說：“交易成功。那通報的人是。。。”

我馬上插嘴說：“不，我們不要知道。”

我不想對那人感到厭惡。也許這是我的愚笨。但在那些日子，我們不曉得一個告密者會毀壞多少人的生命。

裏爾薩努聳聳肩說：“隨你喜歡。”他就走了。

不久之後，理查就被帶去問話。當局沒有提及向紅軍傳教的事。我們依然有些朋友，是有影響力的。透過他們，理查得以在三個星期後獲得釋放。但我們曉得這不過是

暫時的。

我們的朋友和協助者們，越來越多遭捕。

我記得一天，我第一次看見一個被秘密員警酷刑的人。他幾乎不能說話。他的嘴巴變成紫色，腫脹。他曾經是一個友愛的人。他對每個人都發聲問候。如今他的雙眼只有憎恨與絕望。

共產黨利用賄賂和威脅，使一些教會領袖們為他們效勞。拒絕合作的，他們就加上顛覆的罪名。最頑強的，就最先下牢。

他們還有一個政治的障礙：我們敬愛的米迦勒王(King Michael)不肯就範。但在1947年十二月，美國與英國卻承認果撒(Groza)的政權。果撒和喬治古，一個詭詐的律師和一個前鐵道工人，就成了我國的統治者。他們命令國王下臺。軍隊包圍王宮，國王沒有別的選擇。在那天，“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就誕生了。

我記得一句箴言說：“當一個僕人作王時，地就震動。”

起初我只是有一些輕微的咳嗽。過了一個星期，我就病倒在床，嚴重咳嗽。這段日子的饑餓，風寒，並布達拉之行，把我搞垮了。我躺在床上，感到精力枯竭。那時有一位訪客不請自來。這是一位蘇聯女醫生。她的面孔充滿了悲傷。

亞可麗娜（Vera Yakovlena）夫人只稍微聽過我們。她來自烏克蘭的一個城鎮。該城的神父和教友們，包括她本身，都被送去西伯利亞奴役營。最後能回來的，寥寥無幾。

她對我的病，並不感興趣。她有一個資訊傳達。

“我們砍伐森林，男女一同工作。我們可以死於饑饉，也可以死於寒冷。任你選擇。”

亞可麗娜夫人觸摸我的手臂。她的雙手滿了疤痕。“每天都有人死，因為過勞，倒斃在雪中。”她的聲音發抖。

有一次，有人投報她向別人見證基督。她受到的刑罰就是赤足站在雪地上。又有一次，她不能完成工作的數量。於是回營時，就不能獲得一碗稀飯。

她說，當她哭泣著走出營地時，在悲傷

中，她誤入靠近圍籬的空地上。這是禁區。踏進去的人馬上就被槍殺。

突然有人呼喝：“嘿！你母親是一個信徒嗎？”

亞可麗娜夫人吃了一驚，“為什麼？”因為那時她正在想著她的媽媽。

那個守衛說：“我已經觀看你十分鐘了。可是我不能開槍。我的右手不能動。它是完全健康的手。我整天都在使用它。你的母親定然正在為你禱告。”他的聲音帶著溫暖。“快跑。我轉臉看另一方。”

亞可麗娜不久後又看見那個守衛。他揮著右手笑著說：“現在我又能使用這只手了！”

她在那營中挨過十年。大多數人都死了，她卻回來告訴我們神的能力。如今她是蘇聯軍隊的一位醫生。

我開始驚訝。我想到的，不是她的奇跡，卻是她的痛苦。這是什麼意思？她為什麼來告訴我這些事？

當她站起來離開時，我軟弱地掙扎起來，要求她留宿，或至少等到理查回來。但她已經到了門口。她稍微停頓，說：“我的丈夫也被捕。他已經坐牢十二年了。我詫異我們能否在這地上重逢。”然後她就走了。

十二年？我不明白。好久之後我才曉得這神的使者來，是叫我和丈夫可以期待將要受的苦難。兩千年前，大馬色教會的門徒亞拿尼亞也聽到主的吩咐說：“去告訴那新信徒保羅說，他將要為我的名承受多大的苦難。”

那時出國還不太遲。雖然每天越來越困難。數以千計的人都企圖買通道路。我知道理查並不真的想要出逃。但他說，“在安東尼古統治下，我們每次下獄，都不會超過兩三個星期。在共產黨之下，就要好幾年。他們也可能逮捕你。那時誰照顧米海和其他孩子？”

然後一件奇怪的事發生了。一位我們整年沒有看見的牧師來訪。神曾經使用理查叫他悔改。他曾是一個酒鬼，到每一個酒廊去。理查一晚遇見他，就與他同行，不斷辯論和勸勉。當他第二天酒醒之後，就已經是一個新人了。

如今他提醒我們。他幾次重複說，“那天晚上你告訴我一句經節，特別啟發了我：

‘逃命吧！不可回頭看。’就是天使對羅得的那句話。”

他離開後，理查問我說，“你想這是不是神給的資訊？為什麼他消失那麼久，這時卻出現？為何又重複說‘逃命’？是不是一個警告，叫我出國逃生？”

我說，“逃生？逃到什麼生命去？”於是就進去睡房打開聖經，指出耶穌說，“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就喪失生命，凡為我喪失生命的，就得著生命。”

我吻理查：“如果你如今離開，你能不能再傳講這一段聖經？”

我們該晚就不再提出國了。

但幾天之後，理查說，“如果我們到西方去，不更能服侍羅馬尼亞的教會嗎？我們留下，我就跟其他人一同下牢，一起死亡。我會被酷刑，或者被殺。如果你也被捕，便是這宣道會的完結。索海因夫婦是外國人。他們不能久留。米海就會流落街頭，變成共產黨。這有什麼好處？”

我說，“我想我們還是必須留下。”

然後是最後的警告。我們開始在私人住家舉行聚會，這比教堂安全。我們未曾有那麼蒙福的聚會。那麼多人悔改。就如神曉得我們將要面對的是什麼，就在最大的困難之

前，給我們最大的安慰。

一晚我們在一位富人的家裏聚會。那人除了自己的大屋，其他的財產都沒有了。連這屋子也不會維持多久。我們輪流守衛。像這樣的秘密禱告會，可以令我們全體下牢。

我們將近五十人聚集，通宵禱告。將近午夜時，一位同跪著的婦人，大聲叫道：

“你呀，還想要離開！記得，好牧人不會離開他的羊群。他會留到最後。”

她不曉得理查的困擾。我們驚訝的看著她，但她不再說話了。

當清晨臨到，我們走過寒冷的街道回家。那時是正月，雪花開始降下。我說：

“我們不能在這時離開。”

理查同意。我們就告訴每個人說：“我們會留下。”眾人都非常高興。

理查坐牢十四年後，在他出獄的日子，這婦人也和我們一起在車站迎接他。她送理查一束鮮花。理查對她說：“我沒有後悔聽從你的勸告。我很是感謝。”

第三章

理查消失了

“理查，你以為地獄是怎樣的？”

我們與朋友們一同談話，不久就談到共產黨。一位我們都認識的政客被捕了。他是一個善良正直的人。過了幾個星期，他就在囚室裏上吊自盡。什麼促使他自殺？有人說，“他們必然給他像地獄一般的折磨？”

理查回答：“地獄就是坐在黑暗中，想起你曾經做過的惡事。”

不過數天後，他自己就落在那種地獄中。

那是一個星期天早上——1948年二月29日。理查獨自步行到教堂去。我隨後也去。

當我走到教堂，只見索海因牧師在小辦公室裏，神色焦急。

“理查還沒有來，”他說。“他有那麼多重要事務。可能他突然記得一些緊急的約會，忘了今早必須到這裏來？”

索海因牧師必須臨時上臺，代理查舉行崇拜。我打電話詢問每個朋友，都沒音訊。我開始心裏發抖。在那天下午，理查應當為一對新人舉行婚禮。

索海因牧師說：“不用擔心，你絕不知道理查的行經。記得那次夏令營，他出去買一份早報，直到午飯的時間，才打電話回來說他不會回來吃早餐？”

我想到那個就微笑。那天理查記得一些緊急事情，就搭車回首都去了。如今他也是這樣吧。星期日在我們公寓的午餐，雖然沒什麼好菜，卻常常是一個快樂的聚會。我們又談話，又歌唱，對好些人，這是一周裏的大日。

這次我們卻是靜悄悄的。大家都等候理查。但他沒有來。

前一晚我們也有許多客人。理查正在高興的談話，突然他停頓了。有人問：“理查，你看來悲傷——什麼事？”他卻用一句傳道書的話回答說，“我指著嬉笑說，這是

愚昧！”這完全不是我們討論的題目。這話來自他的深心。如今我們明白為什麼嬉笑是愚昧。沒有人說話。

索海因牧師必須舉行那天下午的婚禮。我們打電話到每一個醫院。我到緊急部去尋找，或者他車禍了。沒有結果。

最後我認命了。理查肯定是被捕了。我必須到內政部去。

那時開始，我們就不斷地從一個政府部門轉到另一個政府部門，積日成年。我們試圖推開每一個可能的門路。

我發現重要的囚犯被關在內政部的地下室。我國有那麼多婦女尋找他們被捕的丈夫，孩子，父親，以致當局設立了一個“詢問部門”，專門處理。樓梯上擠滿了母親與孩子們。他們絕望的等候詢問。在牆壁上寫著一句標語：

我們會無情地對付階級的敵人

每個人輪流發出她的問題。官員們佯裝檢查名單，找檔架。但那些失蹤的人士，他們總是找不到。

有一個謠言說，理查已經被帶去莫斯科。（這種事發生在安東尼古等人。）但我

不能相信他喪生了。

每天傍晚，我做了飯菜後，就坐在窗邊。我想他今晚就要回來。他沒有做什麼不對。他不久就會獲得釋放。共產黨不可能比法西斯黨更糟。法西斯黨常在一兩個星期後，就會放人。

他沒有回來。我把頭靠著牆哭了。我很遲才上床，可是睡不著。一天早上，索海因牧師與我一同去尋求瑞典大使，就是我們過去的同伴。路德斯瓦先生說他馬上向外交部長安娜寶克。

寶克太太的回答是早就準備好了的：“我們得到的消息是，魏恩波牧師拿著一個皮箱，塞滿外國寄來的救災鈔票，跑出國了。他們說如今他在丹麥。”

大使把這事帶到首席部長果撒。果撒重複寶克的話，還許諾說：“如果你能證實魏恩波在我們的監牢，我就去釋放他！”

共產黨那麼充滿自信。一旦一個人落在秘密員警的獄室，那人就不再存在了。他們對自己的保密能力很有信心。

如今沒有任何人能插手了。唯一的希望就是賄賂，雖然數以千計的人都在嘗試。

一位過去與我同校的朋友克拉尼問：
“你曉得內閣部長喬治古嗎？他的弟弟住在我們附件。我聽說只要給他足夠的酬勞，他就能打開任何監門。我會代你問他的太太。”

喬治古願意，只要每件事必須絕對保密。但他要求的酬勞卻很高。

我在一個市郊的骯髒酒店裏會見他。這是他屬意的地方。他個子小，穿著一件漂亮的新外衣。

“我是喬治古，”他自我介紹說。“我會安排。只要向我的哥哥說一聲，事情就了當。保證？我的話就是了。”

我們能找到他要求的數目，雖然極其困難。我就交上去。

毫無效應。

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我們被欺騙。我們什麼也不能做。我遇到許多騙徒和罪犯。這些專業的欺詐高手，有些是共黨高級官員，有些只是偽裝共產黨。

“誰曉得明天誰會掌權？”一位黨方要員夜間來到我們的公寓。“也許是英國人和美國人？”

他這樣想及未來（並現今的金錢報

答)，於是答應嘗試幫助。他會盡力而為，只要不妨礙他的職位。

我們遇到的第三位共產高官，是一位婦女介紹的。這婦女從學生時期就認識這位官員。他們兩個就秘密約會，假扮是情侶，好進行協商。

可是一切都是騙局。

在幾個月的徒勞後，一位陌生人在晚上來敲門。這人沒有剃須，帶著濃重的廉價酒味。他堅持要單獨談話。

“我遇見你的丈夫，”他說。我整顆心都翻轉了。“我是一個監卒——不要問什麼監獄。但我負責送食物給他。你丈夫說，只要我能給你一點消息，就大有獎賞。”

“這要看。。。你要多少？”我問。

“我冒著生命危險，你知道。”

他要的數目非常高。他不肯減價。

索海因牧師就如我一樣充滿懷疑。他對這監卒說，“帶幾句魏恩波的書寫文字回來。”

他就從救災供應品中，拿出一條巧克力。“拿這個給魏恩波，然後帶出他的親筆字條和簽名。”

兩天之後這人回來了。他從帽子裏取出

巧克力的包裝紙。我讀到紙上寫著：“我親愛的太太——感謝你的點心。我很好——理查。”

這是他的筆跡。大膽清澈，堅決，但也可以寫的人心中帶著重擔。我知道這是他的筆跡。沒有誤會的可能。

“他沒事，”監卒說。“好些人不能承受那種孤獨的地方。他們受不了與自己同在。”他的談話都是酒氣。“你丈夫送你他的愛。”

我們同意付那筆錢給他，只要他繼續送信。最後他說，“好吧。但有人因為這樣做，就得到二十年監禁。你知道，這不是錢的問題。”

他冒著自己自由的危險。他這樣做，是出於一種分裂的愛。他愛錢，因為錢能給他喝酒。但他也愛理查。有時他會給理查一塊額外的麵包。他繼續給我們送口信。

“你拿錢了幹什麼？”我問。

“喝到爛醉！”他笑道。但主已經觸及他的心。雖然還沒有觸及他的喝酒習慣。

索海因和他的太太馬上放下一切事務，特為提拔我的勇氣，營救理查。索牧師和我一同去瑞典大使館。大使馬上接見我們。他看到理查的文字，馬上電報給我國元首說：

“你答應說，如果我們能證實理查正在羅馬尼亞監牢，你就釋放他。如今我有那證據了。”

果撒把那紙條傳給外交部的安娜寶克。他的玩笑開錯了。安娜就召見這瑞典大使，向他大發雷霆。如果她已經說魏恩波逃到丹麥，那便是事實。她不會被一個小國外交官干擾她的本國事務。她絕對不是一個隨便信口開河的人！

這位大使就被列為“不受歡迎人物。”他的上級詰問他，這樣干擾他國的內政，是否明智。路德斯瓦回答道，他的良心叫他必須幫助一個他肯定是無辜的人。羅馬尼亞的國家部長欺騙他，他的責任便是抗議。

這大使是屬神的人。地上的政權不常會賞識這樣的人。他被召回國解職。

不久後，果撒就被調到一個更空虛的職位，成為國家大會的主席。有一次，他遇見羅馬尼亞有名的諷刺家巴斯德裏。他詰問巴斯德裏帶刺的笑話。

“我有權詰問你 —— 我乃是國家的主席。”

巴斯德裏回答：“那是我還沒有作的一個笑話 —— 你是國家主席！？”

受逼害的人用苦澀的笑話報復。猶太人

善於創造悲劇式的笑話，就是這原因。但如今你可以因為一個笑話就下牢：巴斯德裏就被送去監獄六年。

索海因是第二個被對付的。他被逼出國。他不再能幫助我們了。但我們還有忠實的朋友，雖然作我們朋友的，就意味危及他們自己。

政治犯的太太不能得到糧票。糧票只給“工人。” 政治犯太太不能獲得工作卡，就沒有糧票。

“那麼我怎樣生活？還有我的孩子？”

“那是你的事。”

米海又成為我唯一的孩子。在理查被捕之前，我們就喪失了來自羅馬尼亞東部的六個孤兒。那時我們聽到蘇聯人決定增加人口，填補他們侵佔我國的兩個東邊省分（伯薩拉比省和布克維納省，）我們意識到當局不久就會把這些納粹屠殺後的孤兒送去那兒。數以百計的猶太孤兒都可能被遣送。於是我們想，不如趁早送他們去巴勒斯坦，到新以色列去！我們在憂傷中作了這個決定。這勝於等候蘇聯人的安排。

他們就加入一大群難民，登上一條土耳其船，布爾布爾號。過了幾個星期，我們還沒有他們抵達的消息。理查每天看來更消瘦。一個國際尋索隊伍開始從黑海找到地中海東部。毫無蹤跡。眾人猜測布爾布爾大概是撞到戰時的海雷，全船人都滅頂。這船出發了，卻沒有抵達。

那疼痛不能形容。我們愛他們就如是自己的孩子。當我們最終接受他們喪失的事實時，我不要見任何人，也不要和任何人談話。我的一切信仰，有關復活，永生，如今面對嚴凌的考驗。我必須明白，你不能在死人中尋找你喪失的孩子，必須是在活人中。我多次以為自己挨不過去了，但主卻給我力量。一天，神的一句話安靜的進入我的心，說，“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重新明白“忍耐”的意義。這詞在新約多次出現。在希臘文，這字hupomone意思是“保持留在下面”：接受神給的疼痛。這將會大結果子。神不單賜予，也會取去。如今祂又賜我許多青少年。

那時我在憂傷中安慰米海。他哭得那麼悲哀。我抱他在懷中，告訴他說，理查曾經提及的一個故事。這來自猶太人智慧書《拉姆》。

它說到一位著名拉比的故事。一天這拉比不在家時，他兩個孩子爬樹跌死了。這對孩子非常漂亮可愛，又傾心於律法。這拉比的太太就把他倆抱入房間，蓋上白布。到了傍晚，拉比回來了。

“孩子們呢？”拉比問。“剛才我在學校裏，找他們不著。”

他的太太遞上一杯飲料。他就為安息日的結束而讚美神，幹了那杯，然後又問：

“孩子們呢？”

“他們不會很遠，”她說，然後又在他面前擺設了食物。

當拉比吃完了，向神謝恩後，這太太就說：“有一個問題，我想要向你請教。”

“問吧，”他回答。

“幾天前一位朋友把一些珠寶給我代為保管。如今他向我索回；我該歸回嗎？”

“什麼話！”拉比回答：“別人的東西，不該歸回別人嗎？”

“不，”她說：“我想凡事最好先得到你的同意。你且來看看那些珠寶。”

於是她就帶他進入房間。她拉開白布給他看。“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拉比哀嚎。那母親就轉身痛哭。

最後她提起丈夫的手說：“你不是說別

人的東西，就該歸回，越早越好嗎？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不是應該讚美的嗎？”

在1948年，正當那麼多悲傷的事故發生在我們身上時，我的心同時為歷史上一件至大的事件而歡喜。以色列成國了，正如經上說的。

“我必把他們從眾國召回，就是我在烈怒中趕散到的眾國中。”神這樣對先知耶利米說。這歸回是神預先安排的。祂賜福給猶太人之父亞伯拉罕，全球也都因此蒙福。如今我看見神的計畫成就了。當眾先知預言神將召回祂的百姓時，他們不曉得猶太人將會被散佈到多少國家和大陸。如今人們最願意解譯他們看見的大事。那些多年不讀聖經的，如今也開始考察聖經，就如這聖經是剛才出版的。人們重讀以西結，耶利米，亞摩斯書，要曉得下一步該如何走。

羅馬尼亞首先出現大移民。納粹已經殺了五十萬名羅馬尼亞的猶太人。留下的猶太人不堪共產黨的折磨。這些共產黨起先看來好些是釋放者。我國東部的省份，被蘇聯併

吞後，蘇聯人就把猶太人從街頭拉去，到蘇聯當礦工。唯一不同於納粹的是，如今蘇聯人不單拉猶太人，也把羅馬尼亞人一拼帶去。他們被帶上羅裏就出發，連向家人告別的機會也沒有。其中鮮少能回來的。

一位來自我本鄉的青年告訴我說：“我的哥哥躲在一個碗碟櫃後面的洞裏，足足四個月，避免被帶走。我出來時只有身上穿著的衣服。我告訴一位蘇聯官員說，他可以拿去我的公寓單位，並其中一切，和我的每一分錢，只要給我一張離境通行證。我得到後就馬上離開。共產主義就是這樣——它是每個人搶竊每個人，搶個光。”

在以色列誕生不久後，安娜寶克就與這新政府簽下條約。羅馬尼亞容許猶太人離開她的共產樂園，只是必須付錢。羅馬尼亞共和國急需外匯。它出售本國猶太人，價錢依照那顆頭腦的斤兩。科學家，醫生，專業人士，必須加價。

每天晚上，群眾都在護照部門外等候。老少不分，連祖父母和包在毛巾的嬰孩，都睡在走廊上。一個故事說，一位陌生人看見猶太人從警察局排到國會廣場。

“這排隊是等什麼？”他問。

“等柳丁。”

“但對面那間店，不是有好些柳丁嗎？不見有人去買？”

“啊，我們卻想要那長在樹上的。”

政府要把“以色列行動”維持低調，不讓多人曉得。他們安排特別的火車，從偏僻的地點出發，從來沒有直接從首都車站出發的，而且只在入夜才起行。但總是擠滿人。

每天晚上，我們都含淚送走朋友們。

“明年在耶路撒冷再見！”這呼喊數世紀以來就在猶太貧民區與猶太會堂裏迴響。但這次卻是真的了，這叫我的心那麼充滿歡喜。

出埃及記說及“閑雜人”與猶太人一同離開埃及。這時也是如此。許多人也假扮猶太人，乘機逃離共產主義。

有一位員警高官對我說：“如果你給我錢，又幫助我作為一個猶太人，得到離境准證，我就把你的丈夫放出監牢。”一位我信賴的朋友說這員警能辦到他應許的事。這給我新希望。我告訴米海。

那時他十歲大。他比一般孩子長得高。雙眼常帶著問號。在學校，他學習如何成為一個“社會渣滓”的孩子。這是艱難的功課。米海崇敬他的爸爸。向他解釋為什麼爸

爸會被當局逮捕，下獄，是不容易的事。有時我極其擔心米海的信心。當我告訴他這新希望時，他非常興奮。但第二天早上，他的興奮就消失了。

他說：“媽媽，我作了一個夢。我看見我們的鄰居拿著他的帽子，要求兩只小鳥進去。它們在旁邊飛，不久就飛去了。”

他說這意味我們的計畫成空。幾天之後，我們聽說那位警官自己被捕。米海多次在他的夢中得到預警。

每天都有更多人消失。有一次，一些有名的囚犯被釋放。當局使用救護車把他們送回家。他們向家人顯示所遭受的酷刑印記。當共產黨估計恐怖的印象已經達到了，這些前囚犯們又被重新被捕。

我想到理查可能那個時候受酷刑，就哭泣。我恐怕他會崩毀，出賣朋友。他曾應許說，他寧可死，也不會那麼做。但一個人能夠挨得起多少痛苦？彼得也曾經應許說他不會否認基督。

如果理查死了，我曉得我們會在另一個世界相會。我們同意在天城的十二城門之一，便雅憫門相會。耶穌曾與門徒約定，在他過世後，他們將在加利利相會。祂果然如約赴會。

第四章

我的被捕

在八月的一個晚上，我遲回家。米海那時住在鄉村朋友的家，於是我可以自由侍奉。我們婦女們在秘密中作教會工作，偽裝護士或清潔工人。那時已經是深夜十一時左右。我剛為一個生病在醫院的婦女，打掃了她的家。她有六個孩子。她丈夫的土地和儲蓄都被共產黨充公了。

我行過街道回家。我已經太疲倦，打算不吃飯，馬上倒頭就睡。

但我看到我的侄兒，情緒驚慌（他等著移民去以色列，暫時住在我家）。他說有一個可疑的人曾經來訪。

“那人自稱是來自政府的‘生活空間部門’，”侄兒告訴我說。“他聲稱要安排更多人住在這公寓裏。但我肯定他的意圖是瞭解，除了前門，這個單位還有多少出口。”

我曉得什麼將會發生：員警不久就會突襲檢查。我不感到意外。我太累了，不去理會它。米海在神的恩手中。那是唯一重要的事。我倒頭就睡。

在清晨五時，他們就大力大門。我侄兒開門。我聽到呼喝聲。鞋子登樓梯聲。“你叫什麼名字？”

“希特勒，”我侄兒回答。他正是有那糟糕的名字。

“什麼！逮捕他！”

我可憐的侄兒嘗試解釋。他的媽媽嫁給一位名叫哈斯可-希特勒的傳統猶太人。這場誤會很快就完結。他們發現他與希特勒其實沒有關聯。他們把他推開一邊，開始進入睡房。

那時我與一位女訪客同睡。她是一位親愛的主內姐妹。我兩坐起來，包著被褥。

他們大聲呼叫，把我們的房間翻箱倒櫃，佯裝要找隱藏的武器。我們被逼在他們面前穿上衣服。隨後他們就把我帶去警署問話。

正當他們帶我出去時，我隨手拿起一小包禮物。這是一位教會姐妹送的。我還未打開來看。原來裏面是一對長襪和內衣。這成了我在監獄中最珍貴有用的東西。

我被帶到一間大房子，裏面都是婦女。有些坐在長凳，有些坐在地面。房門不停地打開，容納更多被捕的女人。我看見房中有一位自由派政客的太太，又有一位我曾在報紙上看見的社交婦人，還有一位穿著迷你裙的女明星，又一位是皇宮的女史。

我們都是羅馬尼亞的“社會渣滓”，

“危險分子”。

到了晚上，已經有幾百名婦女擠入這房子。這是全國的逮捕，是為了八月23日，就是蘇聯進駐的日子。共產黨稱之為解放日。

我們在一盞燈泡下密縮在一起。沒有食物和飲料。每個婦女都纏繞在自己的懼怕中。

我們要等多久？我們的孩子們怎麼了？米海已經見不到他的爸爸。如今他母親也被奪去。我們的家和其中一切都要被當局充公。米海就只有仰賴朋友們的善心。但這些朋友們自身也在危險中。

當我為米海禱告時，一個婦人跳起來，用拳頭打門。她呼喊道：“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其他人哭著叫丈夫，愛人，孩子。我身邊的一位婦人急心瘋發作，昏倒了。另一個病了。唯一的廁所爆滿。每逢大門開時，守衛就把新捕的人推進來。這些人都怒氣衝衝的對守衛們叫道：“我沒做什麼呀！”

那位女明星信心滿滿地說：“我肯定會被釋放。你們等著瞧。”

她們以為她們的無辜就能救她們！她們不曉得什麼是共產國家。

警方對每個人都說同樣的話：“你們只

是到警察局去做一份報告。”其中一些人必須呆在那兒十年，作這份‘報告’。

第二天早上我們聽到同樂隊的鳴奏。自由日的遊行正在進行（人民都必須出席。）我們這房子的玻璃窗被塗漆，不能看見外邊。但如果遊行的隊伍會從我們的下方經過，我們便是在布查勒主要街道的員警扣留所。這條路叫維多利亞街。

我們聽見幾千皮鞋踏地排操行過的聲音，並呼喊的口號：

“八月二十三日是我們的解放日。”

眾人又喊道：

“在監獄的小偷和賣國賊，都該處死！”

“可恥！”這些社會渣滓們喃喃地說。

羅馬尼亞開國以來，未曾有那麼多人被銬在鐵鏈中。

我們除了等候，什麼也不能做。時間是怎樣挨過的。我在那間大房子裏，白天晚上，仿佛時間已經停頓了。我體會地獄就是這樣，沒終沒了。

最後守衛們給我們黑面包，和用大鐵桶帶來的稀飯。

第二天一名曹長開始叫名。他們會放我

們嗎？

我的名字也在最先的一群人中。他們又給我們加上眼罩。我被帶上一輛卡車，送去秘密員警總部，在拉赫瓦街。

在他們把我推入一間小囚室之前，一名女守衛問那些已經被關在其中的人說：“有誰曉得這婦女？”

沒有人回應。於是我就被容許加入她們。當局的策略是，不讓朋友們相聚在一起。你不能得到任何安慰。在這段問話期間，他們不容許你留在一間獄室過久，免得你在裏面結交了可以信任的朋友。每個新進來的犯人都可能是當局的好細。為了觀察其他的犯人。

在這間囚室，除了一位年輕的醫學生之外，都是農家婦人，都是隨意逮捕下牢的，只為製造人民的恐慌情緒。那時羅馬尼亞開始進行集體農場，人民普遍大反抗，不願耕地被充公。被殺的農民不知其數，被拉下監牢的接近十萬人。

好些日子後，他們把我關在單獨獄室裏。我的獄室只有一個釘在牆壁的鐵吊床，沒有馬桶——每個犯人首先希望得到的東西。我多麼困難。馬桶比食物或溫暖或光線更重要。當惡劣食物引起腹瀉，或“問話驚

恐”引發的腹瀉時，你都不能要求守衛讓你上公共廁所。他們只容許你一天三次去如廁：清晨五時，下午三時，晚上十時。

在牆壁上的高處有一個鐵條小窗。這囚室又冷又濕，雖然才是八月。我多麼慶倖帶著一對長襪，和穿著夏天的輕大衣。

他們要等多久才會叫我呢？他們會問我什麼？我記得過去與警方的糾紛：在警察局對面的咖啡店等待理查。理查曾說，“地獄就是在黑暗中想起過去的罪惡。”我已經嘗過無數這種黑夜。如今又是了。

守衛帶來食物—— 煲大麥。那守衛是一位上了年紀的人。這種年齡的人比年輕人好。有時他會說一句同情的話。

“今天的稀麥比較濃！”他喃喃地說。他顯然是其中一個還以為美國人會來的人。

他曾一度願意替我走私一封信。但我懷疑這是不是一個陷阱，誘捕收信的朋友。

他低聲告訴我說，一次他問一名軍官，“為什麼那麼多人下牢？”

“你少管閒事，不然就多一個籠中鳥。”軍官回答。

然後這老守衛就高興的笑道：“後來怎麼了？第二天他們就逮捕了他！沒有人知道為什麼。他自此就消失了！”

在晚上我試探塞耳不聽鋼門的呼然聲響，軍鞋釘底的尖嚓聲，和守衛們的污言穢語。

每次靠近我的幾扇鐵門被打開鎖頭時，我都以為他們正在開我的房門。但他們在漫長的數日之後，才叫我出去。

房門打開了。

“轉向牆壁！”

他們把我的雙眼蒙蔽。我感到黑暗懼怕，當他們拉著我的手臂，向左，向右，再左，再右。又是一個角落直轉。他們帶我去槍斃嗎？死在黑暗中，不給任何預告？

最後我們停了下來。面罩除去了。陽光使我睜不開眼來。我在一間大房子裏。守衛把我引到一張椅子上，我坐下來，前面有一張桌子，我用一只手靠著桌子，扶持自己不至於跌倒。這是一張橡木大桌。桌子的對面坐著兩個穿著秘密員警藍色制服的男人。一位留著鬍鬚的大塊頭中年上尉，另一個是面孔白澤的年輕少尉。那少尉是前來我家捉我的員警之一。這少尉一直在盯著我，似乎曉

得一些事物。他的雙眼碧藍。他漂亮的面孔叫我想起某人。無緣無故的，他自己會開始微笑。

我感到戰驚。後來我認識到，他看來好些是多年前我曾在巴黎愛過的那人。他的面孔真的像那人。

我想他們會指控我一些事。可是那上尉只是不耐煩的說，“魏恩波夫人，你曉得你針對國家的事件是什麼。如今你就寫一份詳細的報告。”

“可是我該寫些什麼？我不曉得為什麼你會把我帶到這裏來。”

“你知道很清楚，”他強調。在一張旁桌上有紙筆。我就寫下說明我不曉得為什麼會被逮捕。上尉看了看，點頭，就輪到另一個犯人。

在回去囚室的途中，守衛向我呼喝，又把蒙著眼睛的我推向牆壁。當最後抵達我的囚室，門在我身後關上後，我看見這守衛的眼睛正在窺視小洞外觀察我。

“現在你就坐在好好想，直到你會寫出那長官的吩咐。不然你就要面對處置！”

酷刑。欺負，戲弄，侮辱。給人心理折磨，好叫人面對問話時，可以乖乖聽從命令。他們播放哭喊的聲音。在走廊用播音器

轉播槍斃隊的聲音。還有一個母親被奪去孩子的聲音。

又有身體的酷刑。我看過他們在囚室裏進行酷刑的結果。我們都曉得回答問話的難題。我們已經在納粹時代面對這個。一些人相信，你不可撒謊——就算是為了救人，也不能說謊。他們按照那信念而行。但愛比真理更重要。我不會告訴一個小偷說，我家裏的錢藏在何處。一位醫生會用計誤導一個擁有槍的瘋人，好叫他交出自己的槍。共產黨的憎恨是無理的瘋癲。我們有責任誤導這些意圖毀滅人類的人。

這名上尉和他的助手第二天等著我。他有一列問題寫在一疊紙上，隨問隨鉤。他們尋找對理查不利的消息。

我記得那上尉說：“每個人都有他的弱點。”他的助理少尉就轉過他如雕刻品一般的頭來，給與會心的微笑。

他們正在尋找理查的弱點。理查面對的問話肯定是無情的。上尉好久才來到要點。他發表一些稱讚共產主義的小演說。他向我肯定他們是我的朋友。也是魏牧師的朋友。

他們願意釋放他，但需要一些消息。他問理查在某些場合，對同工們說了些什麼。

我回答說，我們談的是宗教，從來不提政治。

上尉真誠的微笑道：“魏太太，聖經充滿了政治。先知們反抗埃及政權。耶穌也反對當時的統治者。如果你的丈夫是一個基督徒，他必然對政府有清楚的看法。”

“我的丈夫對政治不感興趣。”

“但他在米迦勒王出國之前，曾與王會晤。為什麼？”

“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國王與許多人會晤。”

“那次見面多久？”

“大概兩個小時。”

“在那段長時間裏，從來沒有提到政治？”

“就如我說的，我的丈夫對政治不感興趣。”

“好，那麼他說了什麼？”

“有關福音。”

“王怎樣說？”

“他很表贊同。”

少尉幾乎笑了出來，趕快把手掩蓋口。從上尉的眼神，我想他不久就要給少尉一頓

大罵。

上尉的笑容越發真誠。魏太太，你是一個非常智慧的婦人。我真的不明白你的態度。“你和丈夫都是猶太人。我們共產黨把你們從納粹的手中救了出來。你們該感恩。你們該站在我們的一方！”

他的眼睛縮小了。他更慢地說：“你丈夫被指控反革命活動。他可能遭受槍斃。他的同事們已經開口了。他們支持針對他的指控。”

我的心幾乎跳上喉頭。他撒謊。他正在觀察我的反應。我嘗試看來無動於衷。他繼續說：“可能這些同事們不過是為了自救。可能他們自己才是真正的反革命分子。我們不能決定。除非你告訴我們每一件事。那些在你們宣道會中工作的人，他們常說的是什麼。每一件事。坦白的說出來，把真正的反革命分子說出，你的丈夫明天就得自由。”

上尉轉身與他的助手微笑，要他一同分享快樂的憧憬。他的學生就鼓舞地說，“你也就能回去自己的家庭了！”

那想法多麼吸引人。我把這夢想推開，回答道：“我完全不曉得那個。”

回到囚室裏，摸著剛被守衛打的傷痕，我把腳頂在床腳，心裏想，可憐的理查，他

的腳必然懸吊在床腳外。他個子那麼高。

他們現在對他做些什麼？有時我準備為他的安全，什麼話都願意說。不久我就戰驚。我要他活下來，又要他堅持不投降。這兩個相反的意願在我裏面掙扎。

那上尉看來疲倦。他的眼睛有些渾濁，但其中卻有一絲得勝的光彩。他不耐煩地用手指敲打桌面。這次的問話集中在納粹。我認識什麼德國人？我們與他們有什麼關聯？我知不知道，有人因為運送納粹黨人，就被槍斃？我為什麼在家裏收藏德國軍官？

我可以真誠地說，我沒有收藏納粹黨人。在我的心目中，那些德軍不過是普通德國百姓，不是什麼納粹黨。他們在缺乏當中，我們無需操心他們信什麼，屬什麼派系，都該幫助。就如我們幫助受逼迫的猶太人和吉普賽人。

“那麼你就是否認這回事。好，我們會給你一個驚奇。”

他按下抽屜裏的一個電按鈕。守衛們就帶入一個我馬上就認識的人：斯提法尼古。他在1945年與我們在一起。他曉得我們為德

國人做的每一件事。

他滿珊而來。上尉神經緊張的眼神傳到他的助手，又傳到我。這位斯提法咽了下喉頭，就閉上眼睛，不看外邊的世界。

“現在，斯提法尼古，”上尉說著，點燃一支雪茄。“告訴我們，魏恩波一家如何在自家裏接納納粹黨人。你當然曉得這婦人？”

“不。”

“什麼！”

“我從來未曾見過她。”

“你撒謊！”

“不，我沒有，長官。”

斯提法又再閉起眼睛。

上尉大叫。他把臉孔靠近斯提法，直到只有一寸之遙。他鼓足滿胸的怒氣，大聲咆哮。

斯提法卻堅持說他不認識我。但其實他很曉得我。他曾對我不懷好意。神卻在那時叫他眼睛瞎了。

最後，那位上尉不再耐煩，就吩咐守衛把他帶去了。上尉又再滿心疑惑的看著我。他似乎在想：“這可能嗎？有沒有猶太婦女會為了接待納粹黨，就連自己和丈夫的生命也不顧？還有，她自身的家庭成員，全數死

在納粹手中。於是他轉而問我有關我們在蘇軍中的工作。

我幸虧得以避開這些危險的問題。

當我回到獄室，我就想起那些身材高大的紅軍男孩，充斥我們的公寓。他們聽到福音時的反應，多麼的單純。當理查告訴其中一位時，他聽到基督在第三日復活，就高興的在房間裏跳舞。

這天的經歷給我鼓勵。我感到神在這孤獨的囚室裏與我同在。神給我力量，勝過有關印刷俄文福音書和接受外國救濟金的問話。或者最糟的已經過去了。

在牆角有一塊石灰掉了下。我拾起來在黑色的被褥上畫上一個大十字架，滿心感謝。

新的問話官是一個高大發汗的光頭佬。我在那充滿墨汁的桌子前站了好久，聽他讀出一個褐色檔夾的檔。

那位金髮少尉用一本厚練習簿作記錄。他不時抬起頭看我，就如他曉得一些我不曉得的事。他就像一個小孩子上戲院，曉得緊張刺激的故事即將發生。

那位禿頭長官的雙手都長滿毛髮。最後他開始了。那些問題都是私人的。有關我的家庭，我的朋友，我的行程，我在巴黎的學生生涯。他是熱情友善，很通情理。

“現在是你的性生活史。我想你曾經有過一位男朋友？你最初的經驗？他如何親近你？你又如何回應他的吻？以後又如何？他當場就得著你嗎？在哪里？或者那是留給第二位？告訴我們，這兩位男朋友的不同點。或者是三位。我們要完整的報告。”

這些溫文有禮的問題就如給人當面刮一巴掌。

那少尉看著我。他的舌頭舔著嘴上，直到它抵達口角的一粒小紅瘡。

“把這些都寫下。我們要每一個細節。我肯定非常多。”

我嘗試沉默。

“你沒有權力問我這些。你可以控告我反革命，或任何你要的事。但這裏不是《道德法院》。”

那些毛熊熊的手指敲擊桌面。

“我們要怎樣就怎樣。傳聞你就如一個聖徒。我們不以為是。我們曉得另一面。如今我們拆露你的真面目。”他盯著我，目不轉睛。

“就如一個娼妓，”少尉說。

“我當然不說。”

“我們就看你說不說！”

這禿頭官不斷地用污言穢語向我咆哮。他不時用肥厚的粗掌擊打桌面，中斷了自己的問話。

我滿身是汗。我感到頭暈。我想我可能會昏倒。我堅持不書寫。

過了一個小時，他停止了。那少尉已經坐回原位。他們肯定已經多次重複這種把戲了。這是一場沒有看頭的低級戲。

“我們有的是時間。”禿頭官說。

直到如今，這拷問官還有一個殺手鐮，未曾動用。

“你的丈夫已經承認是一名賣國賊，又是一個奸細。”他渡過桌子，直喘氣到我的面孔說：“除非你告訴我們你的性生活，不然就不能離開這裏。”

他好久這樣對待我。

我戰驚。

回到獄室之前，他們把我的面罩除去。我看到我房門的數目。

七號。

我正在七號房中。這是創世的日數。也是七燈檯的數目。

我躺在床上哭泣。過了一會兒我安靜了一些。我的身體躺在黑暗中，但我的靈魂卻上升，超越這監獄。

我記得這話“我們與基督同釘十字架。”如果我的生命必須完結，已經到了必須說“完了”的關頭，我就要向父母，朋友，並那靠近我身旁的賊說友愛的話，就像耶穌做的。神與我共度患難。

“起來！”

紅臉的獄卒米盧正在門口。我就起來，轉身面向內牆。

“這裏不是客棧。如果每個人都躺在這裏發肥，人人都要爭著進來了。你必須學習監牢的功用是什麼。”

在羅馬尼亞文，米盧意即羔羊。但他卻不是。除了每天早上的定時檢查，他還不時突擊檢查。

“轉身看我。有什麼要報告的？”

“我可以有一只湯匙，用來喝粥嗎？”

“如果你要向我說話，就必須閉嘴。”

他為自己的笑話而發笑。這使他在羅馬尼亞的監牢出了名。他們說他曾在戰前，在咖啡店賣鞋帶。

他得到這份差事，是因為刻力作當局的情報員。他必須向每個人證實他的重要性，

在每一種場合。

中午有一頓油液的湯粥。你必須把它喝光。這是規條。禁食抗議的人就被強逼進食。兩個獄卒按著你，第三個就強喂你。在這種情況下，你會得到比較豐富的粥，加蛋黃與糖的粥，好保持“病人”的體力。他們說這等於普通粥的三天養分。於是人們拒絕進食，希望可以得到強逼餵食！

我想到當我們剛結婚時，理查如何挑食。如今他該多麼欣賞家裏煮的食物了！

我們都心中記得摩西的第二部書，出埃及記裏頭的記述。它說以色列的孩子們脫離埃及的奴役。

每天晚上，我在七號囚室重複這些經節。我曉得理查在某處也同樣作。神必拯救我們。

“預備好回答我的問題嗎？”又是毛熊熊的手，散發酒精和煙味。“我們可以聽到一位聖徒的性生活嗎？”

那個金髮少尉看了看他的上司，似乎對這粗魯的開頭有些驚訝。

他又打開他的記錄本。我想他應該是一位新入行的“勞動領袖。”可能他是一個工廠的聰明小夥子，希望獲得提升，卻被安排進入拷問的行列。

禿頭長官又重複他滿口骯髒話的日常功課，長達二十分鐘。我重複說他沒有權力問這種事。他停頓，點一支香煙，走了出去。我以為那少尉會取代上場。可是那少年官員卻繼續看他的書。

我看向他，感到有些戰驚。我的眼睛不能好好聚焦，雙膝也幾乎不再能支掌。我一夜沒睡。

他多麼像過去巴黎的男孩。那青年如今在哪里了？他倆都是英俊的。可是一個漂亮面孔的後面，可以隱藏多少的東西？他不時提起頭來看我，發出他那曉得某些事的微笑。就如他曉得他那魯莽長官的一切問話的答案。

我站了三個小時。這是相當平常的做法。為了避免浪費他們的空閒時間，他們會叫一個犯人來，叫她站在那兒，正當他們自己卻在閱讀。當一個犯人到拷問室，他們就簽下一張收條；當犯人出去時，就簽另一種收據。這就是他們作業的官方記錄。

禿頭長官回來繼續詰問我整個小時。我與誰睡過，我與他們作了什麼。

我非常疲倦。這過勞就如黑暗的潮水，一陣陣的湧上來。但我卻找到力量回答道：“我不會告訴你有關你的問題。”我不給他

任何一點消息。最糟糕的“性歷史”也不能阻止一個人成為最偉大的聖徒。喇合曾是一名妓女。但她依然大得尊榮，而我們卻被遺忘了。

這長官終於發出一句穢話說：“把她帶走！”

當我被帶出去時，少尉正在打呵欠，伸懶腰。

好些日子之後，他們把我帶回大囚室，與別的犯人一起。這囚室就如一只大冰箱。冬天就要到了。眾人都羨慕我的長襪和夏天的大衣。我是富有的！

我嘗試分享我的財富。這外衣有時可以給一個人當被褥使用，有時可以作為彩衣，加強我們的信心，去面對問話。我把那雙長襪送給一個只穿著一件單薄衣服的少女。她得著時，眼淚在白澤的臉上直流。

這間囚室裏，有四個婦女穿著整套晚裝。只是這些白色晚裝，在監牢污穢的地面拖，不很理想。

“那時我們剛從美國大使館看戲出來。”其中一位說。“那是一套有關北極熊的電影。我們正在乘一輛德士回家。半路就被攔住。他們就把我們送去秘密員警總部。

‘我們曉得，你們是美國特務！’”

她們被連日拷問，挨餓，不得睡眠。她們堅持不認罪。如今她們等候審判。她們漂亮的服裝已經成為爛布。晚裝已經撕開，作為手帕，面巾和其他用途。

每個輪流穿到我的大衣的，都笑開懷了。

“你要不要穿著去拷問？”

“好呀。這給我勇氣。在那些野獸面前，我的單薄衣服就如沒有穿衣一般。”

獄門突然尖聲打開，我們的心都給嚇了一跳。

“你，”守衛說。他們從來不叫我的名字。魏恩波是德國名。這w音常常叫他們困擾，咬不准。

“戴上臉罩。”

又是長長的蒙眼走廊。

我進入一間充滿男人聲音的房間。突然一切沉靜了。我可以感到眾人都在看著我。這是令人毛髮豎立的感覺。我聽不到什麼，眼睛又被蒙著，但卻可以感到被人注視。

“把面罩拿開！”

那強光令我頭昏。這是一所新的拷問室，相當長，沒有窗口。它就如在地下。在一張長桌子後面坐著十名制服官員，包括那三個我曾見過的。他們都定睛看我。

“你曉得你的丈夫怎麼了嗎？”

“但你們不曉得嗎？”我說。“應該是你們告訴我！”

“坐下來，”那位留著鬍鬚的上尉說。
“如果你合作，回答我們的一切問題，我們就容許你見到丈夫。”

我真的相信他們能辦得到。我們沒有犯任何罪。或者理查已經被審訊，如今已經獲得了釋放。那些日子我多麼無知。

他們在桌子上攤開許多相片。有男有女。一名曹長逐一舉起了。

“這是誰？”

“這是誰？”

“你認識這人？”

“你認識這人？”

在這其中，我認識一個人。我嘗試眼睛木然，繼續說不。

那人是一個親愛的朋友。他是一名蘇聯士兵，在我家受洗。這是一張警方的照片。他的相貌改變了那麼多！他如今在哪里？我不斷地說：不，不，不。同時搖頭。

他們呼喝，欺負。問題，問題。有些我不能答，另一些我不願答。這是冗長的拷問。我被聲音和強光弄得混亂了。我的頭髮昏。

“我們有方法叫你說出你不要說的。不要自作聰明。這只會浪費我們的時間，也浪費你的生命。”

那重複，強求，叫人發瘋。我的神經幾乎被拉至斷裂。

過了許多小時後，他們才把我送回囚室。我躺在草席上大聲哭泣。

“你不許哭泣。”獄卒站在門口說。

但我不能停止。我的眼淚也影響同伴們。她們也開始痛哭。

那獄卒就轉身把門關上，走開了。

我哭了兩小時。過後我開始嘗試思想。他們問的，從一個主題轉到另一個主題。我提到的任何人，都會被捕，被拷問。我必須不說任何名字。我想如果再來幾個這種拷問，我真的挨不下去了。

但下一個會面，他們卻用新法。那禿頭長官單獨一人，正在微笑。

“魏太太，你才三十六歲。這是一個婦女的最好時光。為什麼你那麼頑固？為什麼不與我們合作？只要你給我們那些出賣者的名字，明天你就可以出獄。”

我不回答。

“讓我們理智的談。每個男人都有他的價碼。每個女人也是。你聽過一個故事嗎？

一個男人在夜總會裏，問一位侍應生說：

‘那位金髮少女多少錢？’ ‘她要價一百法郎。’ ‘那個綁發的呢？’ ‘很特別，五百法郎。’ ‘那麼，那個正與一個男人談話的呢？’ ‘啊，不，她已經嫁了給那男人。除非你出一千法郎，不然就休想得到她。’ ”

他為自己的笑話，大笑了一場，然後用手帕摸臉。

“你是一個正當的婦女。你可以加價。猶大為三十塊銀子就出賣他的老闆，太是愚蠢。他可以出價三百。告訴我們你要的是什麼。要給你並你丈夫自由？要給他一個好的牧區？我們會照顧你的家庭。好不好？”

當他說完了，我沉默了好一段時間。最後我回答說：

“謝謝你。但我已經把自己賣掉了。神的兒子為我受刑捨命。我透過祂可以到天堂去。你有沒有什麼報酬，比這個還好？”

這禿頭突然看來很疲倦。他的聲音粗糙，失望。他抓緊拳頭，我以為他會打我。可是他又把手縮回，放鬆自己的頭頸，深深歎息。

十月二十三日是我們的結婚周年紀念。但想起這日的快樂，只令我更傷心。

冬天來了。米海那麼容易傷風。他睡覺時常常移動，容易掉被褥。誰為他拾起來？

有時米海也會執意偏行。我們有一次去野餐。雖然我已經告誡他不可以喝一條閉塞的小溪的水，可是他還是去喝，於是喉痛了數周。他又不聽話，爬上一棵樹，掉了下來，幾乎跌死。誰能制止他不冒險行事？他有一位親愛的姑姑蘇薩娜。可是這姑姑已經有許多棘手的事要處理。每天都有上百種的擔心，把我刺透。

在十一月，監獄長會親自巡視每一間囚室。當局通知一小群婦女說，預備在十分鐘內離開。他們不許任何詢問。我們充滿懼怕的收拾自己的幾條爛布。我們隨時可能被釋放或被槍斃。

其實我被判去奴役。在我缺席之下，審訊團決定我該被送去奴役二十四個月。在那段時間完結後，他們就要給我新的刑期。我們數千名是被列為“服務人員”的囚犯之一。我們沒有審訊的權力，直接就被送去奴役營。那時我們也不知道自己已經被下判了。

如今囚犯也是國家經濟資源之一。這種

奴役營全國都有。凡是不符合共產世界的人，就被送進去。這包括罪犯，牧師，神父，妓女，富有的地主，還有工作不達標的“破壞分子”。這些人都是必須重新教育的一群。這些奴役營非常大，固定的人數有二十萬男女成年與孩童。年齡從十二歲到七十歲。東歐諸國都實行這種“社會重組。”

共產國家作自己喜歡做的，黨報從來也不發表有關法院的審訊或判決。它只會報導政府如何創造工作給每一個公民。它形容共產國的經濟奇跡！不像西方世界，百萬計的人民正在挨餓。

西方一些重量級人物指出，羅馬尼亞是一個典型的模範，完全解決了失業的問題。

在參與這種非凡經濟計畫之前（在領受國家安排的工作之前），他們把我暫時送去吉拉瓦監獄。這是全國最令人懼怕的監獄。

第五章

吉拉瓦監牢（Jilava）

當我們乘坐的囚犯羅裏車突然在行駛中往下沉之後，馬上就停頓，然後熄火。我們聽到敲擊鐵管的聲音。大家都在不舒服的肅靜中等候指示。

“除去面罩！”

我們正在一個巨大的地下室裏——沒有窗口。牆壁因為石頭地面的油溢而發亮。穿著制服的女守衛們到處行走。一個強壯的女守衛，薑黃頭髮，舉起一根手指，警告我們說：“我是阿斯巴拉曹長。名字硬朗，性格也硬朗。你們不要忘了。”阿斯巴拉在羅馬尼亞文意即“刻薄。”

她與一位也富有吸引力的同事一起在桌子後面坐下，另一位書記正在記錄姓名。

“所有多餘的附加衣服，”阿斯巴拉叫道，“都要在進入這裏之前脫去。現在就除掉。”

他們就把我的大衣除去，但容許我那雙已經處處穿孔的長襪，與單薄的衣服。過了幾個小時，我們就走入黑暗的走廊。經過許多拱門。我們嗅到腐臭味，空氣黴濕。在鐵欄杆後面站著褐色制服的守衛。

我曾經來探望過這所監獄。這是在上個世紀建造的堡壘。獄室深入地下。當共產黨

大逮捕開始時，我曾與一位少女來這裏尋找一位朋友。他們隨便在記錄本上用手指聊過，就說沒有這人。

當理查失蹤後，我也曾從八英里外的布查勒到這裏來。我填了表格，等了數個小時之後，他們就說沒有這人。

當我在拷問期間，曾遇見兩個被捕的十五歲的女學生。她們曾參加一種秘密的愛國組織。比較大的那個悄悄地告訴我說“如果你落在吉拉瓦的第四囚室，你真的要求神保佑了。”

阿斯巴拉曹長打開沉重的鐵門。

“這群要送去第四囚室！”

這是上午，但那囚室卻幾乎全黑。在房頂上吊著一盞微弱的燈泡。在這室的兩邊掛著牆壁的木吊床。房頂是半圓的弓形。房子中間是一條狹窄的通道。在盡頭有一個鐵條小窗，玻璃被塗漆。

二三十對眼睛都看著我。

“我是維利克，你的房長，”一個聲音說。然後一只手揮動。“給她到最尾處的床位。”

那是最黑暗的角落。那兒有一只便桶，旁邊就是一條溝渠。我的床位正在便桶上

面。房裏的五十個婦女共用那便桶。這些婦女好些因為發黴的食物，都有腹瀉。

這是空氣不流通的房間，在上層的床位，悶熱令人窒息。婦女們滿身大汗，半裸。無論你轉向哪一方，都看見消瘦的手臂，彎曲的腿，下凹的臉頰，和傷腫。看來就如中古時代的獄室。

在一些軀體上可以看到酷刑的痕跡。

婦女們躺在靠近門口的混凝土地面，希望可以呼吸到一些空氣。

“她們是傻瓜！”一個靠近我的少女說。“地面的濕氣更致命。”

吉拉瓦在羅馬尼亞文意即“潮濕。”這堡壘有一條護城河圍著。在一個好像犯人吊頸用的架子上，懸掛著一載鐵軌。每天清晨五時，他們就用鐵棒敲打這鐵軌，我們就起身。眾人排隊如廁。獄室裏眾人都在談話和爭吵。水槽開始裝滿洗澡用的水。

在我進入吉拉瓦的第一個早晨，我聽到有人唱著聖詩。

“修女們正在去那邊！”

我的心頓時一動。“修女？在吉拉瓦？”我問。

“是的，如果阿斯巴拉聽到她們唱詩，她就要把她們雙手綁在身後。上回她把她們

綁了三個小時。”

一個面容蒼白的少女停止咬爵麵包皮說：“那算什麼！我在米斯利亞監牢，看見守衛們把虔心宗教的婦女綁起來，用防毒面具戴著她們的臉。那才可怕！”

我們比鄰的囚室關著另一些修女。透過十二尺厚的牆壁，我們依然可以互通消息。我們用空罐頭頂著牆壁，就能聽到隔壁的拍打聲。但一個人必須提防獄卒。他們透過窺視孔，可以看見我們的舉動。

監獄的摩斯密碼給我們曉得，共有二百婦女被關在我們這邊的四間囚室。另有三千男人在其他囚室。這堡壘原只能容納六百人！

人們在進入監牢以後，才曉得沒有事物可作是什麼意思。不能清洗，裁縫，或勞作。婦女們都切望可以燒烤或洗衣服。她們多麼想為孩子們製造蛋糕，然後用雞毛掃清理一下家私，然後抹窗口，擦地板，桌面。我們連看東西的機會也沒有。時間幾乎不會走動。總是停留在那裏。

“當我想到，過去我總是投訴說，我工作過勞了，”一個隔床的婦女說。“那時的我，真是一個白癡！”

一個母親只有在孩子們都離開家之後，

才體會到，為孩子們操勞是多麼開心的事。

我們在上午十一時排隊等候領受一碗湯。每個婦女都獲得一塊黑面包。每個人都安靜等候。

當守衛留下食物，把門關上之後，眾人就開始爭吵。婦女們為了爭奪一塊她們以為是比較大的麵包，就大打出手。開始時總是：“你這母狗，你知道今天是我排第一的。”傷人的話就彼此對噴。

獄門突然打開。獄卒們沖進來，亂棒一通。阿斯巴拉叫道：“我待你們太好了。如果還是這樣，明天你們就都挨餓！”

滿地都是湯汁。從黑暗的床架上傳來哭泣聲。當守衛們出去，門砰然關上之後，眾人又開始爭奪。五十個婦女呼喊誰是誰非，直到阿斯巴拉又再進來，高聲說，“今天不再有食物，明天也是。”

當守衛們出去後，眾人都唏噓歎息。

我身旁的少女觸動我的手臂說：“可憐，你沒有吃什麼。”

“沒相干。反正不很可口。”

“那些都是腐爛的紅蘿蔔。國家蔬菜局把三百噸的爛蘿蔔倒在這裏。這些連豬農也

不要買去喂豬的。我們這幾個星期都在吞這個。看我的皮膚已經發黃了。我們稱這個為‘紅蘿蔔症’！”

這少女的名字叫艾琳娜。

一個高大威武的婦人瞪著我。

“你是誰？怎麼會到這裏來？”她問道。“自從你到這裏，一個字也不曾說過。”

我就告訴她們我的名字，並說我是一個牧師娘。

一個灰頭髮的農婦就問：“那麼你該是虔心的？曉得一些聖經的故事？”

“好呀，告訴我們一些。”另一些聲音說。“這裏太悶了！”

但那武孔有力的婦人卻更是敵對。“你將會把這兒變成一個牧師樓。”她就走開了，怒氣衝衝。

“不必理會艾薩，”艾琳娜說。“她是一個老共產黨員。她總是非常感激可以被送到吉拉瓦‘再教育中心’，改正她的思想偏差。”

其他的婦女都笑了，直到她們想起，以後的三十六個小時沒有食物。

為了給她們提起精神，我告訴她們有關約瑟的故事。在看來沒有希望的當兒，生命

的輪子也能運轉，把無望變成希望。當眾人都充滿興趣之後，我就告訴她們故事裏的一些精意。

“你們記得，約瑟的爸爸給他的彩衣，其中不單有鮮明顏色的線條，也有暗淡或烏黑的。兩者都在生命中。雖然約瑟的哥哥們把他當作奴隸賣了，約瑟卻成為埃及一家大戶的管家。

“生命的輪子繼續轉。約瑟又被關在監牢裏。但他又再升起，成為埃及的宰相，救全國免於饑荒。當他的長兄們來求糧時，他們卻還害怕這埃及的大人物會盜取他們的騾子。這正是我們的光景。我們為細事擔心，看不見其中的更深含義。一些憂愁看來巨大，只因為我們從人類的狹窄眼光看它。我們看不到那結局。約瑟被賣，看來是一個悲劇，其實卻是為救埃及全國和他自己的一家。”

正當這幾位婦女傾聽時，其餘的囚犯們卻在吵個天翻地覆。

我看見維利克謹慎的眼光，向這兒轉了一下。

“你得小心，” 那名農婦輕聲說。

“如果阿斯巴拉聽到你談及神，就有問題。”

第二天早上，維利克站在吊床間的走廊上。“我知道你是誰了！”她指著我說。

“我想了好幾個小時，方才想到。”

我以為她是聽到了我的講道，正要給我責備。

“你的名字很熟悉。我對自己說，我從哪里曾經聽過。。。 ”

眾人都瞪目等待。我坐在高架床上，就如成為一場戲劇。

“她正是一個傳道人！她是魏恩波牧師的太太！”

這房長就充滿神氣地解釋說，她的一位叔叔是首都一所東正教堂的主任神父。他曾在國會大廈聽到理查在宗教大會的演說。

“在四千名出席的人中，只有一個像神人一樣發言。所有其餘的人都只會奉承共產黨。”維利克說：“你知道嗎？他們過後就把那位宗教部長給撤職了。”

她就轉向我來說：“我曾到你的教會去。我想那崇拜真的可愛。”

於是我就成為當時的女英雄。維利克轉移我的床位，把我遷到離開便桶十尺遠的一

個剛搬空的床上。她給我一個官訪。

“當一個房長並不好玩，”她說。“再一天像昨天那樣爭麵包，我就要暈倒了。”

維利克的權力甚大。她可以向阿斯巴拉建議誰該出去清洗守衛的衣服。眾婦女都懇求維利克給她們機會。雖然清洗守衛們的污穢內褲不是容易的工，但總勝於呆在悶熱的四號房裏，什麼也不能做。

當我第一次領受到一碟水煮玉蜀黍時，我開始張望可以用什麼來吃。

“她正在找湯匙！”艾薩譏笑道。“用舌頭舔吧！”

我嘗試在淺碟上吃這煮的稀薄的，味道黴濕的湯汁。但連我下巴也浸在汁中。用舌頭舔也不太好，像一只狗。於是我把早上的這玉蜀黍汁給了別人。

但不久就有一個非常令人寬心的念頭出現。為什麼不樂於降卑？我們的主耶穌也降卑到極處。當基甸要出去迎戰敵人時，神叫他只帶那些像狗一樣添水的人上陣。意即那些樂於降卑的人。

於是當下一頓食物來時，我就舔吃了。

後來艾琳娜叫我如何用一小根木加上一塊破玻璃，就能造成一只湯匙。

一位來自密蘇裏（Mislea）監牢的婦人

說，在那監牢一度有格外的食物給懷孕和奶孩子的母親。“可是後來停了。”

“怎麼停了？”

“因為一半的婦女都說她們懷孕了。另一半就妒忌，於是打鬥。”

我們沒有一人夠肥胖冒充懷孕，雖然我們中間有些因為饑餓而發腫的。後來我們才曉得，饑餓是官方的政策。它使我們毫無力氣，於是就沒有那麼難處置。當他們需要人從事奴役時，也就能輕易使我們“自願”參與。因為奴役營提供更多食物。

我們通常會聚集到修女們的床邊。

“您在婦女團體中的服侍，也使用在這裏吧！叫我們不必再浪費時間，彼此狗咬狗骨。”艾琳娜最忠實的同黨，斯提辟妞說。

她是一個高個子，體面的婦人。她丈夫過世後，留下相當的財產。共產黨上臺後，把她一切都奪去了。於是她就靠賣蠟燭養生。如今她常去打掃那所她過去慷慨捐贈的教堂，得到一點小費。她告訴我們一個奇異的故事。

一天早上，當她站在教堂裏，待售的蠟燭就放在她身旁的一張桌上。她看見一個陌生人。那人在自己胸前畫十字架，可是卻不是從右到左（東正教方式），而是從左到右

（天主教方式）。他買了一根蠟燭，但看來只懂得極少羅馬尼亞語。他自稱是來自法國的神學生，正在歐洲旅行。他看到教會被壓迫，感到痛心。

斯提辟妞就用法語告訴他說，警方派來的暴徒就在那所教堂，祭壇之前，酷刑神父！

第二天斯提辟妞就被捕。那位法國人原來共產黨的一名暗探。他們給這寡婦兩種選擇：給秘密員警知道有關於參加教會的人——他們是誰，他們說什麼。不然就去坐牢。

“我在這吉拉瓦已經一整年了，”她說。她才四十六歲，頭髮卻都白了。

在我們中間有兩位天主教姐妹，總是安祥無聲。她們從來不埋怨，只一味看顧老年的婦女。她們清洗人的傷口，唱聖詩。她們給人出乎預料的平安。

“他們容許你們唱歌嗎？”我初次看見她們就問。

“當然，我們可以唱。獄卒也可以打我們，”維羅妮卡姐妹回答。

蘇菲亞，就是比較年輕的一個，顯示她頸上和手臂上新打的傷痕。

“我們輕聲的唱，”她說。“可是有人通報。獄卒們就跑進來，又踢又打。阿斯巴

拉曹長過後就禁止一切談話。但你怎能叫五十個婦女安靜？”

蘇菲亞曾經在教堂裏彈琴。她帶領我們唱詩。另一些囚犯曉得救世軍的歌曲。

多數婦女是東正教。這些村姑們最怕的，就是臨終前沒有神父的祝禱。她們擔心自己可能會變成鬼魂，無法進入天堂。修女們為死者重複喪禮的頌詞。雖然這些婦女們不能肯定這有沒有功效，但總好過什麼也沒有。

“主呀，賜你這睡了的僕人，可以安息在你的群聖之中，”修女們唱誦道。“讓她安息在青草地上。”

青草地。我們正在青地底下。我們獄室的頂上，隔著若干尺，就是青蔥的草地。其上有牛群在吃草。它們該多麼高興可以看見陽光，又有充足的食物。

在吉拉瓦的修女包括上級母親（Mother Superiors），初學者（novices），和從事社區服務的助理姐妹們（lay sisters）。其中有十八歲的少女，也有六十歲的婦人。當政府消除希臘天主教會，要把這教會融入東正教時，拒絕合作的天主教神父，僧侶，修女們都被送去坐牢。

阿斯巴拉曹長的助理是喬治古伍長。她是一個遲鈍的，臉上毫無表情，聲音更是淡然無味的。她負責指揮囚犯們體操。

“當我說出去時，沒有人可以留到最後。全部人必須馬上出！”

五十個婦女無法同時從一個門出去。但沒有人可以與喬治古爭論。

“當我發命令時，你們就要聽從，”她機械式地說。在她背後，婦女們都作鬼臉。她們模仿她的聲調，直到她們都笑倒了。但當這伍長髮命時，每個人都急忙聽從。每次總是年老不濟的被她毆打，因為她們總是排最後。

“你曉得什麼是憐憫嗎？”我叫道。

“經上說，凡不施人憐憫的，最後也得不到神的憐憫。”

“不，我不知道，”她咆哮。“我也不要知道。”

但連喬治古也有她的弱點。雖然她從來不曾允許任何人去看醫生，她卻容許牙疼的婦女去見牙醫。

她曾經牙疼過，她知道那是什麼滋味。這些守衛們多麼像木頭。

我習於看見人們按照自己的好惡行事。可是這些穿著制服的女監卒卻沒有自己的好惡。她們已經變成了木偶。當上頭的命令是毆打，她們就毆打我們。我們成了被棒的地毯。當命令是放慢，她們就不理我們。她們經過保安學校，當局教導她們盲從命令。她們多數是農家的孩子，從來未曾有過那麼漂亮的制服，也未曾有過像她們領到的配槍那麼昂貴的玩具。她們統治羅馬尼亞，羅馬尼亞就是她們的世界。

她們管治的，主要是女教師，博士太太，並其他知識份子。她們不單單是不識字的人對知識份子的不滿。當局已經教導她們說，這些“中產階級的知識份子”威脅共產世界的前進。她們依然相信黨方與黨的承諾。

桑達外表看來，就如是這獄室中頭腦比較清醒的一個。她年輕，雙眼明亮。個子高高，一頭黑髮。在她未下獄一個月前，她剛才考到大學的科學文憑。她是因為哥哥參加阿瑟尼古山間的自由戰士，所以被連累受捕。有人把她在大學的一些意見，投報警

方。

我們談話時，她的眼睛有時會突然出現叫人懼怕的空白。她的話就在擱在中途。我曾見過另一些犯人也是如此，我當時也害怕。

一天晚上，桑達兩旁的床位都空著。

一個婦女爬到我的上層床位來。

“求你讓我坐在你身邊，”她請求道。

“桑達看來奇怪。我想她就要在發作了。”

我過去看。桑達的眼淚直流。她修長的手指神經質地卷著一縷黑髮。

突然她喊道：“我不知道，我不記得，我從來沒有見過他。。。”

維利克從廊道上跑過來。

“這麼糟糕！”她說。“他們為什麼不把她帶出去？我還不夠煩惱嗎？”

婦女們都驚愕地為自己劃十字。

桑達重重地喘氣；她的臉通紅。突然她像一只腳被扣在陷阱的野獸，從床上跳起來尖叫。她的雙手亂撕，頭髮也拔脫。凡她經過的地方，遇到的人都被打。她從架上抓到一堆錫碟，就往維利克的頭上起勁撒去。幸好沒有擊中。

每個人都把被褥蓋頭。整個房間都是尖叫和哭喊。

兩個強壯的少女與桑達搏鬥。她們在狹窄的走廊上打來打去。維利克呼喊著無用的勸導。

“抓住她，絆跌她！神啊！神啊！”

桑達就如被群鬼附身。

最後是維羅妮卡姐妹想到好主意：從後面用被褥蒙著桑達的頭。於是她們一同摔倒在地板上。那兩個少女把桑達壓住。她的瘋癲停止了。安靜了下來。她們把她抬回自己的床位。她已經沒有知覺，衣服也破了，全身是汗。

夜間從黑暗的角落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

這是一個拷問官冷漠，經過調度的聲音。他問同一個問題，重複又重複。

我戰驚地走向聲音來源，就是囚室的角落。桑達正卷宿在那兒。她怕到僵硬。

她轉變自己的聲音。如今用自己的平時的聲音回答說：“我不知道。我沒有在那兒。”

然後她尖叫：“求你不要打我！求你，啊！”

她的眼睛是開著的。她正在重新經歷自己在秘密員警室裏的拷問。她重複那拷問官深沉的聲音，然後用自己急促無氣的“不知

道”回應。她作出倉咳，窒息的聲音，就如受到某種酷刑。

這只是開始。

這種折磨長達整個小時。婦女們一個一個的被擊垮了，逐個開始哭泣。就如邪惡的勢力在這黑暗獄室裏得勝。

我起初感到吃驚麻痺。後來就感到就如熱燙鬥直壓心頭。我心中也重新出現自己被拷問的光景。

我用禱告排除瘋狂。這不是我刻意做的。卻是自動自發的。話語從我裏面自行發出。修女們也同樣如此。

眾婦女都擠在我們的床邊，就如這是地獄裏的安全角落。她們抓住我的手；就如逃避夢魘中的屠殺。

守衛們曾見過這樣的情況。她們都避開了。

桑達終於睡著了，她什麼也聽不到了。哭泣聲音漸漸止息。懼怕的感覺過去了。

我心中禱告說，“主啊，如果你給我一些影響力，求你也給我智慧，知道怎樣帶這些婦女認識你。”

第二天早上，我與老共產黨艾薩正面相見。人都說她是一個失寵的秘密員警官員。如今許多共產黨都被清算，下牢。

艾薩刻薄地對我說：

“你再傳道，我就要打門，直到守衛進來。”

我說：“艾薩，你還相信黨方嗎？”

“當然，”她回答道。“我沒有改變信仰。他們逮捕我，完全是一項錯誤。”

“我的被捕也是這樣。它不能改變我的信仰，反而使我更篤信。我要告訴人們說，耶穌就是她們最好的朋友。”

“你會叫整個囚室的人都被處罰。我不打算為你和你神而受罪。無論如何，看來祂沒有給你什麼幫忙。”

“你不喜歡的神，”我希奇地說，“究竟是怎樣的神？如果你說，‘我不喜歡傑克，’你肯定曉得傑克是怎樣的一個人。那麼你心目中的神是怎麼樣的？”

“哈，”她很高興得到一個發表的機會。“神就是那個瘋狂的傢伙，不讓科學說出真相。祂是欺壓者愚弄人的工具。這些欺壓者們榨取人民的血汗錢，建造神殿，教

堂。這神又是爭戰雙方都祈求的對象。祂同時賜福給雙方使用的武器。”

我說，“你所說的神果然不值得愛。但我所愛的，卻是另一個神。祂分擔勞動人士的貧窮。祂自己也生長在被欺壓的群體中。他喂飽饑餓的人，醫治病人。祂教導愛。祂為我們而死。。。 ”

“愛！”她的聲音爆發出來。“那有什麼用？我告訴你，我滿心憎恨！如果你曉得我有多憎惡那些把我關在這裏的同志們。我要他們全都下地獄！我一生盡忠於黨，卻得到這種報答。”

她垂下頭。在她的眼睛裏泛出淚光。我那時不能作什麼。

“禱告？求天父原諒他們？”她唏噓說。“我不接受原諒；這是撒謊。”她開始哭泣起來。

“這都是一樣，”她哭道。“如果美國佬來，我就會被上吊。如果共產黨繼續留下，我就繼續被關在監牢。原諒什麼？”

她的眼淚直流。好一會兒之後，她坐起來，用衣角擦去眼淚。然後她質疑地看著我說：

“薩比娜，你真的也是。我叫你停止傳教，在五分鐘你就向我傳教了。”

但她不再威脅我說，要叫守衛來了。

於是在第四囚室，每個人都認識我。婦女們來向我學習法文和德文。

我的一名頂聰明的學生，芳妮，取笑說：“魏太太功課的頭一個字，總是Dieu 或 Gott（法文與德文的神）。”

芳妮的丈夫和母親都被下牢。她才二十一歲，安靜而害羞的。大眼睛，頭髮修短。

我們起初在外面庭院開始交談，那時是出外運動的時刻。阿斯巴拉曹長和她的助手就像叫賣一樣，一路走，一路喊叫。

芳妮輕聲對我說：“看，這裏是一片青草。誰想到，它能在這地窖裏生長。生命力是那麼強。”她就把草放入口中。

我們成了知己。我們的法文課，是用肥皂塗在鞋底上。吉拉瓦監牢不會給我們任何教學工具。我們也不能接收任何來自親友的包裹。於是我們沒有紙張，也沒有衣物。但獄方定期會在各處投放DDT消毒藥。我們只要把這種消毒藥灑在肥皂層上，就能用一根細木在其上書寫。

有時我們必須停課，因為芳妮感到疼痛。

“我不知為什麼，”她喘息道。“這疼痛就如潮水，一陣一陣地來。”

但要看醫生，幾乎沒有可能。好久一次，一個醫務人員會來。生病的婦女都圍著她，求助，求止痛藥。那醫務人員就容許三四個“情況危急”的病人到病院去，就是那幾個最會煩人的。

治療通常只有兩種：腹瀉的，給硫磺丸；一切其他狀況就給阿斯菲林（aspirins）。

後來芳妮昏倒了。人們用被褥把她帶出去。幾天後她回來。一個醫生診斷是腸道結核病。

“他們說，將會給我開刀，”她輕聲說，嘗試微笑。

過了幾個星期，獄方就把芳妮送去監牢醫院。她就死在那兒。那病原來不是腸結核（tuberculosis），卻是腸癌（cancer）。

後來我在奴役營遇見芳妮的媽媽。我必須告訴她這悲哀的消息。

在我對面的床位是楊妮夫人。她的兒子參加山林的反抗軍，就是阿瑟尼古上校領導的愛國軍。她兩個女兒也坐牢，一個在密蘇裏監牢，另一個在吉拉瓦，正在我們隔壁的獄室。

這母親為了看他女兒，就在塗了漆的窗

口弄破一只細小的洞口。當她的女兒隨隊出來排操時，就能看見。可是如果守衛看見任何人靠近這洞口，就會馬上被罰。可是這六十歲的楊妮夫人卻準備接受處罰。每逢她一看見女兒，就淚流滿面。

有時她會困難的爬上我的床位，說及她的丈夫與孩子們。她也聽過理查的名字，於是也會問及他。她問我們怎麼相識。理查從踏出學院就當牧師嗎？什麼，是一個猶太人該信基督？那不是相當稀罕嗎？

“那是好長的故事，”我說。“有時不太好，有時卻很快樂。”

我未曾容許自己掉落在過去的回憶中。但楊妮夫人那麼安靜地聽，在黑暗中，我就如自言自語。

她不時會發出“是嗎？”或表示驚訝。我不能不說這是奇異的故事。我們的第一次相會時，理查二十七歲，我比他年輕四歲。

第六章

我的悔改

有一天，我在首都布查勒行走，轉向魏恩波一家住的街道。我的一位叔叔常到那兒，這是我第一次跟他去。那兒有一個年輕人，站在樓上的圍欄邊，滿面怒容。我幾乎嚇得掉頭就跑。他看見我叔叔，就揮手跑下來。當我們寒暄介紹之後，他就直接告訴我，為什麼他那麼生氣。

“我的媽媽逼我結婚。她認識一個富有的遺產承繼人。擁有兩間屋子，百萬元聘金。”

“聽起來挺不錯。”

“正是。我不介意得到那遺產和生意，”他大笑道。“可是我不喜歡那少女！但媽媽說這是我們發財最好的方法。我出來欄杆邊，就看到你。”

他又加上說：“我突然想到，如果我能擁有一個像你一樣的女孩，我就不稀罕一百萬元了。”

我沒有回去巴黎。我在布查勒獲得一份職業，我們就每晚與理查相會。我們發覺，幾乎我們的每一項事物和愛好都相同。我們都是貧窮的孩子，也都不關心自己的猶太教。

理查是一個生意人，而且營業正開始發

達。他初次用他的機智，賺了不少錢。他喜歡花費，我們就一同到夜總會和戲院，並不多想明天。但有某些東西使他告訴我說，“我不是一個輕鬆的人。你和我在一起，也不會輕鬆。”

但我們太深陷愛河了，無暇想太多。

我們舉行了一個宗教儀式的婚禮。我們按照傳統，把一只酒杯跌破在地上。這是提醒我們，耶路撒冷如今還在外邦人的踐踏之下。

我們的快樂維持了一年。然後理查開始不斷咳嗽。他去看醫生，回來時臉色蒼白。醫生說這是肺癆。他的一只肺出現白斑。他必須馬上去肺癆院。

在那時，肺癆是一種長期病，常導致患者死亡。

我感到理查就如被判了死刑。生命似乎正在玩弄我。在我人生最快樂的時候，就掉落在一個殘忍又可怕的陷阱中。

當理查去了山上的肺癆院後，我就與他的媽媽同住。她是善良的，可是我許多晚上都是帶淚上床。

每兩個星期，我都會乘火車上山去探望他。那地方很美。都是山林。理查不久就感到滿足。他說，“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得到

休息。”

他看來充滿感謝，也比以前好了些。可是一種奇異的改變似乎發生在他身上。

“我想到過去。我所得罪的每一個人。我的母親。還有許多你不曉得的少女。那時我只會顧及自己的好處。”

“不要為那些憂愁，”我說。“過去我也是這樣生活。那是年輕人的日子。”

一天我看到他正在讀著一本一位肺癆院女病人給的書。

“這是有關拉提斯弟兄的故事，”他說。“正當我浪費時間時，有人卻為我禱告。”

他正在談及耶穌基督。我被他嚇壞了。在那時，像我這樣保守的猶太家庭，基督的名號連提也不可。當我們經過教堂時，必須把頭轉開。我想我已經不再受到自己嚴格傳統的挾制。但理查卻正在思想這宗教，我完全不能接受。

我曉得基督徒曾經逼迫猶太人。他們強逼猶太人受洗，數以千計的猶太人為了維護自己的信仰，就先殺死自己的家人，然後自殺。天主教強逼他們聽彌撒，他們就用蠟封了自己的耳朵，免得聽見那種褻瀆神的事物。

如今我們身邊發生的事物，對我們也沒有幫助。東正教強烈反猶，路德會也是。我國最大的反猶機構稱為“全國基督徒抵抗陣線。”它的主要活動包括毆打猶太學生，和打破猶太人的商店。

於是我不能看到，什麼會促使理查轉向基督教。沒有人告訴我這是怎麼一回事。

理查慢慢康復。我嘗試對他說及過去在布查勒的好時光。他卻嘗試告訴我有關他在新約發現的基督。過去我們沒想到要有孩子。如今理查卻說到我們該如何養育孩子了。

他在山上的一個村子裏養息。山間的一個老木匠和我們相處。當他聽到理查是一個猶太人時，他的眼睛就充滿了興奮。他把一只粗糙的手放在理查的手臂上，發表這段言論：“我求神在我生命的終結時，給我一個恩寵。因為基督是猶太人，就讓我帶領一位猶太人歸信祂。在這裏沒有猶太人，我又不能離開這村子，神就必須帶一個給我。你就在這裏，正是應驗了我的禱告。”

理查深深感動，可是我的心卻往下沉。在我們離開之前，那木匠給他一本破損了的聖經說，“我太太和我在這聖經上禱告了好些小時，祈求你的悔改。”

理查就重複閱讀這書。

我不曉得該怎麼做。我完全頹喪。很少外人能瞭解一個猶太人對基督徒的厭惡。除了歷史的因素，幾乎每個猶太人都有個人的經驗。當我小時，每逢放學回家，就有兩個大女孩等在一個角落，拉我的頭髮，“因為你是一個骯髒的猶太小女。”而她們是基督徒。在我長大後，納粹開始在德國壓迫猶太人。

理查告訴我說，耶穌自己也是不公平制度下的受害者。但我聽到那名字出自理查的口，就受不了。

“我不需要祂，”我說。“你也不需要祂。這是最不自然的事。我們是猶太人，與基督徒完全不同！”

當他提起要受洗時，我幾乎昏了。“我寧願死，也不要看到你成為基督徒。”

我說如果他要一個宗教，就該選自己的猶太教。理查果然一度這樣。他去猶太會堂，但就是在那兒，他依然談及基督。後來他勸我一同去看看一所教堂。我感到害怕，同時也有一點好奇。

教堂裏頭充滿了聖徒的畫像，理查指出畫中的人物，一半都是猶太人。耶穌和祂的聖母也是猶太人。基督徒教導自己孩童們的

十誡，就是摩西五經裏的命令。詩篇是猶太王大衛的作品。舊約充滿了有關基督的預言。

“事實上，”理查解釋說，“基督教其實就是猶太教的公開版，開放給全球民族。”

是誰把猶太人的價值觀通行全世界？在二千年中傳達到億萬人？只有基督辦到。因為祂的工作，猶太人的聖書如今翻譯成上千種言語和方言。如今無論是平民，或是大科學家巴斯提爾（Pasteur）或愛因斯坦，都讀聖經。

於是經許多晚的耐心辯論，理查就把我的反對都瓦解了。我開始讀新約。我仰慕愛戴這救主。但我同意甘地說的一句話：“從基督教，請給我基督，其餘的你可以都收回。”我不想要與祂的跟隨者有什麼來往。他們那麼傷害了我的百姓。

理查卻不肯就範。“你不能只接受耶穌，卻不接受祂的門徒。祂不會離開他們，單獨來見你。就如耶穌稱猶大為朋友，你也必須如此。”

最後，我的理智同意這是正確的做法。但我的感情還是不能認同。這內心的憎惡並不隨時間而沖淡，反而更強烈。數周之久，

我的理智與感情不斷在爭鬥。

一個晚上，理查從聖公會向猶太人的宣道會禱告回來。他握著我的手說，他已經“把心交給了基督。”不多日後，他就要去接受洗禮。

我曾以為自己個性堅強。但這個消息卻超過把我壓垮了。我把自己關在房子裏數個小時。我決定在他受洗的那天，我就自殺。

當那日，我獨自留在家裏。我把門鎖上，倒在地上痛哭。我心中極其空洞，就如裏面是空曠的沙漠。我在急切之間，大聲呼喊道：“耶穌，我不能到你那兒去。我也不要理查到你那兒。我不再能忍受了！”

我對自己的呼號感到驚異。我躺了好久，不斷飲泣。

後來慢慢的我安靜了下來。

我裏面有些事物改變了。我漸漸重獲生命的氣息。

當理查在另一個城市受洗回來時，我帶著花朵去車站迎接他。他那麼高興。我們一同坐到深夜。

我看見那時我正在改變中。有一股我不曉得的安靜力量催動我。雖然我一直以為我的理智掌握一切。

但我依然不肯成為基督徒。我還年輕。

我要到戲院，舞會去，不是呆在教堂裏聽講道。

為了我的緣故，理查有時會隨從我的意思。一個星期天晚上，我們一同在一個舞會。我突然感到自己一點也不享受那個地方。那些聲音和飲料，還有香煙與嬉笑，越來越令人心煩。我對理查說：“我們回去吧？”

叫我驚訝的是，他說這麼早就走，不太禮貌了。他一直拖延，直到我完全厭惡那個地方。我感到全身都骯髒了。

當我們深夜回到家時，我說：“理查，我真的要馬上受洗！”

我次日就受洗。過後我那麼興奮，以致馬上就告訴一位最要好的猶太女同事。我滿心相信她也會接受基督。怎麼知道我越多講，她越是不聽。我忘記了自己曾經如何抗拒福音！

“那麼我如今就失去你了！”她說了就掉頭而哭。我們曾經是那麼親近！

這只是頭一個功課。

在我悔改後，就生了一個孩子。我們過

去不想要有孩子，怕會妨礙了我們的玩樂生活。我們的兒子米海在1939年出世。那時烏雲已經在羅馬尼亞湧現。我國正在希特勒的範圍中，我們曉得猶太人必將被排除。於是每一個理由都針對生養孩子。但我們卻生下米海。如今我們多麼高興得到他！

理查的母親幾乎也一樣高興。她第一天就趕快告訴每一個親友說：“絕對像理查，又多麼聰明！”

理查告訴我說，“他就像你一樣黑，也非常美麗。但他只會哭；我們什麼時候才能聽到他說一些聰明的東西呢？”

我們都很高興。

當我說完了我的故事後，已經是要入睡的時刻了。

第七章

承諾

在外面的廊道傳來男人的聲音。大門打開了。

“起立！”

守衛們排隊進來，隨後有九名官員。他們站成一個半圓形。徽章在他們漂亮嶄新的制服上閃閃發亮。面對他們的的一群破衣爛布，頭髮油污的婦女。沒有人說話。那些官員們厭惡地看著我們，其中一個拿著手帕把鼻子蓋著。然後他們又排隊出去了。一句話

也沒有說。大門又砰然關上。

這是我們在吉拉瓦第一次得到官方巡察，也是最後一次。

過後每個人都有話要說。因為在監牢中，如果一天我們領受的湯水中，有三粒黃豆，而不是平時的兩粒，便是大有背後的原因了。

維利克告訴她的朋友們說：“不要問我怎麼知道。美國人已經給莫斯科一封最後的警告信！昨天我已經聽到這個，只是那時我不相信。如今這些話只是給你們幾個聽的！”

這秘密馬上傳達到室中的每一處。每一個床位上都有不同的版本。她們看到自己獲得自由，成為國家的女英雄。美國人快要來了！

我們都很快樂，直到門突然打開。

“來拿紅蘿蔔湯，諸位女士！”

那些滾熱的湯，在推車還未到之前，那種難聞的味道已經可以在獄室裏嗅到了。可是許多年老的婦女並沒有動。她們如今已經太弱了。這種叫人饑饉的糧食原來是為了預備我們參與奴役營。這馬上就顯出誰是弱者。那所謂的“巡查，”也是為奴役營安排的，無關於美國人。

“這當然是為了奴役營，”一個年輕的教師告訴我們說。“但在那運河，你每天可以獲得一磅半麵包。還有卷餅！”

這是怎樣的好消息！吉拉瓦充滿了謠言。每個新來的囚犯都有一些加添有關於運河的奇跡。這個數十億元的巨大工程，已經流傳好久了。這運河長達四十英里，橫跨羅馬尼亞南部，把多瑙河連到黑海。

那工程必須炸開數百萬噸石頭。特立的工廠專為生產士敏土。我國以驚人的代價向蘇聯購買一所機械。黨方又召集一大隊工程師，書記，策劃人員開始工作。國家特別設立一個新的部門。羅馬尼亞的經濟都投注在這運河上。

在運河開發的路線上，沿途都是奴役營。有人說在那裏的勞工甚至可以獲得家裏寄來的包裹。

“無論什麼自家送來的東西，囚犯都可以收到！”

“巧克力！”

巧克力是每個人的夢想。

他們又說，溫暖的衣服免費供應，還有醫藥服務。還有一項好處，是在運河你可以看到你的孩子們和丈夫，不是只一會兒，卻是一整天也沒問題。

我們都相信這個。我們除了想這個，沒有其他的了。

“但不是每個人都能上去，”維利克警告說。“政治局官員那天告訴我說，‘在社會主義國家，工作是一種匪類不能希求得到的東西。’”

吉拉瓦更是擁擠了。第四囚室原本為容納三十名囚犯。在1950年的耶誕節，人數卻達到八十人。每逢你移動，就會踐踏到走廊的身體。空氣極其污穢。

一天早上，當我們得以出來沖涼時，我們都樂開了。但這快樂，就如一切其他的監中之樂，都是曇花一現的。在外面的走廊上，男守衛推擠我們。對我們這些躺了幾個月的婦女，這種突然的運動是太難了。一些人倒下。

“五分鐘！五分鐘！”一個長著吉普賽人臉孔的年輕少尉叫道。“脫衣，沖涼，再回到這裏來。不可談話。不然你們就要全體處罰。”

馬上就有一個婦女尖叫道：“你踐踏到我的痛腳了！”她轉向自己身後的婦女。

一個喃喃道歉隨著來。

“你不曉得我嗎！”

但我們每個人都曉得她。她就是獄室裏最壞的通報者。那位誤踩她的老婦人，將近七十歲了的，安靜的回答道：“我親愛的，我連自己也幾乎不認得了。如何認得你？”

馬上就有尖銳的嘯聲劃過空中。少尉猛烈地吹哨子。他滿面通紅地叫道：“回去囚室！沒得沖涼！回頭！”

在黑暗的廊道上，都是尿味，守衛們毆打，咒詛。

回到第四獄室，我們聽到隔室的呼叫。有人要報復那個通報者。另一些要懲罰那個老婦人，看來是一名國民黨領袖的太太，就是我國最偉大的民主派。可憐的米海拉茨夫人，這不過是無心的意外。

後來發現，其實那沖涼房不能操作。那水管已經壞了。但上頭的命令是：沖涼！這麼多婦女怎樣沖洗？於是守衛長安排那奸細製造混亂。

米海拉茨夫人的巧妙回答就流傳整個監獄。我們知道自己嗎？我們的家庭，財產，身份證都被取去了。但一只毛蟲曉得自己將會變成蝴蝶嗎？可能在第四囚室，纏裹在折磨中，將會有聖徒出現。

喬治古巡長第二天早上帶著一張紙條前來。“凡在這名單上的，馬上準備出發！”每個人都緊張地期望。

“我們可以曉得名單的是誰嗎？”嘉麗羅太太膽敢問。

“你不要吩咐我怎樣做！”巡長抓住嘉麗羅太太的衣服，威脅。“這裏！”她把那紙條塞給她說。“讀出來。你們煩死我了！”

嘉麗羅困難地讀出來。那字條是手寫的。

姓名讀了出來後，那組人就離開獄室。黨方不說任何理由。如今很少囚犯會相信她們可以獲得釋放。但無論到那兒去，總不會比吉拉瓦更糟。

我們充滿羨慕地看著她們離去。那些離開的婦女憐憫留下來的人，於是就把她們寶貴的零星東西分賜各人。

“薩比娜，你喜歡這手帕嗎？我怕不太乾淨了。”艾妮太太把那她用作毛巾，桌布，與許多其他用途的寶貝給我。

修女維羅妮卡姐妹給我一件黑色的內裙。“拿這個，拿它！”她請求道。“我有另一件。外面的冰霜必然達到十度了。”

我就接受它。這裙子拖到地面，可是我

的腳就得以溫暖。維羅妮卡快樂地吻了我一下，就趕快出去了，可能是到她的死亡去了。

我日復一日等候他們呼喚我的名字。

我記得1951年正月六日。我躺在木床上，滿心回憶，因為這是米海的生日。在他誕生之前，理查已經決定我們將有一個男孩，連他出生的時刻，他也決定了。在那天黃昏，他說：

“夠了，夠了。如果他在九時還未出來，我就要叫一輛德士，帶你去醫院。”

“但我還沒有產痛。”

“我在這個家庭，決定你什麼時候產痛！”

於是他就帶我去醫院。第二天早上他就看到一個男嬰了。

經過一場困難的生產之後，我正在產後的房間。

“還要再來一個嗎？”理查說。“我想要兩個。但這次必須快一點。”

我笑著說：“對不起，不行。”

但我們多麼快活。如今米海十一歲了。

這天我的名字正在名單中。

我在早上八時就離開第四囚室，在走廊

上等候。他們歸回我夏天的大衣。喬治古和守衛們待我們這行人，卻戲劇性的有禮。她們也像我們一樣，不知道我們的命運。可能我們會在不同的境況下再見？美國人還有可能會來！

我們一整天都留在那兒，極其寒冷。其他囚室的婦女也來參與我們。最後我們爬上卡車，到靠近布查勒的臨時轉站營根西亞。

我看到兵營式的小屋，男人女人坐著工作。他們在冬天的星光下，帶我們經過僵硬如鐵板的地面。這是怎樣的天空。在那麼多個月的地下獄室，我終於看到在天空的月亮了。在過去的日子，當理查在街上吻我時，這月亮怎樣含羞！

根西亞是一個前德國軍營。它是圍著刺鐵線網的木屋群，廁所設在外邊。那兒的紀律鬆散。你可以走過門口，和其他小屋的人自由交談。我們的不愉快都從腦海裏清洗掉了。我們可以聽到透過清潔，寒冷空氣來的問安。

“釋放？！”一個少女聽到新來者充滿希望的談話。“你們想什麼？這裏不過是一個轉站。幾天後，我們就去運河。”

如今我們聽到更多有關運河的消息。在沿河的地方，許多新市鎮出現。在塔薩羅已

經建立了一個深水海港。卡拉蘇全穀將要淹滿水。

在第三日，他們把我帶去見營長薩哈利亞。他自從1920年代已經是共產黨員。他消瘦了的身體在他寬大的制服裏自由移動。我看來必然是驚訝。他那骷髏般的頭顱泛出微笑。

“你曉得為什麼我看來這樣嗎？”他問。“因為我曾經在中產階級的監獄裏挨過饑餓！那些像你一樣的中產階級！”

我說我感到抱歉，如果他曾經不公平地下獄。“可是我不屬於資產階級。”我說。

他定睛看我。

“我會給你一個建議。”

與其送我到運河去工作，他可以安排我留在在根西亞。我所需做的，只是有時要向他報告有關囚犯們的狀況。

“謝謝你，”我說。“但在聖經裏，你可以讀到兩個出賣者，一個出賣大衛王，一個出賣耶穌。兩人後來都上吊自殺。我不要再有同樣的下場。我不要再成為一個告密者。”

“那麼你就不會再見自由了！”

至於薩哈利亞本身，過去壓迫他的資產階級欺壓者們，卻沒有他自己的共產同志那麼刻薄。他們後來用誣賴他，把他逮捕下

牢，以致他死在牢中。過後黨方又給他“平反。”這會不會給他的靈魂帶來安息？共產黨不是不信靈魂嗎？

我們在布查勒附近的一個火車轉站，乘搭一輛火車出發去運河。在囚犯的車廂裏擠滿的，不單有政治犯，也有小偷，流浪漢，和吉普賽人。情緒惡劣的守衛把我們推入車廂。我們在暗淡中等候火車起行。窗口又高又小，加以鐵支。火車終於慢慢往南方去。

我一度看見靠近我家的布魯河。在那兒的樹林裏，我們曾經采野草莓，沾著糖和奶油吃。

過了許多個小時，火車停下。我們疲乏疼痛地滾下車。車站上的牌子寫著“冊那瓦達，”就是多瑙河上的一個小鎮。我們必須去的營地還有步行許多英里。我們整個冬夜操步。最後我們通過充滿刺釘網的閘門，到處都是高高的守望臺與探照燈光。

第八章

運河

當我們這組人進入一間木屋時，裏面聚集的人群中發出一個呼喊。

“瓦利爾！老好的瓦利爾！”

我們當中的一個婦人就跑上去擁抱她。

瓦利爾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吉普賽女子，也是一名出色的扒手。許多吉普賽人都會偷竊，但瓦利爾卻是頂出名的一個。她被安排到一個年長的吉普賽婦人的手下。那是一個長著可愛的鷹鉤鼻，一頭烏黑頭髮的婦人。她們給瓦利爾找到一個床位，又給她食物，與她談話就如一群麻雀般。

我在這裏不認識任何人，也沒有人認識我。沒有人來看我。那時是星期六的深夜，眾人已經操勞了一天。我尋找一個床位，可是人多床少。於是我坐在地上。一個在床上的婦人馬上告訴我有關於她的女兒。她不曉得自己的女兒是否被捕，或被丟棄在街頭。

“但這運河奴役營的一大好處是，我們可以得到親友的探訪。我們甚至可以要求親友帶衣服來！”

這消息，這想到可能會看見米海，叫我

整夜不能入睡。直到接近黎明我才開始入眠。我突然驚醒。在黑暗中有激烈的聲響。

“野獸！”我身邊的那婦人驚駭地說。
“它跳到我的床上！”

我如今認識到那種動物的腥臭味。老鼠！

一個有知識的聲音在遠一點的地方溫和地說：“其實，老鼠更有理由認為我們干擾了它們。它們在這裏已經住了好久。這是它們祖傳之地。”

另一個愉快地說，“你該留下一些麵包給它們，免得它們咬你的腳趾頭。”

在星期日早上，在地板上睡了一夜後，我希望可以獲得休息，並清洗和修補衣服。可是沒有機會。

管理全營婦女的，是一名犯罪記錄的女刑事犯，東慈利。營方選擇她，是因為她特別憎惡政治犯。當刑事犯們自由溜達時，政治犯必須跪下來擦地板。

“所有新來的都必須聚集在外面，洗澡去，”她呼喊道。

我們排隊走過結冰的泥土，有武裝的守衛們隨同。一到沖涼房，她們就命令我們脫衣，給那些守衛們看。

在受教育的少女中，有一些是妓女。她

們嬌嬌的尖叫，充滿了挑逗。

那些守衛們大笑頓足。東慈利用一根彩布紮著自己的頭，她的小鼻子就如豬鼻一樣露出來，發豬聲，鼓動她們繼續下去。

我感到天旋地轉。濕地面敲擊在我的頭上。那旅途，饑餓，並這羞辱，令我發昏。有人把我抬回木屋，放在一個床上。

如今一件奇事發生了。有人把一件大衣和一件用骯髒的袋子做成的裙子拋在我身上。我自己的長襪已經是破洞處處了。我還穿著吉拉瓦修女給的長裙。我的黑髮和猶太人面孔，在這裏看來，必然好像外人。

政治犯們看我，肯定我不屬於她們。於是吉普賽人就有理由認為，我是她們的一個。

我說：“我可以告訴你們，我不是吉普賽人。我不會吉普賽話。”

那個鷹鼻老婦看來智慧，她輕拍我的手臂說：“我們曉得，親愛的，我們曉得。”

她們肯定以為，為了某些原因，我試圖隱藏自己的種族真相。從那時起，在冊瓦達，我就成了一個領養的吉普賽人。

無論吉普賽人在哪里，她們總是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在東歐，羅馬尼亞是他們的最愛。他們帶著自己的帳篷漂流。男人披著

塗油的長髮，女人穿長及腳尖的裙子，並充滿花樣的小外套。她們出奇的漂亮，許多會偷竊一切她們手所能及的任何東西。

共產黨把數以千計的吉普賽人送入監牢或奴役營。他/她們就在那裏繼續偷竊。人們就是不能把一塊舊衣服或破布掛起來。任何東西也會被塞入她們的小外套裏頭。

大概在運河的政治犯中，我是唯一沒有丟失任何東西的人。

理查和我曾經在戰爭結束後，幫助許多納粹營出來的吉普賽人。如今我得到了報酬。

這些吉普賽婦女對我說，我將會和丈夫孩子重逢，又說我們將會遠渡重洋，找到快樂。（十五年後，果然如此。）

她們的占撲生意很好。婦人們會把自己的麵包也放棄，只為了聽到她們不久就會被釋放，還有她們的家庭將會興旺。吉普賽人沒有卡片，但她們使用一種更古老的方法，可能源自成吉思汗的時代。她們把麥子拋在地面，在形成的圖案上看到奇事。作為遊牧民族，吉普賽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居住。就是在監獄，也屬於她們的大家庭。後來，當獄方給我們明信片時，我就成為她們的文書，因為她們沒有一人能夠書寫或閱讀。每一篇

資訊都是這樣開始的：“給所有的吉普賽人，致敬！”

有時在她們當中也會有激烈的爭吵。果真有吉普賽婦人把自己的嬰孩當作棒子，互相擊打，直到雙方的孩子都死了。另一些時候，她們卻會高興跳舞，忘了自己置身何處。

我漸漸曉得木屋裏的每一個人，包括過去生活在街頭的少女。其中一些有美麗的性格。當她們聽到耶穌的呼召後，就盡力脫離過去的污穢。

我們次日就在清晨離開營地。從黑海有寒風刮過平原。守衛們密縮雙手，捨不得離開他們溫暖的被窩。當我們有些躁動，他們就把憎恨化成力量，向我們揮拳。

在開門，領隊的守衛大聲向上頭報告說：“如今帶出二千名刑事犯和反革命分子！”或任何當日的人數。

寒風刮在我們的臉上，撕裂我們的衣服。人群的列隊，看不到盡頭。我向前看，只見成排的囚犯，武裝的守衛蹬踢他們。有時我膽敢往後看（不許如此，）只見這隊伍就如一只龐大的巨獸，自有它的活氣。這是一條盲目，無望的野獸，沒有任何生活的意義。它只能操勞，直到倒下死亡。我想起在

古代，我的祖宗們在埃及為法老的奴役。

我們正在建立一個巨大的河堤。男女一同工作。

我必須把一輛推車填滿泥土。每次滿了，一個男囚犯就必須把它推行二百米，推上一個陡坡，抵達水閘頂部。他把泥土倒了，就回來再取土。男人的工作比我們重。我填了幾車後，就開始站不穩了。

每個小隊都有一個“軍團長”和幾個助手，審查你能做多少工作。那“正常”的要求可能是一天八立方米泥土。如果我們極力完成了這個要求，第二天他們就要加碼。如果我們不能完成，就受處罰。

這些軍團成員都是黨方信任的囚犯。他們享有特別的食物，一些甚至有薪金。他/她們也無需任何工作。他們掌握我們的生死。東慈利使用她的特權到極點。

交談或任何形式的人類接觸都被嚴禁。但我在添加泥土的當兒，卻冒險給我的同伴一些愉快的話，也引用聖經。他驚訝地看我。他看如一個中年的農夫。然後他就急忙把推車起行了。另一個人上來，又一個，又一個。

到了第四人，他說：“拉克斯爵士多謝你的善言。他問你是誰。”

那個“農民”原來是來自羅馬尼亞一個接近匈牙利的省份。該省有許多匈牙利籍人。這人乃是匈牙利籍的上流人士。我那麼吃驚以致我的鏟子停留在泥土上好一會兒。

“啊！快點醒過來！”東慈利從二十米外呼喊。“你要一晚留在硬殼裏嗎？”

我趕快使勁鏟泥。那人提起他的推車，快快推走了。

硬殼是一個叫人血液也凝固的字。它是一個六尺高，兩尺寬，充滿尖刺的箱子。在整日操勞後，你被關在裏面，站著不能動，免得被刺。第二天依然必須工作。如果那天因為疲累而不能達標，又必須再入硬殼。

我們在這裏每天中午得到一磅麵包，並一些麥糊。這比吉拉瓦好了一些，可是遠不如我們的盼望。為了這點食物，我們必須從早做到晚。

看著我身遭的消瘦夥伴們，我就想，也難怪我看不出一位上流人士。我們全都是充滿泥汗，衣服破爛的。我們也都有同樣的表情，就是空洞的期望，只會有時被懼怕取代。

可是這群人中，卻有大學講師，編者，神父，商家，或前政府高級官員。這裏他們與小偷，扒手，妓女一同混雜，難以分辨。

我們繼續操勞四個小時。燈光熄了，長龍開始回營。在途中一些囚犯倒下。兩個比較強壯的挽起他的雙臂，繼續前行。

抵達閘門時，領隊的守衛呼喊道：“二千名匪類回營。”

在西邊的天際還發著紅光。

“我們冒著寒風回來！”一個守衛高興的喊道。他正穿著厚重的大衣。

我冷到骨頭。我的手腳都凍傷了。我的每一根肌肉都疼痛，我感到頭就如是別人的。明天我將會怎樣寒冷。

如今我們必須在寒風中等候。長隊擠過閘門也要時間。

當我們最後進入木屋時，就有爭吵。一個街頭少女發現她藏在床墊下的東西不見了。

“吉普賽小偷，”她哭道。“我可以是妓女，但至少不會偷別人的東西！”

一個吉普賽少女達尼亞就回答道：“我可能是小偷，但除了我自己的男人，至少我不會與任何其他男人同睡。”

一個莫達維婦人莉莎就問：“那是誰？你的兄弟？”她就為自己的玩笑而咯咯笑。吉普賽人時常必須在同一個房間裏同睡：男人，太太，母親，岳母，妻妹；有時必須在

同一張床上。

但莉莎本身是一個兇手。她把自己那好色的丈夫槍殺了，因為他正在迷戀別的女人。

達尼亞叫道：“不要教我該如何做！如果我要，我可以歸還我所偷的。你取了人的命，能夠償還嗎？”

我嘗試塞起耳朵，不聽這高道德的辯論。在更多激烈的爭論後，塔尼亞回到小偷的角落。她的同胞們歡呼她，她也回報以露齒的微笑。

塔尼亞又高又美，一頭油亮的黑髮。她的同胞們都十分敬重她，也懼怕她。她提及的冒險故事那麼驚險刺激，以致人都稱她為黑手塔尼亞。任何開罪她的人就有從圈子裏被開除的危險。任何欺騙她的人就有可能要渡過一個硬殼的晚上。因為塔尼亞可能會向守衛投報真的或假的犯法事件，坑害她的敵人。但她對朋友的忠心卻是絕對的，感人的。她又以自己的技巧為榮。她提及如何把服裝店清空一半，叫少女們都笑翻了。她從她們中間挑選最敏捷的，給與私下訓練，顯出她真的能辨識各人的本性。

少女們近乎奇異地敬佩她的能力。她們報告說塔尼亞總是讀書考察。她們說，塔尼

亞一度潛入一個住家，家主出去了，她就在圖書室裏閱讀一本厚重的書，於是睡著在扶椅上，直到家主回來。可是塔尼亞卻不承認自己識字，以為這有損她的名聲。

一個人可以很快就分別出誰是一個小偷，或妓女，或是一個黑社會打手的女伴等。她們沉浸在某種特定的罪惡中多年，以致她們的靈魂也留下那種印記。只要聽她們的談話和作息，你馬上就可以曉得，並不必要問任何問題。但塔尼亞卻是獨立的。她並非沒有高貴的品格。

她會嬉笑地對我說：“不要相信我們小偷沒有道德。在道德上，我絕對反對任何集團進行偷竊，除了我的集團。”

我嘗試謹慎地敲她的心門。我要更瞭解她。我問，那麼多猶太人和難民離開羅馬尼亞，逃避共產的管制，她也要離開嗎？

“見鬼去！”她盯著我說。“我等待的只是脫離這牢籠，回去我的男朋友那兒。他們不能抓到他！我要叫這些無能的共產黨曉得，我們能做些什麼。”她就濤濤不絕地談及這名地下英雄的冒險故事，他的外貌與本事。

那麼有關她的父母呢？

“啊，我的父母！”就如她談到一些

老朽了的家私。“我的媽媽看似少女，於是就有男人，便生了我。爸爸就滾出去！不管他是誰。她最後是跟一個骯髒的老酒鬼同住，每個晚上都被丈夫毆打。還生了許多孩子。”

塔尼亞用那麼多污言穢語加添她言詞的風味，以致不久我就如沒有聽到這些。就如我們會適應一個人的語病。我可憐她。我切望可以觸動她的一根弦線，從那兒發出回音。我恨看見她敗壞別人，卻絲毫不感到內疚。

她的大情人原來是她的姐夫。那個妓女的諷刺也相當準確。她必須與六個同胞同住一房，她就睡在姐夫與姐姐的床上。那時她才十二歲。至於偷竊，打從五歲開始，就有人教她了。

一天她爆發說：“當然我知道所謂的‘不可偷盜。’當員警打我時，他們都會那樣說。我就告訴他們說，你們就是那賊。你們盜取了所有的土地，所有的住家，整個國家。如今你們還教我怎樣做？坐在你們那肥肥的XXX辦公室裏。你們該試試在夏天和冬天睡在布查勒的橋底下，然後才來告訴我不可偷盜。”她尖刻地大笑。“啊，他們把我棒了一頓。我前排的牙齒都掉了。如今我用這

個。” 她就把假牙掏出了來。

她眨眼。聚集過來的幾個仰慕者就同情的點頭。

“塔尼亞，你真的了不得。我絕對不敢那樣講，” 一個曾是布查勒打手女伴的少女月安娜說。她的情人在員警上來時就丟棄她，如今已經跑去了巴黎。其他的少女們看著我，期待我的贊許。我說，“塔尼亞，你真的有勇氣。憑著你的敏捷和能力，你可以為自己做更多有益的事物。你父母的墮落，並不意味你也必須如此。許多偉人都有無用的父母，或是在孤兒院長大的。如果你把心思放在善道，你也能成為偉大。”

“我？成為大名人？幹什麼？” 她就發出一些污穢的可能人物。“不要誤會我。我真的喜歡偷竊。這是我的生命。這是我生來註定要做的。”

我嘗試給一個例子。“有一個非常偉大的人，開始時是一個壓榨他人的抽稅官。他的名字是馬太。但當他遇見主耶穌時，他那麼感動，那麼仰慕主的善良，就放棄一切所有的跟隨祂。這盜賊成為聖徒，獲得赦免，又得到全球人的愛戴。後來他殉道。他寫的福音書人人閱讀。”

“門徒，聖徒，殉道者！她從哪里找到

這些名稱？”塔尼亞譏笑道。

在刑事犯和政治犯中間的鴻溝，鮮少有溝通的橋樑（所有因為宗教被捕的，都被歸納為政治犯）。獲選為房長或巡查員的，總是刑事犯。她們使那些前中上階級者的生活變成地獄。小偷們故意稱她們為“上流夫人”，用百般手段使她們困苦。於是政治犯憎惡刑事犯，不與她們來往。我站在這兩群人之間，自然遭受雙方的白眼。

冊瓦達監牢充滿了名人。她們的作為也被第三者編成故事。“今天早上，正當某某人排隊上廁所時，她看見某某上流夫人正在與前總統夫人，女公爵交談。她們提到的是近來廚房發出的謠言說，所有社會渣滓的墳墓都將被挖開，取下金銀寶石為國家使用。”

有一隊工作小組包括了法西斯婦女。她們的領袖是寇蒂努太太。她丈夫曾經是把羅馬尼亞推向納粹聯盟的鐵衛軍領袖。這名領袖在他寫的一部書裏，誇口說他未曾與一個猶太人握過手，也未曾踏入一家猶太人的商店。

如今寇蒂努太太與猶太婦女一同操勞。但她的偏見未曾改變。

“那刑事犯丘吉爾！”她怒吼道。“他

是一個錫安派，一個猶太人的傀儡！羅斯福肯定自己就是猶太人！因為他們，我們今天下牢。”

守衛對這些婦女並不留情。其他的囚犯攻擊她們。但她們卻有勇氣。因為我嘗試向給她們諒解與愛，她們中間有一個來見我。

“我的同伴們和我決定，當羅馬尼亞所有的猶太人都被排除時，你和你一家將得到例外。”

當她看到我並不感到興奮時，她很驚奇。

其他政客的太太，並自己也參與政治的婦女，都會冗長地談論世界該如何運行。其中一個對我說，“我整夜在思考將來的計畫。你要不要聽聽？”

她沒有給我其他的選擇。

“首先必須有軍事的改革。所有的制服必須是藍色，效忠君王的Royal Blue。帽子要大的。。。”

我說：“非常感謝；沒有需要發展這種計畫。如果所有的制服都是藍色的，那就夠了。”

但有時那些看來愚鈍或簡直就是邪惡的人，還是有些東西可以教導我們的。一個在我們木屋中的東正教姐妹，常常咒詛發誓，

告訴人火辣的故事，又偷竊就如一個吉普賽人。

我問，“想想，你怎樣才能得救？”

她大笑。“一個僧侶教導我如何得救。我堅守兩條誡命，從不渝規。我絕對不審判他人。我又總是饒恕那些得罪我的人。於是神只能饒恕我。”

這不是很好的神學，但她果然擁有她所說的品德。

在1951年，更多共產黨婦女下在監獄和奴役營裏。在冊瓦達，我遇到瑪麗羅拉。她曾在前朝因為帶領革命，於是被監禁。如今她被自己的同志們以“反革命”的罪名，拋在牢中。

但她卻要繼續為共產的理想爭鬥。在那所巨大的婦女監獄密蘇裏，她哺乳兩個月大的嬰孩。過後這孩子就被送去國家孤兒院。她不曉得自己能否再見孩子了。

與她同病相憐的是喬治克裏斯特古，就是我國共產黨的創辦人之一。他在1907年就第一次為社會主義而下牢。他也曾經是我國

共產黨的第一任總書記。如今他七十二歲，還在與我們一同從日出操勞到日落，風雨雪霜不改。

有時我為他的推車填土。他把自己當作馬兒一樣，綁在推車之前。因為在上坡的時候，拉比推更省力。我記得理查在喬治未下牢之前，重複對他說：“在暴政之下，監牢是最光榮的地方。”

他面露微笑。一個守衛向他呼喝。他就趕快把推車拉走了。第二天當我們一同出發時，我輕聲說，“很抱歉昨天我的談話給您麻煩。”

“不，繼續說！在這麼久之後，聽到談話就如聽到了音樂。我饑渴聽到溫柔的聲音，就如我饑渴見到顏色，在這灰色的世界。”

後來他告訴我他的失望。“他們實行的這共產主義並不是我所要爭取的。我感到如果我不抗議，我就是不誠實。”

凡擁有一個信仰的，在監牢就發現我們是多麼的富有。最軟弱與年輕的基督徒，也比最有錢的老婦人和最智慧的知識份子擁有更多的資源可以使用。

那些擁有一個聰明的頭腦，教育，敏捷的，在他們的書本與舞會晚會被奪取時，常

就如一株室內的花草被熱風吹幹。他們的心靈和思想都空了。

一位克魯城博士的太太，一天說：“你們能夠思想，禱告，叫你們的頭腦忙碌，真是有福的！我嘗試回憶一首詩歌，守衛的呼叫就把它打散了。我馬上就轉念到這沒有盡頭的勞工營。我不能集中精神。我不能給自己有紀律。”

“上流社會”的社交花婦女尤其可憐。監獄的生活對她們比其他人更難。她們喪失的物質最多，她們擁有的內裏資源也最少。她們的頭腦裏翻滾的只有橋牌，酒店，漂亮的帽子，週末晚上，和過去的情人。她們的心靈首先投降，就如她們幼嫩潔白的雙手一般。

在工作之後，婦女們就到宗教囚犯這兒來，要求我們說一些聖經裏的故事。這些話給她們希望和安慰。給她們生命！

我們沒有聖經。我們自己也渴求它，多於我們的麵包。我多麼希望自己可以記得聖經裏的話！但我們所能記得的，我們就每天重複。我們在晚上就舉行禱告會。其他在外邊的基督徒刻意記起冗長的經節，知道自己不久也會被捕。她們把財富帶入監房來。正當其他人爭吵打鬥時，我們躺在自己的被褥

上，用聖經作為禱告與默想，重複它的經文，整夜如此。我們從新來者學習，也傳授她們不曉得的。在這種方式，羅馬尼亞一切監牢就流通一本無字的聖經。

我常與理查談話。尤其是在單獨囚室中時。我感到他正在向我傳播消息。我內心深處肯定我們正在彼此鏈接。他正與我同在。我也相當肯定他也收到了我的思想。這些時刻在他的十四年刑期中，繼續出現。我比他早出獄，在外邊我也繼續收到他的資訊。在1953年，我出獄幾個月後，在我的聖經裏有一段記錄寫道：今天理查來看我；他在我閱讀時，俯身在我之上。

我時常懼怕他也被送去其中一個奴役營。他怎能耐得這樣的工作？單單寫書和傳道，已經用盡他的力量。當一個婦人告訴我說理查死了，我不相信。

在運河工廠上，我問每一個人有關理查，常常害怕得到錯誤的答案，可是沒有一人曉得。後來有三個婦女來自瓦卡勒斯提（Vacaresti）監獄，就是許多生病的囚犯送去的地方。每個新來者就如一個郵差。我們問同樣的問題，希望曉得我們獄中親友的狀況。沒有人聽過理查。

幾天之後，這三人中，有一位來見我。

“每逢你提及神，就使我想起瓦卡勒斯提，”她說。“我在那裏不過是暫時罷了。可是卻也遇到一個傳道人。”

瓦卡勒斯提是一所前修道院。僧侶密室的牆壁給敲去，製造更大的空間作為囚室。但有幾間留下給特別的囚犯，單獨監禁。

“當我們在等候使用沖涼房，”那婦人說。“我們可以聽見一個男人的聲音，從一間單獨獄室裏發出來說：‘愛耶穌，信神的善良。’我們都吃了一驚。每個在監中的人都問那人是誰。但當然無人曉得。”

如今她遇見我，她就肯定那人是理查。他看來病重。過了一些日子，他就不再傳道。有人說他死了。

我在暗中流了多少眼淚。我心有多痛。但經過這憂愁，卻生出盼望。我繼續禱告，求主加添力量給那孤獨中傳道的人。

我曾擔心米海也會被捕，送到運河來。他已經十二歲。我卻看見這種年齡的男孩也在這裏奴役。一個名叫馬林的十二歲男孩，和他十四歲的姐姐，也在這裏。他們的父親是一位鐵衛軍的領袖。他是虔誠的東正教徒，也是激烈的反猶分子。當西班牙革命

時，暴民把教堂玷污了。他說：“他們正在開槍，射擊基督的臉。我不能忍受。”於是他就去為法蘭哥戰死了。（法蘭哥後來就成了獨裁者。）

可是人心是多麼矛盾！這位鐵衛軍領袖說：“當基督應許說地獄的門不能勝過他的教會時，祂是估計教會肯為人的靈魂爭戰。如果基督徒不奉行他們的責任，這承諾就不能呈現。”他說的多麼實在。

如今他的太太與孩子因為他而坐牢。他太太說：“當共產主義被推翻之後，我的兒子就成為羅馬尼亞王，因為米迦勒王不再會回來。”

鐵衛軍的風潮充滿了內裏的矛盾。它的創辦者柯迪努以屠殺為榮。他不單殺猶太人，也殺非猶太人。可是當他被敵人勒死時，卻說了一句話：“一個人怎樣死並沒有相干。要緊的是他怎樣復活。”

他們在冊瓦努給我們明信片。叫我們寫信回家，叫家人在某個星期日来拜訪我們。起初我很擔心會不會是一個陷阱，暴露我們朋友的名字，警方就能逮捕。於是好幾天我一直在想：我能寫給誰？他們還在外面嗎？那麼多人已經被捕。

我四圍每個人都在忙著寫信。每個人都問自己，她還有沒有一個家。她還有什麼人可以收信。可能她的孩子已經失去信心，或已經被捕。她的丈夫可能已經下牢，或與另一個女人生活了。我看見那麼多悲劇。

到了那親人探監的大日，卻看不到什麼悲劇。因為我們的親屬雖然來了，獄方卻不容許我們出去見他們。

在星期日，晨鐘未在五時敲響之前，我早已經起身了。外面看來還像深夜。籬笆上有冰塊。我盼望早晨快點來到。

最終天亮了。我跑出去，希望可以看到在閘門等候的訪客。那是相隔好遠的，中間有三層刺釘的鐵線網。最外的一層，外邊便是禁地的空間。

我看見我的兒子。如今更高了，也更加瘦，穿著貧乏的衣服。我也認得站在他身邊的男人，正是我們教堂的牧師。（後來有些不幸的事發生了，造成我們的隔膜。但我們依然感謝他和太太在困難的時刻給我們的幫助。如果他目前憎恨我們，我們依然愛他。）

我不斷揮手，可是他們卻看不見我。因為我們囚犯們都擠在一起。我趕回木屋，告

訴鄰床的婦人。

她看著我——我的破布衣服，左右不同的鞋子，還有我夏天大衣的殘餘部分，並綁在腰上，當作腰帶的繩子。

“那可憐的孩子會給你嚇壞了。你這個模樣，”她說。“把我的衣服借去用吧，至少它還是一整塊的。”

塔尼亞借我一條顏色鮮豔的吉普賽長裙。瓦利亞把一塊白頭巾裝飾我的頭髮。又有人借我長襪，手帕。正當我們欣賞我的新服裝時，房子裏卻爆發了爭鬧。

站在當中的正是東慈利。她得勝地呼叫說，我們過去一個星期的工作量不達標，於是取消會客。

可是這些訪客是整夜從布查勒特地上來的。他們花盡了自己的積蓄，但我們卻不能獲得他們帶來的衣服和食物。

這群訪客約有三十人。他們整天在大門外等候，希望獄長會改變她的決定。可是獄長不改變。我們甚至連遙觀訪客的機會也沒有。守衛們把我們趕走，不許站在圍籬旁邊。守望臺上的槍口如今轉向我們。有婦女冒險上去偷窺，就回來報告說：“他們還在那邊！”但到了黃昏，他們都走了。

如果獄方堅持要每個人都完成工作量，

就難以獲得看見米海的機會了。因為有一大部分的囚犯來自吉拉瓦。他們長期饑餓，生病。絕不能達到指定的工作量。

但獄方又讓我們再寫明信片。

過了幾個星期，米海再度上來。這次沒有處罰。但次序是按照姓名的字母排列。我的名字總是排最後。可能天黑了還沒有輪到。

婦女們輪流借衣服。

“我這樣穿如何？”

“好極了！”

大多數人都整晚思想怎樣說話，重複一次又一次該說的話。但當會面時，她們連一個字也說不出來。太激動了。如果你嘗試問及親友的消息時，守衛就打斷。連訪客送來的衣服，也為種種理由不能過關。這會晤帶來憂愁多於快樂。

其他人悲傷地看著我們。可能再下一個探訪日，就是兩個月後，她們就有機會？

我們有親友訪問的，就被帶去靠近圍門的一所木屋。這當然不是“一整天與你的家人同在。”這是十五分鐘，站在一個房間裏，相距十米，守衛聽到每一句交談。

但當我終於有機會看到兒子時，我忘了

我是一個囚犯，也忘了我的樣子，我的所在，只曉得用眼睛擁抱他。他是多麼消瘦，多麼嚴肅！我只盯著他，他也盯著我。十五分鐘就像眨眼一樣消失了。我們幾乎沒有說話。在那裏也不可能說什麼隱私的話。

他就如數以千計的男女孩童一樣，遺棄在外，沒有父母的引導。共產黨就從中得利。就如浪子的故事，那個浪子失去一切錢財後，被人打發去喂豬；這些喪失雙親的孩子們就被送去生活在豬一樣的主義中（豬主義）。我就對米海說：“信耶穌！”因為知道唯有祂才有永生之道。祂才是一個孤兒最好的嚮導。

米海在我的眼中看來非常漂亮。每個母親都相信她的孩子是最英俊的。這次的會面後來開花結果了。我後來才知道這句話給他極大的幫助。

守衛粗暴的把我推出去。在我們的木屋裏，每個人都圍過來問米海說了什麼，他的情況怎樣。但我只是搖頭。我幾個小時不能說話。我的心不在監牢。它已經去了別處。

那個晚上，許多人的親屬沒有來拜望。她們空等了一場。如今她們躺在稻草被褥上，大聲哭泣。

第九章

硬殼

每間木屋都有一個婦女在晚上值崗。你該看守的是什麼，他們卻不告訴你。（我想這是為了防備有人自殺），但你必須時刻站立或行走。打瞌睡的刑罰是殘忍的。

這房間當中，懸掛著的一盞燈，在風中搖晃。成排的婦女翻轉，滾動。一些人大聲打呃。一些在夢魘中驚叫。每一張臉上都顯示受苦與懼怕的痕跡。這些是多冗長的時刻。外面風聲怒吼，多麼悲涼，就如它把這些彼此陌生的人們吹到一塊兒：老年的，青年的，時髦的，鄉下的，和來自城市橋下的。她們唯一相同的，就是都在痛苦中。

我小時不喜歡晚上，這時卻渴望黑夜。因為只有黑夜才能脫離殘忍的勞作。但黑夜臨到後，我卻不能入睡。我便起來，為我們木屋中的婦女們禱告；也為全營的婦女們禱告；也為共產世界百萬計的囚犯；也為在西

方世界睡得安穩的基督徒們禱告。我想也有一些西方基督徒正在為我們禱告吧？

有一次，我既然睡不著，就想代替一個站崗的婦女守夜。那晚是塔尼亞值崗。可是她馬上就拒絕。她沒有失眠問題。

“不，你自去睡，”她說。

後來，她看見我依然醒著，就過來坐在我的床上。我們細聲交談。她告訴我，她其中一次的偷盜經歷。那時她正在一所四千人的婦女監獄裏。她說其中一個囚犯，正是前朝政府當權時，這所監獄的主管！

“在戰爭期間（那時反共政府當權），那位主管可以向監禁中的共產黨任意而行。”塔尼亞說。“但如今她卻自己落在這監牢中。”

我說，“我們生活在兩個世界中：物質的和屬靈的。但只在物質的世界裏，才有神和人的律法說：‘不可偷盜。’ 在屬靈的世界，卻有許多好東西是可以任意偷竊的。你可以偷一切的真知識，機智，與友愛。在物質世界，如果你偷了我的東西，我就損失了一件東西。但在屬靈的世界，我卻完全沒有損失。我不反對你作為一個小偷。只是你不曉得該偷的是什麼。無論你今天盜取什麼物

質的東西，它總會丟失的。若不是在明天丟失，也會在你死的日子丟失。但智慧與神的知識，只要你從一個人偷得，就是永遠屬於你了。”

可能這話並沒有空說。深藏在我們靈魂的底下，我們都曉得“不可偷盜”（除了屬靈的真智慧）。在我們裏面有聲音說，“不要貪圖別人的東西。不單是他的物質，還有他的名譽，和他的隱私權。” 神安排人，就如天上的星星，都是保持相當的距離。祂給我們害羞，慚愧，驕傲，懼怕，作為圍籬。沒有人可以跳越這圍籬，不請自來的偷竊他人的私有事物，個人的隱私。每個人就如一顆原子。凡硬入它範圍的，就要引起爆炸，發出毀壞世界的能量。

雖然她自己時常饑餓，但塔尼亞卻不會忘記小鳥。每個囚犯都在自己的床上吃自己領到的一小塊麵包。小心持住每一點零碎。每一粒渣滓都是珍貴的。這是我們擁有的唯一固體食物。但塔尼亞卻把她的零碎灑在窗沿上，給麻雀吃。

有一次她對一個鄰舍說，“你們真是基督徒呀！你們只會談。從來不會分給小鳥。”

看見這些少女把她寶貴的麵包碎，分給鳥吃，叫我開始懷疑人是否是全然邪惡。人的本性有時會顯出特殊的善意。

西藏人會把一種小糕，放在大石頭上，給野鳥吃。思文赫丁（Sven Hedin）說，當他在西藏山間迷失道路時，就是靠吃這種小糕活命。野生動物不也是神的創造物之一嗎？

在女殺手和一切刑事犯當中，有時你也可以找到一小塊無私的善良。

在冊瓦達（Cernavoda），每個星期日都有講員來宣傳無神論。正當我們渴望得到一點休息時，他們就逼我們排操到大會堂去，聽一個女講師。她首先告訴我們，她想到的神是怎麼樣的。她又警告我們說，凡談及神的，就要受處罰。

“在外面，如今每個人都是共產黨了，”她解釋說。“只有你們堅持宗教。我們的目標就是教育你們，脫離這種迷信。黨方如今當權，黨曉得萬事。你們不是在監牢。我連《監牢》二字也沒有聽過！你們如今正在《再教育中心》。你們正在建立自己未來的快樂！你們正在為將來的一代服務！只要完成每日的工作量，你們就能加速自己

的自由，成為新公民了。”

以後就是宣傳的歌劇會。我們當中有些臨時的演員和歌手。一些是德國藉的羅馬尼亞公民。他們必須唱共產黨的歌曲，譏笑德國，稱頌蘇聯。我可以感受到他們感到的羞恥。身體的傷害在幾個小時之後，就可能忘卻了。但叫人羞恥，就算是看來不過是小事，卻是傷及靈魂。如今我才開始明白為何聖經說，耶穌“被戲弄，鞭打，釘在十字架”——過去我不明白為什麼這被戲弄也值得提。如今我知道它會怎樣傷害一個人。它是不止息的。

一個德國藉婦人站在臺上。她中年，曾經一度是漂亮肥胖的。她又唱又拍手。在高音節時，她的聲音沙啞。

前排的官員們大笑。有什麼比一個褪色貴婦的‘自我嘲弄’更為有趣的？那婦人在繼續唱時，眼淚也流了。

過後是一個婦女的詩詞朗讀。那是稱頌蘇聯人如何救我們脫離納粹：

蘇聯母親，多謝您
為我們完成的大功！
光榮的紅軍

顯示我們一條新路。。。

每個出席的人都必須大聲歡呼這些玩弄。房長們帶領。任何不興奮的人，就要被對付。告密者們仔細觀察社會腐敗分子的反應。

我不能批評參與這種活動的婦女。她們已經累壞了，投降了。當一些人被折磨時，另一些人卻得到一小時的歇息。每個人都服從指示這樣做：羅馬尼亞最出名的宗教作曲家奧利巴拉克（Aurel Baranga），也轉而寫共產黨的國歌。他如今也在這運河的奴役營中。

很少人堅持不投降。連那些堅持的人，也會受到這種每個星期日的思想灌輸。他們每天把垃圾向你丟，肯定有些會貼著你。

我卻不能稱頌或歡呼。每個人都彼此說：“假裝吧，有什麼困難？省得挨打。”可是當我聽到神與我祖國被譏謗，我就不能歡呼。禮堂後面總有人站著，我就藏身在她們後面。

可是我還是逃不掉。有人舉報我。在黃昏時分，他們就帶我到營長的辦公室。

這女營長說：“聽說你在今天的再教育中，沒有拍掌。你的行為顯示你還是一個反

革命分子。我們曾經嘗試善待你。如今必須用別的方法了。”

他們就把我帶去守衛室，把我放在一只硬殼裏。這是建設在牆內的小箱子，僅僅夠你站立。鐵門有幾個透氣的小洞，下面有一個小縫，讓食物進來。

每一所監牢都有硬殼。它能軟化一個犯人，叫他願意承認一切指控。在運河這是最普通的處罰。

過了幾個小時，我的雙腳像火燒。我頭上的脈搏疼痛地慢慢跳動。他們要我留在這裏多久呢？我可以在這個光景下維持整年嗎？我想，這種邪惡正在蔓延整個世界。它將會折磨另一些國家的百萬人。這是瘋狂的道路。我曉得有人在這種箱子裏發癲了。他們讓恐怖的思念勝過他們。但如何逃脫呢？

理查曾經告訴我亞托斯山的僧人，不斷地重複“心之祈禱。”他們按著每一心跳而說：“主耶穌，神之子，憐憫我。”我也曾用這個。

在箱子頂部有水滴下。這是單調的聲音。為了消磨時間，我就使用聖經的意義，數算它們。

- 一：有一個神。
- 二：兩塊律法的石板。
- 三：神是三位一體。
- 四：地的四角，基督將會從四方收集祂的選民。
- 五：摩西五經。
- 六：啟示錄裏的獸之數目。
- 七：聖潔的數目。

但水滴的聲音繼續下去。當我抵達十五，十六時，這些數目對我就不再有意義了。於是我又從頭開始。

我不知道自己作了多久，但到了一些時候，我開始大聲哭泣。我知道必須發洩，免得精神崩毀。

“一，二，三，四，”我又再哭。又再開始“一，二，三，四。。。 ”過了一段時間，這些數字不再聯繫。我已經不曉得自己說的是什麼。我的思想已經停止，就如停電了。但我的靈魂卻繼續向神說話。

我該加以解釋這個，因為這是在監牢活命的關節。你面對的擔心和愁苦那麼多，以致你希望自己的大腦可以“停電”。你急切尋求解脫，但卻被自己的思想到處追趕，叫你陷入更深的精神危機。就如一只受傷的腳

必須用石膏包紮，給它安息，一個受折磨的大腦也需要休息，才能痊癒。

言語是一種不完全的工具。當我說：“我愛蘋果餅乾，” “我愛我的丈夫，” “我愛神，”時，我是用同一個字表達完全不同的意思。在愛與恨之間，有那麼多感覺是不能用言語形容的，就如一與二之間，可以有無數的分數。一個母親對她孩子的感受，不能用話語恰當的表達。她也通常不用尋找什麼字。她只是妮妮吶吶地對孩子說話。那孩子聽到就歡喜。

於是有些言語是支離破碎的。在一個人大喜樂或忍受大苦難時，他們會發出一些字典裏沒有的言語。這是對神對人的愛。思想停電了。就如聖經說的，“那說方言的，不是對人說，乃是對神說”（林前 14：2）。

在硬殼中，這思想的中斷保存了我的理智。在其間，有奇怪的聲音從我深心發出。過了一兩個小時後，我的頭腦清醒過來，它已經獲得了休息。

一天之後艾伯尼中校到這些運河奴役營進行官方巡查。這是敏捷銳利的。他行過冊

瓦達的周遭。沒有說什麼，只輕賤地看了看灰色衣服，像鬼一樣的婦女們。當他即將離開時，一個吉普賽少女跑上去見他。她不消數言就把心中的消息傳達了。她曾秘密地會見一個秘密員警少尉，如今她懷孕了。

艾伯尼就給布查勒作了一份報告，於是就有官方調查，爆出許多事件。結果是所有的婦女都被從冊瓦達遷移到數哩外的另一個奴役營。這營稱為“四公里”營。

第十章

四公里營的冬天

我們一早就離開營地，到多瑙河岸邊工作。我們必須把一袋袋的石頭投入河裏。我們從早到晚，把沉重的石頭運送到一條平底船上。這船就到指定的地點，把石包從船邊投下。每次總會有水反彈上來。我們不一會

兒就渾身濕透了。刮過平原的冰雪風，把我們的衣服都凍僵了。這些衣物就成了鐵甲。我的手指破裂，因寒冷而腫脹，又被重石壓傷。

在黃昏，當我們回去木屋時，只能睡在濕衣中，因為無法把衣服弄幹。如果你在晚上把衣服掛著晾乾，肯定失去它。我就把濕衣當作枕頭，早上就再穿上。我多麼希望看到一點陽光。寒風簡直是把我發抖的瘦削身體吹透了。

第二個星期，我被轉移到推石的工作，負責把石頭搬上推車。其他的婦女就負責推上船，投入多瑙河。我至少可以免去弄濕自己。可是這些石頭銳利，常常割到手。我的手指甲都破了，流血。我那麼疲倦，以致幾乎忘了疼痛。我似乎在夢中。總覺得自己漂浮著，離開地面數英寸。

彎腰，雙手拔起一塊大石，駝背行二百碼，到石堆去放下。再去重複另一塊石頭。我詫異自己的腰能否再伸直。

在下午，一輛車從地平線出現。婦女們懼怕的看了看它。沒有人說話。連守衛們也懼怕。這車子閃閃發亮，嶄新的橋車。它只能意味一件事：秘密員警。可能是要帶一些囚犯回去問話。

每個婦女都默默禱告。沒有人希望會回去囚室裏，經歷整夜的酷刑。

守衛們馬上呼叫。房長們和她們的助手，總是比她們的主子們更激烈執行任務，就大聲重複上頭的命令。

我們馬上就放下心頭大石，沒有人被帶去。原來那車來，是為了把一個年輕的婦女帶來，交給守衛處理。寒風把她的布衣吹貼在她瘦削的軀體上。她恐懼地看著我們。我們都在白色的石粉中成了白人，只留下一雙大眼，就如化妝晚會中穿戴的死亡面具。

守衛們把她推向我們。我看到她沒有穿鞋。她開始工作。這是可憐的事。她試圖拉一塊大石，不過幾寸，她的腳就絆到，跌傷膝蓋。她掙扎爬起來，再移動數寸。她那沒有人色的蒼白面孔只能意味她已經在地下囚室裏挨過了幾個月，或幾年了。

那個下午沒有幾乎與她談話。她還能生存回到營中。我們經過守望臺，領頭的守衛喊道：“報告：帶回350名匪類。”

那天晚上，當我完成了兩個小時的削馬鈴薯皮之後，回到木屋裏，看見這女子躺在靠近我的一張剛添加的床上。石粉把她都弄白了，除了臉上的淚痕。我帶一些水來幫她清洗。她看著我，幾乎不能相信。

在她復蘇一點後，其他人也圍過來。

“可憐的，她還未到三十歲吧！”

“她挺漂亮的，不是嗎？”

“我們必須找一些東西給她當作鞋子穿。”

“還有衣服呀。她簡直穿著破布。”

一位德國女演員從她的包包裏找出一間壓皺了的舊衣服。另一個送來一對拖鞋。這些寶物，這麼大方的送給她，叫她的眼淚也湧出。她慢慢告訴我們她的故事。

她已經在內政部大廈的地下囚室度過了兩年。在這期間，她曾經十天不得睡眠，問話官輪班拷問。強光日夜照射她的臉。如今她只能看見伸手能及的距離。

但這一切都無所謂，她只有一個重要的問題。

“我們在這裏可以看見自己的孩子嗎？我有一個兒子，一個女兒。我兩年沒有見過，也沒有聽見他們倆了。我把他們留給我媽媽，但我媽媽將近七十歲，身體也不好。”

她的問題就如乞丐的椰殼碗，伸到我們各人面前。我們嘗試安慰她。我告訴她我與米海的見面。可是這卻是一項錯誤。

“你的意思是說，我們必須隔離整個房

間那麼遠？但我不能看那麼遠！”

她哭泣，把臉轉向灰色的枕頭。

在以後的日子，一些婦女們嘗試發現她其餘的背景。可是她已經建立了一堵圍牆，不再透露任何消息。由於她那麼虛弱，我們在石山勞作時，就給她一切我們所能給的一點兒幫助。我給她一點我的麵包，並和她談話。

“如今我們曉得為什麼基督在最後的晚餐，為餅和酒祝謝。通常我們只為食物祝謝。但在這裏我曉得，每一點食物都有它的地位。這裏的人，如果獲得豆湯和一點麵包，她們不會只說，‘我有一些豆湯。’她們會說：‘我有一些豆湯和麵包。’每一點食物都值得感謝神。”

她突然投在我的手臂裏哭泣。

過來一會兒，她安靜了下來。

“我的媽媽就像你一樣虔誠。我多麼希望可以再看見她，摸著她！她是我們都依賴的。我卻那麼愚鈍。如果我聽從媽媽，該多好。”

她就告訴我有關她的故事，又是一個忠心的共產黨故事。這種事件如今越來越多。在1951年，更多的黨同志們被自己的同胞逮

捕，下牢。看見這些人的困頓是一件可悲傷的事。法西斯黨（一種極右派）可以在憎恨中打滾；他們曾經風光一時。基督徒可以愛；他們也將會得勝。可是這些共產黨婦女卻什麼也沒了。她們曾經相信黨方，把黨方當作神一樣地崇拜；如今卻無辜受害。她們比我們更痛苦。我們基督徒從開始已經看見什麼將會發生，心中有數。她們卻完全沒有預料同志們會那麼無情地宰割她們。

可憐的海倫娜。她曾經是教育部的高官。她的丈夫也是黨方的高官。海倫娜無私地為黨服務。她的座右銘就是“勞動階級精神。”她那兩個孩子也在共產黨少年團長大。

“我曾樂意為共產主義而死，”她說。
“那時我相信當共產黨得勝時，就會把羅馬尼亞變成一個樂園。”

然後她與一名雕刻師發生戀情。

“如果你計算他能在一周之內雕刻多少尊史達林的石像，你就會說他相當了不起。”

可是那位雕刻師卻開始對她感到厭倦，就離棄了她。海倫娜感到苦澀。在沒有提防的當兒，她對一個朋友說，“這雕刻師是一個幫助山中自由軍的傢伙。我與他來往，是

糟蹋了自己。”

那位朋友卻是一個激進的共產黨員。她向秘密員警舉發那個雕刻師。員警就逮捕他，給他大大的酷刑，直到他神經失常了。

海倫娜自己過後也被逮捕。她曾與這人同睡。她曉得這雕刻師與反革命分子的來往。如今她必須說明真相！海倫娜說那不過是一時的氣話，其實這雕刻師也是一個真誠的黨員。但這解釋無用。她的兩年夢魘就開始了。

最後她被帶上法庭。雕刻師也在那裏。他們只用十分鐘的聽證，就給了十年的監期。那男人完全崩毀了。他在整個審訊過程中，也不看她，也不說話。

更糟的是，她的丈夫也在場，還有兩個孩子。秘密員警當然不會放過他們。她丈夫就失去職業。孩子們被輟學。他們在街道上被他們的玩伴們割傷。

“我每晚都夢見這個。就是在白天我也會幻見格裏哥利。我看見他在法庭中，面色灰白，眼睛就如死魚。我怎麼會這樣做！我們為什麼會相見！”

我想起理查的話說：地獄就是坐在黑暗中，想起過去的罪。我們的過去記憶如火燒。你沒有任何防禦 —— 沒有書本，收音

機，沒有任何事物可以把你的思念轉移。在那地獄裏，沒有什麼能夠蒙蔽我們的自我。新道德理論沒用，幫不了忙。在地獄，你曉得新道德不過是舊情欲。海倫娜的後悔是可怕的。我明白她的感受。

幾乎監中的每一個婦女都有相似的後悔。幾乎每個人都在某種程度上虔誠。自稱是無神論者會自發地呼叫神，令她們自己也驚訝。每個人都希望神會聽我們的意欲。我們希望神會成為我們的僕役，行使我們的意旨！

這些禱告是求錯了。這就如求二加二不等於四。累積罪惡只能帶來不快樂與後悔。最叫人懊悔的，是性放縱，包括婚外情，不忠於伴侶，與墮胎。婦女們切望可以談及它，好減輕痛苦。我記得大衛曾在性犯罪之後，說：“罪過得蒙掩蓋的人，是有福的”（詩篇32：1）。神已經把我們的罪掩蓋了，人無需再打開，翻查舊賬。

在我們的木屋中有一個拉度夫人。她是布查勒一位有名的生意人的太太。在戰前的社會，拉度夫人是人人聽聞的。但如今她的老朋友們都不能認得她。過去她曾是戴著巴黎披肩，帽子，珠寶的交際花。

如今這枯瘦的面孔，卻發出過去時髦的

口腔，聽來奇怪。（做人還是樸實一點好。）

在傍晚，當我們坐在自己的草席上時，她看見我正在觀看這奇怪的人群，包括罪犯，妓女，修女，農婦，博士的聚合。

“你的結論如何？”她問，同時撥開她汗油的頭髮，就如舊日的手勢。“你看到這一切，現在你怎樣想？至於我，如今只留下一種想法：就是如果我能獲得自由，就算每日啃麵包皮，也很快活了。”

就如許多像她一樣背景的人，她對自己的浪費時間深感懊悔。她時常遲疑地對我暗示，希望說出來的內裏折磨。她有時會來，坐在我的床上，有時從房子對面看著我。我總是回應以微笑。

幾個星期後，她告訴我她的難處。當共產黨得權時，她丈夫已經去世，留下一個小孩。她沒有錢，也沒有美容了。

“我所愛的一切可愛東西都失去了，”她飲泣說。“我必須工作，我的雙手都糟蹋了。我所有的舊相識們都回避我。然後，我有一個機會再婚。”

她又時髦的撥開頭髮。

“但一個男人總是不要另一個男人的孩子。我曉得我那可憐的珍妮，那時她才三

歲，是一個妨礙。於是。。。 ”

她的汗從額頭上冒出來。這是一場掙扎，要說或不要說。我接手在她的身上。她又開始說：“我開始忽略她，不好好地餵養她。這不是故意的。至少。。。這孩子太會哭了。我常向她呼喝道‘閉嘴，小妖精！’她越來越瘦。但我不管。”

她把這些說出來，似乎要死了。她抓住我的手，扭捏著，就如在產難中。如果她不把全部真相說出，就不得釋放。

“我不理會，”那乾枯的聲音說。“我丟下她，自己出外。與新男朋友一同去玩！我以為他就是我的救恩。”

“在寒冷的冬夜，當珍妮睡著時，我就打開窗口。我希望她會掉被，受寒。當然，如今我才發覺這個。那時我是告訴自己說，‘新鮮空氣有益孩童，我不該過度寵壞她。’我沒有殺死她，卻讓她死在疏忽中。”

她低聲說最後的一句。當時只是我們二人的談話，並沒有其他人聽見。那時房子的五十個婦女正在各自喧嘩。

“我從來沒有對任何人談及這個。我曉得這是不能寬恕的。”

我嘗試告訴她不是這樣的。我說在福音

書的希臘原文，基督是“Christos，”意即恩慈。因為除了恩慈，我們不能想像祂會是怎麼一個樣子。恩典與赦免就是祂的外號。

她說，“如果我還能出去，我只有一個願望，就是成為善良。因為在這裏我看到，不善良是怎樣的一回事。”

我回答道：“但沒有一人真的好。於是使徒告訴我們說，如果我們說自己無罪，便是撒謊。但如果我們承認自己的罪，耶穌就赦免。”

拉度夫人最後發現，那位新男朋友原來是一個男妓。她成了他的一個情婦，得到一些小費，讓她可以不必從事工廠勞作。於是這種不很妥當的生活，加上她過去的上流身份，就成了她下牢的唯一“控狀。”一個妒忌她的鄰居指控她來自“社會渣滓”的背景。她就得到兩年的“管教刑期”，無需審訊。

我在奴役營和監牢中，遇到許多奇特的故事。在四公里營有一位老婦，人稱她為祖母使徒（Granny Apostol），她的罪行是，她曾經善待一個神經失常的人。

那個失常的人是一個印製錢幣的老工人。他曾經印出一種小錢幣，其上寫道：“尼古拉，羅馬尼亞皇帝。”當然他本身就是尼古拉。他最喜歡的就是分發這種錢幣給人。“保留這個，”他會解釋說。“當我登基時，擁有這錢幣的人就成為我的部長。”

秘密員警就逮捕這名可憐的皇帝，又調查他的一切朋友。每逢他們發現一枚這種奇怪的錢幣，就有一個男人或女人被拉去問話。軍事法庭就發出十五或二十年的監期。

“可恥極了！”忠誠的黨工人海倫娜叫道。“難道你不能證實自己的無辜嗎？”

“我當然可以證實。可是向誰？神與王都離開好遠，就如當我還是一個小女孩時他們常說的。如今還是這樣。那些黨員們嗎？他們都是無知的，或是都是疑神疑鬼，什麼都會怕的。”

我們的新統治者們，不但無知，而且以自己的無知為豪。過去辦公室的差役，如今成了秘密警官。這種無知是整個政府的問題，我們最高的領袖喬治古，也是一位前鐵道工人。那時流傳一個笑話：喬治古向戴高樂誇口說，他已經把羅馬尼亞通國的文盲都消除了。他問：“你們法國呢？”戴高樂將軍回答道：“也是，不過在我們的外交部

裏，還是有些不太懂文字的。”

運河的官員從來不會和骯髒破衣的婦女們談話。但如果情況逼得他們與我們說話，他們總是重複黨方的口號：“人類世界產生了四個偉大的人物：馬克思，英格斯，列寧和史達林。”如果你問他們有關柏拉圖或貝森或愛迪生，他們就無話可說，因為他們未曾聽過這些。

當權者的愚蠢，和他們手下官僚們的懼怕，就使被捕的人數大大增加。

有一個女醫生無意中說，西方生產的體溫計是她的首選。因為那種體溫計比俄羅斯生產的容易讀。在她下牢不久，就在監中遇到她的助理護士。那護士的罪名是“不舉報上級的邪惡言論”。而另一位“忠誠”的護士則投報了。

另一個奇怪的衝突，是在兩位婦人之間。她們都是上流社會的宴會常客。一位曾是卡勒王的情婦，另一個則是共產黨內政部長喬治古的情婦。兩個都因為吹噓過去的風光日子，而惹上麻煩。前者由於跟王族有關係，當然被捕。後者因為透露太多有關新任部長的奢華，說他擁有五十件大衣，他的名酒和黑魚卵宴會。於是該部長就把她逮捕下

牢。不久他本身也被自己的同志們逮捕下牢。

我也遇到數以百計的基督教異端派，因為拒絕與當局協和，就被逮捕。其中有基督教科學會婦女，有耶和華證人會，和神道會(Theosophist)。

“今天肯定是星期六，”小安娜叫道。“肯定是。因為他們正在毆打安息日會員！”

每逢星期六，這一派的婦女們就被命令工作。每次她們都拒絕。她們被粗暴地對付，但沒有什麼可以改變她們。東正教和天主教並更正教徒，為了避免被打，就連星期日也工作。但安息日會的成員們卻周複以周地受苦。

許多婦女下牢，是因為看見童貞女馬利亞的顯現。有人指著一間教堂的窗口叫道：“看哪！童貞女馬利亞！”馬上數以百計的人就聚集觀看。警方就來逮捕。雖然幾位神父都警告人不可圍著看，人群依然聚集過來。

員警以為，只要把那玻璃窗打破，就可以解決問題。可是貞女馬上在旁邊的窗口出現。於是整排窗口都被打破了。這現象就移

上維多利亞街，出現在員警總部的窗口上！

在警員本身看見這異象後，才開始大事逮捕（許多員警都有濃厚的東正教背景。）

“這是一場大抽獎遊戲，”舞會酒店的皇后，德裔克拉拉說。“有時你抽到一張標明《監獄》的彩票；有時抽到《自由》。”

拉度夫人說，“我要抽到的是《西方》彩票。”她轉向我問：“你呢？”

我說：“好久以前我已經抽到我的彩票了。它寫著《樂園》。”

在晚上十一時，木屋的門突然打開。六個守衛操步進來，大聲喊道：“每個人起來！”

“營長巡視！”

鐵軌錚然作響。“鏘！鏘！鏘！”

懼怕的婦女們半睡中爬起來，個個戰抖。

那肩膀寬闊的營長穿著全套的制服進來，戴著軍帽，發亮的軍鞋，就如她正在進行軍方的排操。

“婦女們！我要一切能操外國言語的人

向前跨一步。我的意思是外國言語。不是蘇聯或塞比亞話。乃是英語，法語之類。”

一些婦女向前跨一步。這些都是教師，記者，過去的宮廷婦女等。我們的名字被詳細抄下。守衛們試圖看來沒有那麼愚蠢，於是越發可憐。最後那個“雙 V Wurmbbrand”被填入法德語的一排後，他們就離開了。我們失去了兩個小時的睡眠，加上兩個小時過後的爭論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為了找翻譯員，” 克拉拉肯定說。

“美國人來了！”

“還有法國人！”

“幸運的母狗，” 一個妓女說。“你們為什麼只因為說自己懂得幾個青蛙字，就可以得到舒服的工作？”

“克拉拉，你又如何？你怎麼說自己會法語？我們知道你是德藉！”

“不懂法語！” 克拉拉大笑。“我親愛的，我的法國腔是有名的。Oui, prince, je languis, je brule pour Thesee.” 她就拍掌和音，看著祖母使徒說：“Que dis-je? Il n'est point mort puisqu'il respire en vous. Toujours devant mes yeus...”

“好了，夠了，讓我們睡一會呢！”

但刑事犯們卻爆發出惡語和妒忌。幾乎到了黎明，我才開始一場充滿不安之夢的小睡。

但當我們走過平原時，我的心卻感到輕鬆。這會不會是真的？做一個通譯員？在溫暖的辦公室裏？不必再受這種寒風？果然有國際的大事件發生了？我們的石礦充滿了謠言。

我在那天與一位瘦小的猶太婦女一同工作。我多次在營裏看見她。她的微笑總是甜蜜安靜的。在眾多焦急的面孔中，這種安詳給人帶來心中的平安。我留心防備守衛，私下向她提及昨晚發生在我們木屋的事。

“每一個木屋都有同樣的事，”她說，“在每一個奴役營都是。有時他們會進來問誰是外國人。於是德裔人士和猶太人就趕快呈報名字，以為她們將會獲得移民的許可。但這都是把戲。只為了干擾你的睡眠。”

不久我就發現她說的不錯。這只是另一種方法，消耗我們的心思和意志。多次他們在午夜後又來調查。有一次他們來寫運動員。於是就有謠言說，羅馬尼亞缺少參加奧林比克的選手。任何能跑，能跳，能游泳的就要被取去訓練！大多數人都不太能走動了，但人人都以為自己符合資格。

這使我們更樂於接受重教育。他們成立了一個女性的歌詠班，教導共產黨歌曲，開始時，是唱共產國際歌：

“起來吧，地上所有饑餓的人。。。 ”

“由我們開始！” 安妮就和聲唱。

有一套戲劇稱為“真正的快樂”。它顯示出，為社會主義建立運河，是真快樂。其中又赤露了資本主義的可怕剝削。當黨方叫我們為美國饑饉中的百萬人痛哭時，我看見真的有些婦女流淚。

在成功消解了美國大叔的陰謀之後，（美國佬試圖干擾我國的運河工程），共產黨青年就高聲唱：

“我們多麼愛史達林國父，
我們在黨內的喜樂，永不止息。。。 ”

最叫人悲傷的是，戲劇終結時，眾人都歡呼拍手。至少有些人是真的歡呼。在酷刑者和受行者之間可能產生一種‘愛恨’的關係。囚犯們常用好聽的小名稱呼毆打和戲弄我們的守衛。

“蓋房子之前，先清除沼澤！”年輕的守衛會重複這些口頭禪。我們從經驗中曉得，必須十分小心這些二十來歲，剛從黨校出來的青年男女守衛。這些眼睛空洞的青少年可以比任何人更殘忍。她們的腦海裏還存著黨方的訓誨。

她們被派到運河數年，在荒漠看守囚犯，與我們一起步行數英里到石山去。她們在我們操勞時，站在我們一旁。有時她們會與我們說話，雖然這是嚴格禁止的。

過了一些日子，她們開始察覺她們不是在對付‘匪類’和“寄生蟲”。這些囚犯不過是農婦，就如她們自己的家裏人。那時我國正在推行集體農場。土地和畜生都被當局充公。當這些守衛聽到她們自己的親屬也在饑饉，也有被捕的，她們就開始懷疑。

她們不再以自己的職業誇耀。然後她們對黨方的信心也開始動搖。這時官方也大事壓迫教會。這就叫一些守衛大大改變。

在四公里營有幾位女學生囚犯，因為參加愛國學生組織，所以下牢。其中一位十五歲的瑪麗亞極其美麗。奴役似乎只添加她的美容。她的皮膚變得透明，黑眼睛更加清

麗，骨骼結構更為曲線型。她發現人們對她的喜愛與仰慕，於是充滿了自信心。

過去曾經向我顯出一些慈愛的守衛妮娜，很受這名來自另一個世界，家教嚴謹的少女的吸引。

“哎呀，可憐的女孩。她只是一個孩子！她們說，我將會處理匪類和兇手，可是這是怎樣的少女！”

一天妮娜問我的一位基督徒朋友卡琳，“你是一位修女嗎？”

“不，我是一個牧師娘。”

“呀，她們告訴我說你把自己的麵包也給了別人。你這樣做會害病的。現在你就去廁所，把手伸上右邊的窗口。”

她就去。當她伸上手，就收到外面有人遞上一些包著的東西。原來一塊三文治。如果妮娜的行為被人發現，她自己就要被送去奴役營了。

卡琳和我數次與妮娜交談。她告訴我們，她小時候，常去教堂。甚至在她參加共黨青年團時，依然如此，只是必須步行數英里到另一個沒有人認識她的村子去。

“一次在回程中，我遇到一位青年團的領袖。那領袖不斷追問我去了哪里。‘今天是星期日，你沒有去教堂嗎？’我說我已經

放棄那些好久了。我恨不得自己有膽量告訴她少管閒事。那天回家我哭了一頓。我感到自己就如彼得否認基督。”

妮娜果然是曾經哭了。但要像彼得一樣回轉，卻需要勇氣。妮娜沒有那份勇氣。她讓自己離開教會，流入軍校，成為一名守衛。她照單全吞黨方的宣傳，有關建立一個更好的世界（並刪除中產階級的敗類）。她曾經毆打和虐待囚犯。如今她看見共產主義向各村行的，就感到內疚。

她不單幫了卡琳。我可以猜到她也善待瑪麗亞。在妮娜不再與我們同在好幾個月後，這女學生告訴我有關於妮娜。

“我父母還有一些錢。在充公期間，我們保存了幾件物品。我要求妮娜送信給父母說，我很好。她就去了。我爸爸要求她帶一些東西給我，包括止痛劑，巧克力和一件厚衣服。爸爸承諾將會給她一筆錢。”

這可能要了妮娜的性命。可是她卻照做。她把這些東西私送入營，又拒絕接受賄賂。這次拜訪瑪麗亞的家，對妮娜是一個啟示。她看到美麗的事物，瑪麗亞家人的友善，家中的安息無爭，對她是一個全新的體驗。她對共產主義的信仰更加搖動了。

當我最先和她談話時，很是不容易。那

時她還在重複反宗教的口號。她的心門關閉。當我談及基督，她就說：“我們共產黨就是基督最好的朋友！如果有天堂，基督又是審判官，祂肯定最愛我們。你的丈夫是一位牧師，他帶了多少人歸信基督？但我們共產黨卻保證每年都有上千上萬的人，在臨死之前呼喊基督。我們幫了基督的忙，把祂的天堂充滿居民！”

我指出這比她所想的含有更多的意義。神把憎恨充滿掃羅，也在他心裏打下根基，叫他可以成為將來的保羅。聖經說罪在哪里顯多，恩典就更顯多了。我詫異這些把基督徒送去天堂的共產黨，不也該獲得天堂的憐憫嗎？

這便是引導她悔改的第一步。

如今妮娜成了一個基督徒。這不是容易隱瞞的事。一個出賣者可以不斷作惡，二十年也無人發現，因為他的周遭都是壞事，他很容易就能穩妥的藏在其中。但善良卻是一只罕見的蝴蝶，最遲鈍的眼睛也會看得見。好些人一看到它，就要打死它。

在1951年間，妮娜就不再出現在四公里營了。

我們好久不知道她怎樣了。後來三位新

來者，是奴役營的前守衛。她們因為收取囚犯的賄賂而被下牢。她們說看見妮娜也被審訊，被判十年。

可憐的瑪麗亞大大不安。

“都是我的錯！”她哭道。

我說：“不要太難過。這正是她心中想要做的。她成為一個囚犯，比做一個守衛更快樂。”

我們常常談到妮娜。卡琳說她曉得她將會面對什麼，末了必然出來成為一個非常強的基督徒。苦難的經歷將會給她有能力，可以與他人談話。但如果她死在牢中？也是值得。神不會忽略那些給他小子一杯涼水的人。那些為信仰而死的人，就留下最大的好影響。

第十一章：

多瑙河

在晚上下了重雪。我們在成排的木屋前列隊。雪霜繼續降下，但大風停了。

那天早上更多人嘗試稱病。但營中的女醫生克裏茲（也是囚犯之一），卻無動於衷。

“你們沒事！”她說。“適合工作！”

囚犯們多麼討厭那聲音。克裏茲為了可以留在室內，就出賣了自己。她掌握的生死權，是過去的醫藥行業未曾知曉的。她自心明白，如果把那些病弱的婦女送去工作，意即給她們死刑。一些人那麼軟弱，以致當她們聽到必須去石山，就當場昏倒。但她卻有上頭的指示：如果她容許越多的囚犯病假，她自己生存或釋放的機會就越少。

在第十號木屋有另一位醫生囚犯，卻持守自己的真誠。囚犯們使用一切方法，試圖保護她，不讓她出去勞作。她已經六十歲出頭，不適合操步到數英里外的石山，更不必說在那兒做苦工了。她的藥方比克裏茲好得多。但營長卻很滿意自己的首選醫生。於是這十號房的醫生必須去推獨輪車。

止痛劑，一杯暖水，是我們的夢想。牙疼必須忍受。營中充滿各種過勞而帶來的婦科病症。囚犯醫生們正確的判斷各人的病情。只是治療是另一回事。

當我們在踏雪而行時，卡琳說：“讓我們不要想及克裏茲。她是可憐的。每逢我聽到她喊道：‘適合工作！’時，就想起一位女醫生朋友。她為了基督的緣故，穿上那可憎的制服，假扮為死硬的共產黨，只為幫助

他人。她大大的幫助了眾病人，直到一個奸細出賣了她。如今她坐牢。”

“可憐。她真的是一個聖徒。”

我們在夜空下行過白色的平原。在肅靜中聽到石山的敲擊聲，顯得異常悲涼。

那天早上，我的手指被兩塊重石夾著，幾乎壓扁了。以後每逢我試圖把石頭提起，送上卡車，就極其疼痛。一位新來的年長婦人注意到我的難處，就嘗試幫助我。她問我在監牢有沒有遇見一個名叫芳妮的少女。

“有，”我說。“我很曉得她。我在吉拉瓦監牢常教她法文。我們成了朋友。”

“她怎麼了？”

“她去了天堂，”我回答。“她死於癌症，拖延太久。”

那婦人就開始哭泣。我明白這就是芳妮的母親。

我們身旁就有一個守衛站崗。我們不能談話。一個人不能因為孩子死了，就可以停止工作。她盲目地繼續勞作，滿面淚痕。我們的心和傷手都同樣大大出血。

直到第二天我才能嘗試給幾句安慰的話。我們那時正在等候中午的食物。“芳妮如今在天堂，”我說。“她死時信靠救贖

主。祂是賜永生的主。”

“天堂！說的容易。如果是你的女兒。。。 ”

我就告訴她說，在納粹時候，我全家人都死了。後來我的領養孩子們也都死在海難中。

“但一個人無需喪失內裏的平安。我們都是短暫的，但在神裏面卻有永恆。”

我們坐在一起，摸著我們受傷的指頭，等候那油粥。我們的手腳都因為過勞而顛抖。她告訴我說，她名叫柯尼利亞。

我說，“你的女兒幫助了許多囚犯渡過頹喪的時刻。她告訴傷心的人有關於永生。我幫助其他人。你也幫了我舉起那些石頭。在天堂，救主照顧那些我們失去的人們。”

她看來得到一點安慰。

一天晚上她偷偷來到我的木屋。在寒冷的黑夜裏，站崗的守衛不多。

我感到有人坐在我的旁邊，摸我的手。我開眼坐起來。

柯尼利亞害羞的微笑。“讓我坐在這裏一會兒。看來在你旁邊魔鬼不太有力。”

每個基督徒都反映了些少主的榮耀。在苦難的時刻，一些人可以注意到。

“我木屋全體囚犯們都被處罰，”柯尼

利亞說。“我之前不能出來，因為這整個星期我們都必須清洗地面。”

“但我不是來這裏訴苦。我要告訴你一些我絕不會告訴任何人的事。”

她那細緻的面孔變成透明，痛苦轉變成了喜樂。

“我昨晚和衣而睡。我立刻就看見自己處身於一個大草場，就如我們工作的巴拉幹平原。但遍地花朵。極目而望，全都是。空氣充滿了芬芳，好像是水仙花穀。我感到我的女兒就在那裏。雖然它是那麼廣大，卻給人如家一樣的感覺。我從來未曾見過那麼多上好的花草同在一處。我聽見蜜蜂的聲音，又有成群的蝴蝶，充滿了彩色，飛向我來。我感到靈裏陶醉了。地上一切的美容與光彩看來都聚集在一起。

“當我單獨站在一個角落時，我看見一個婦女走向我。她的眼睛溫和，似乎可以看見你的深心。她把一束水仙花放在我的手上。呀，它多麼芳香！如今它的香氣還在。在草原中心有一個男人的聲音說：‘我的良人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荊棘叢中。’

“那時我就醒了，發現自己還在運河。可怕的守衛們還在。但當他們在五時擊打鐵軌，我走向石山去時，卻像跳舞在草原上，

叫我的愛人歡喜。

“我還看見那鮮花的草地，也嗅到它們的芬芳，也聽到那裏的聲音。還有那個婦女，我忘不了她。”

這個回憶真的活在她的心中。她如今在數以千計的小慈愛，美麗，徵候，並各種奇異的事中，都看見了神的明證。

有時我們從受苦的山谷中，可以拾取到美麗的回憶之石。

許多日子後，冰雪開始融化。木屋邊緣的水滴聲音把我弄醒了。硬如鐵石的地面已經轉化為泥漿。牆壁上已經變黑的雪，在溫和的空氣中開始消退。我們多麼期望脫離冬天的魔爪。

連守衛們也感到快活。他們向我們呼喝叫號，也向彼此呼喝，就如好玩的狗。微風從南方吹來帶來一種氣味。可能是海的味道，或是泉水。

我再度在碼頭工作。我們又到那平滑黑暗的多瑙河，把我們的大石丟下去，引起大水花。巨大的暗色冰塊漂浮而過。我的手腳都麻木了。在新出現的白雲中，可以看到大

片的藍天。

男守衛常常隨同囚犯們來回營地。他們是婦女們所看見的唯一男人。他們有時會談笑。今天他們嬉笑的更厲害。

一個狡猾的妓女斯達尼古常常領導這種事。

“你怎麼敢？”欣奈達問。“那個彼得的手，就如猩猩。滿了黑毛！我敢說他全身如此，從頭頂到腳底！”

“有些在這裏的婦女也是這樣呢！”斯塔尼古露出她整排金牙。眾人大笑。

“哎！”欣奈達戰驚打顛了。

“究竟他們在我們中間看到了什麼，以致那麼受吸引？”欣奈達說。“我不能想像。你能想出一副更無性趣的圖畫嗎？我們如今又髒又臭！”

斯達尼古說：“我們的小聖徒不喜歡低級笑話！”斯達尼古叫道。那些守衛們在我們工作時，他們卻在抽煙。他們看著我，露齒而笑。“以為我們是可怕的，是嗎？”

我保持沉默。當然，這意味責備。但斯達尼古的笑話卻開錯了。

工作結束時，我們排隊，都精疲力竭了。

我們的回程是沿河的泥路。我留意到那

個稱為彼得的守衛正在注視我。他臉上露出醜陋的一點微笑。他推動一個偏鼻子的同伴，那守衛就用腳把我踢翻在泥濘中。女守衛們就大笑。

一只手把我拉起來。我在彼得的手中呼叫掙扎。

“你現在需要的，”他低吼道，“就是沖涼。”

一個婦女的聲音就尖叫道：“把她丟下多瑙河去！”

我感到另一個男人的手。一個抓住我的手腕，一個抓我的小腿。他們把我拋了出去。我落在石頭的淺灘裏。我的氣息都被打了出去。我整個人呆了，但還清醒。冰冷的水流把我在石堆上沖了下去。岸上有呼叫聲。每次我嘗試站起來，就被水沖去。我被石頭割傷了。

有兩只手抓住我的膀臂下，拉我到水淺處。那個抓住我的男人絆倒了，往後跌，坐在水中。我平躺在岸上。

有人強使我坐起來，擊打我的背。我感到不舒服，空洞。我開始覺得肋旁疼痛。我的頭髮暈，又倒下了。當病態過了，我又可以聽到水聲。

“她沒事。起來！”一個婦女的聲音

說。她看著我。“快起來走。不然就要凍死了。”

那個面目就如農民的年輕守衛幫我坐起來。沒有彼得的影蹤。

他們拉我起來。我發抖。囚犯們的行列已經在前往數百米了。我在後面追隨。那個女守衛在推動我。

當我們跟上大眾時，那女守衛同情的看著我。

彼得叫道：“那就好了。沖一個涼最好。”

我的衣服冰冷，鞋子破了。我密縮，擔心為什麼肋旁那麼痛。那疼痛如今更厲害了。在羅裏車上，每逢車行顛抖，就如火辣的刀插在肋骨中。

“那可憎的彼得！”欣奈達喃喃地說。我們的囚犯隊長也與我們同車。她們在大笑之後，趕快把我拉上來。無論如何，她們必須向奴役營報導回營的人數。少了一個奴工意即國家的損失。

我們終於回到木屋。我的肋旁大大發腫。手腳皮膚都割傷了。晚上每隔幾分鐘，我就嘗試轉換一個比較舒服的位置，可是沒有。

在早上我見克裏茲醫生。我的一邊身體

已經青腫。我不能把手舉起來。

“適合工作！”她宣稱。

彼得依然在尋找我。他抓住我的手腕，把我從隊中拉出。“她的問題是，昨天她沒有完成她的工作。去做！”

他就在我背後用大腳使勁一推，我整個人飛向一排婦女中。

於是我那天又上去工作。以後也沒有休息過一天。我斷了兩條肋骨（在我釋放之後，醫生證明這個）但神卻醫治了我。我們在牢中看見許多這類的奇跡。

第十二章

四公里營的夏天

春天來到了。在往石山的路旁長出青草。有一種小甜草稱為‘粥’，是非常珍貴的好食材。但在這平原，雖然多雨，可以吃的草總是比苦草少得多。在這大風的地方，只有最強悍的才能生存。在我們還用湯匙試圖把這些粥草送往口中之前，已經被大風吹走了。

吃草是犯法的。任何能夠改善政治犯的東西，都是犯法。我們必須在守衛沒有看到時，趕快像牛一樣吃草。我們也必須防備告密者。她們連這個也會報告，以為這樣做，就可以獲得提早釋放。

青蛙是相當不錯的野味。眾囚犯都認為它們的肉相當鮮美。可是它們卻很不容易逮捕。有時會有一只愛冒險的青蛙，跳到我們工作的石山來，於是就必須付出最高的代價。

這些青蛙生長在河邊。晚上它們的聲音傳達數英里。我記得聖經說及青蛙的靈。我過去詫異為什麼這樣形容。然後共產黨就來了，也帶同它們千篇一律的黨口號。“黨萬

歲！格勒-格勒！人民共和國萬歲！格勒-格勒-格勒！帝國主義滾蛋，格勒！”於是我明白了。（譯者注：青蛙的靈，就是沒有意義，卻又唱個不停的單調聲音。我們的歌唱讚美神，如果沒有心中的真意，也就變成了青蛙聲了！？與其用口唱，我們改用答錄機代勞，也是？）

蛇沒有那麼熱門。一種肥草蛇有人捕食，可是石山的聲音把它們都嚇跑了。那些負責清除野草，播種防止土崩的蔓生植物的，卻能捕獲一些。有一次，一只野貓銜著一條青草蛇跑過我們的小道。馬上就有一陣石雨落在那只貓身上，它就飛跑了，但卻不肯放棄口中的獵物。

我們之所以那麼渴慕蛋白質，是因為我們貧乏的飲食。無論是所謂的馬鈴薯湯，或豆湯，或包菜湯，全都沒有營養（爛菜爛薯）。營中缺乏維他命引起的疾病，非常普遍。幾乎每個人都有腹瀉的經驗。維他命C不足引起的Scurvy病，神秘的皮膚病。我們割傷和擦傷，常常發炎，以致腳上的傷口爛到直徑四寸。這些發膿的傷口感染我們全身，把我們的力氣都耗光了。

但我們沒有男囚犯那麼糟。黨方有特別

部門給神父們和鐵衛軍成員。他們的營地在一個半島，與其他犯人隔絕。他們必須工作更長的時間，得到更少的食物。在那裏，生存必須靠各人的機智，或殘忍。

在那裏，一切會動的東西都有人吃。

“狗相當好吃，”一位曾經挨過那營的神父說。“不過我不敢建議吃老鼠。”

在米迪阿半島，老男人，許多是七十歲以上的，就如牛一樣，被綁在軛頭上犁地。通常是赤足。他們絕難達到指定的工作量。但如果有人達到，當局就馬上提高工作量。這是滅絕政策。

那些沒有累死的，當他們倒下去時，就被打死。有人說，“半島上的墳墓，占地比奴役營大一倍。”

這種要求達到工作量的制度，並不是共產黨的首創。聖經說，猶太人在埃及也必須達到指定的工作量。他們首先得到稻草的供應，後來埃及人不給稻草，可是造出來的磚數，卻不得減少。

法老和共產黨的分別是：法老沒有把他的奴役稱為地上的樂園。

我們的一切新聞都是來自新來者。這奴役營從來就不會缺乏源源而來的新丁。一天傍晚，我們擁擠的木屋又來了二十個婦女，全是警方在街上掃黃時逮捕的妓女。這是共產黨“消除資本主義社會問題”的方法。就如共產黨對許多事物的處理方式：解方比病症還要糟。這群新人都是來自同一所監牢，是我們所遇見最下流的婦女。可能這只是因為她們呆在自己的圈子裏太久的緣故？

如今她們馬上為自己造出一個窩來。她們把一小群修女打出去。她們尖叫，又用最污穢的言語。這群修女就逃到房子另一邊的政治犯營寨，尋求庇護。政客們就嘗試充滿樂觀的與修女們理論。妓女們就大笑尖叫，模仿政客們的音調。刑事犯們只在壁上觀，露齒而笑，幸災樂禍。至於吉普賽的婦女，她們完全不理會這個，依舊在自己的小世界裏談話，辯論，歌唱。

許多妓女都有花柳病的爛嘴唇。她們也與我們共用杯與碟。在她們聚集的地方，氣溫也比其他地方高了一度。可悲的是，一些妓女的心，也像她們的身體一樣，爛的糟糕。（裏面的爛，比外邊的可怕多了。）

那些被打散的修女們就聚集在房子當中

的紅燈泡下。瑪麗姐妹是一個年長的修女。她的相貌就如一個苦行僧。她的鼻子高而尖刻。戴著一副鋼制圓形眼鏡（在這種環境下還能保存這種東西，不可謂不是神跡。）她的笑容就如孩童一樣貼心，這笑容本身也是一種寶物。

欣奈達投訴說，“如果瑪麗不那麼常提及刻苦肉體就好！”

瑪麗多麼努力保留她那小群的信心。每天晚上妓女們都干擾她們。老瑪麗說及克拉維的聖伯拿St Bernard。他一度無意中看見一位婦女，就大大懼怕，整夜站在冰凍的河裏，深及頸部，作為處罰。

“他在那裏做些什麼？”妓女們總是半開著耳朵聽。“人們為了尋找性刺激，才會那樣做呀！”

她們都吃吃而笑。

這老修女警告少年修女，不可向男後衛舉目。一些守衛是年輕英俊的。。。她們正在死亡的危險中。。。只要想到那些東西也是罪。。。該想聖徒的榜樣。。。。

於是就有妓女說：“奇怪的是，一些人那麼幸運。我卻沒有見過那些聖徒。你還記得那個主教嗎？”

於是修女們終於猜著了那個主教。她們都臉紅了。

在妓女群中，一個看來十足是婦人的維多利亞說：

“當我每個星期去做醫藥檢查時（營妓是國家管制的事業），警官總是挑選我出來。啊，我真是不同的，雖然現在你可能發笑。那個警官就會帶我到主教別墅去過一晚。老黑鬍鬚！我必須穿褲子像一個男孩。”

那位主教常常附和每個人屬世的意見。他得到好薪金。黨方似乎相當優待他。

“貞潔，”老修女繼續說，“就如一面鏡子。就算是一口氣也能弄汙它的表面。絕不要讓一個污穢的念頭弄汙你的思想。。。 ”

她大概是從某些堅硬的木料雕刻出來的。她的硬朗本質就引人攻擊。

“你應該不太曉得你的祭師們吧？”一個少女也來譏笑。“我日前被帶去與一些神父們來往。啊，他們真懂得婦女，懂得我們的一切。他們不多想及他們的靈魂。真是一面好鏡子！”

老修女不理會。她繼續說：“聖多馬得到那麼大的貞潔之恩賜，以致一位天使向他

保證說，他絕不會失去它，也絕不會再遇到試探。但他依然回避婦女，連看也不敢，免得罪惡有機可乘。”

妓女們突然大笑。她們又尖叫，又驚呼，東傾西倒。

“可憐的老傢伙！很好的應許！完全不是他心底裏想望的！”維多利亞捧腹大笑。

“我們看透你了！”

無論是誰被看透，瑪麗姐妹放棄了她的訓話，轉而使用一種更清明的方法。她堅決地說：“讓我們一同朗誦玫瑰經。”

於是她們一起喃喃地說：“充滿恩慈的瑪麗亞啊。。。”

所有的妓女都一同畫十字。雖然她們會藐視又戲弄一切善行。但儀式，畫十字，卻叫她們喪膽，或使她們開始懂得尊重人。

說完玫瑰經也要一段時間。她們也沒有干擾。但她們不能單單這樣就可以安靜的了。瑪麗似乎還在直瞪她們的臉。

一個年輕的少女，頭髮橙色就如電線，又開始了。這次是用褻瀆的話針對貞女瑪麗亞。

但整個房間的人聽見都大叫抗議，以致眾妓女們都聚集圍護那橙發女孩，免得她被棒。

“我們聽你們夠了！”我們舊群體中，也有一位名叫斯達尼古的妓女。她跑過去掌摑那橙發女子。她告訴她，她是誰，她來自何處，又將去何處。

“一些女人，”她解釋說，“就是那麼賤。”

妓女們很懷疑自己的低賤程度。在知道這會打人的小辣椒也是她們的同行時，她們就看來發呆了。

斯達尼古並不特別虔心宗教。但在她面前沒有人可以開罪貞女瑪麗亞。她也敬重老瑪麗，捍衛她就如自己的母親。

至於那位被妓女們批評的主教，我也認識。他雖然有一切弱點，但對那些逮捕他的共產黨，他卻能說：“我沒有活出一個模範的基督徒生活，但我可以作為一個基督徒而死。”這個妓女們嘲弄的罪人，如今已經是天堂裏的一個聖徒。他死在酷刑中。

在新來的妓女群中，有兩位少女卻完全不同。她們很少與其他的妓女們談話，雖然妓女們都認識她們。她們在房子最末的角落裏找到床位。

她們是姐妹，皮膚黝黑，有禮貌，說話聲音也安靜。但她們的同伴們說她們也是妓女，在掃黃行動中，連同其他女子一同被送來運河接受“管教”。

這對姐妹常常神情憂傷。沒有人曉得她們的過去。雖然許多人會胡扯一場。

維多利亞在用水弄濕頭髮，把頭髮拉直，或檢查自己彭起的靜脈時，就會說：

“一些少女就是不懂得溝通。但我們都是同船人。如果我們不能告訴同伴有關我們的難題，我要問，做朋友是為了什麼？”

但十九歲的迪亞納和十七歲的弗洛裏都不告訴她任何事。雖然維多利亞繼續努力關心她們，也許是出於她的專業習慣。

這種不知恩，叫維多利亞生氣。她會到處踐踏他人的東西，身體，與思路。又會大笑骯髒的笑話。她也會胡亂的抽煙。我曾見過婦女們為搶奪守衛丟棄的煙頭，大打出手。但維多利亞卻似乎有她的香煙來源。

於是這對姐妹就無聲地從事奴役，回來睡覺，可能就此一直不為人曉得。但一天迪亞納卻聽到守衛讀出我的名字拼寫。她馬上問我曉不曉得理查魏恩波。我說我就是他的太太。

“啊！”她說。“那麼你以為我怎

樣？”

我問她那是什麼意思。她說她的父親是一個傳道人的副手。父親常對她讀理查的書，說那是他的“屬靈糧食。”他為了信仰被送去坐牢，留下生病的妻子和六個孩子。迪亞納和弗洛裏是最年長的。她倆在父親被捕後，都失去工廠的工作。於是全家缺糧。

一個名叫斯利文的少男在一晚帶她去戲院。他說會給她工作准證。他倆去餐館，叫了許多酒。那晚這少男就與她造愛。

不久再發生這樣的事。他不再提到工作准證，卻給她錢。為了幫補家庭，她就不拒絕。過了一個星期，他介紹一位朋友給她，就離開了。當這新朋友嘗試親近她時，她生氣了。但他也給她急需的錢，又說這是斯利文的建議。她就讓步。

在斯利文的介紹下，許多顧客源源而來。她就不再羞恥，甚至以為這比廠工容易多了。

我曉得迪亞納刻意掩蓋一些東西。她停了下來，觀察我的臉。

“我想你會感到可憎。你不會感到難過嗎？因為我變成了。。。一個娼妓？”

我說：“你不是娼妓，你只是一個囚犯。沒有人永遠是一個娼妓，或一個廚師，

或一個木匠。其實每個人都是他自己。你做的事只占你的一小部分。這些事（木匠或金匠或妓女）隨時可以改變。但我相信你在告訴我這事時，已經改變了。”

但迪亞納卻不得平安。她坐在那狹窄的床上，抓緊雙手，臉上充滿了罪惡感與頹喪。

“如果只是我，”她最後吐了這話，“就沒有那麼糟。但我使我的妹妹也一同來。斯利文這樣建議，說我單獨一人負起養家的責任並不公平。最後我讓妹妹也給帶出。”

不久弗洛裏也開始這勾當。但主要的難題是，如何叫她們那十五歲的弟弟不曉得這事。那弟弟就如她們的父親，非常虔誠，又有敏感的心，不曉得世界的陰暗。“他連蒼蠅也不願傷害。”迪亞納說。

但這對姐妹的新生活方式，她們的遲歸，並家中的錢，不久就叫鄰舍曉得什麼事發生了。他們也告訴了這弟弟。這叫他神經失常，送去精神病院。

當父親出獄時，看到這個，就說：“我只要神一件事，就是把我送回監獄。我不能看這一切。”

如今迪亞納的眼淚流個不停。

“他果然如願。他給孩童們福音課程，就被警方逮捕。告密者後來告訴我說，他這樣做，是為了避免那老人干擾我們的職業。那告密者便是斯利文。”

面對這樣的悲劇，我難以找到適合的回答。最後我說，“你正當為自己的過錯感到慚愧。在這個苦難的世界，神也被釘。我們不能讓基督的名號受玷污。但這罪過將會引導你走向正義。記得士兵們不是刺入基督的肋旁，卻是；‘打開’祂的肋旁，好叫罪人可以進入祂的心，找到赦免。”

她思考了一會兒，然後慢慢地回答道：“羞辱，受苦。果然不錯，我都嘗到了。可是還有一件事。我不總是憎惡自己的行為。不良的念頭常常到我的腦海裏。我不能把它們排除出去。我該怎樣做？”

迪亞納祈求，神就應允。聽說一個靈魂越是完全，就越能感到疼痛。看到這樣的靈魂尋求如何脫離情欲的羅網，卻幾乎絕望，真是可怕的事。誰能審判迪亞納，就是許多基督徒殉道者的女兒之一？她為了自家的糧食，所以犯罪。可能自由世界的基督徒犯了比她更大的罪？我們沒有送麵包給她們。

春天的白日開始延長。在黃昏，美麗的

金黃日落在西邊的多瑙河。早晨上去工作成了一種喜樂。樹木開始發出嫩葉。溝渠裏的牛草發出青蔥的味道。

這空氣中的春天氣息影響我們每個人。每個人都開始改變。我們也不能自己的，改變看。新的友誼就生長。

瑪麗亞坐在清早陽光中，把頭髮編織成學堂的學生裝。

鮑拉老師，就是喜歡把自己想像為嚴格不阿的老師的，正在幫她編織，也談及書本。瑪麗亞的眼睛發亮，問及這位與那位作者。

欣奈達和克拉拉就如一對小偷，緊密交談。她們說及過去的舞會，就是皇族出席的宴會。又談帽子與披肩的何者為優。

每個人都更樂意愛人，不那麼要傷人。但一個巡查員卻指控我說：“魏恩波太太卻不要交朋友。獨個兒的！”

我說：“這裏的每個人都是我的朋友呀。”

那婦人生氣了。“你很會講話。”

我詫異如果她說的是真的。我嘗試幫助他人。一些婦人的反應是極其感謝，就如我是天賜的使者。另一些則大起疑心，以為我有暗中的目的。那時羅馬尼亞許多人都相

信，猶太人企圖混入教會，好進行破壞。我正是一個猶太人。

但我卻有一位真正親密的朋友。

把我們聯繫的，不是言語。當每個人都歎息投訴時，她總是安靜。這就比她的同伴們的話語更能傳達資訊。我有時看著她，晚上試圖修補自己的衣服。她會安然抬頭看我的眼光。在石山工作時，我會感到她的接近。我們彼此之間有一種鏈接。

她是三十歲出頭。個子小，有一雙深沉善良的眼睛。

“我曾經相當肯定你是一個基督徒。”

她微笑，定睛看我。

“我也詫異你會不會是我們中間的一個。”

我大笑。

“你的刑期是多少？”

“不太多。只是十二年。”

“只是？你不為這麼長的刑期擔心嗎？”

“如果神要釋放我們，祂就能辦到。如果祂要我留著，我就留著。”

迪查米太太是一位回教宗教師的太太。她曾經為一個稱為“援助克裏米”的機構。這機構在納粹時期，曾統治克裏米地。於是

共產黨以為這就是與納粹有掛鉤的機構！她與丈夫都被捕下牢。

四公里營的營長曾經問迪查米夫人，為什麼她會落在那兒。她嘗試解釋。可是營長未曾聽過克裏米。

“你是說高麗，當然，”營長說。“你曾經幫助南部的高麗人（南韓）！”

迪查米太太來自多瑙河的一個小島，阿達卡裏島。她看來很失望，因為處身於眾基督徒當中。

天主教徒，安息日會，耶和華見證人，神道會，都解釋回教信仰的錯誤，但迪查米太太卻不反駁。

“莫哈末又稱為阿亞門，‘那忠信者’，所以我信他說的一切。”她這樣回答。她不同意主禱文。

“稱神為父親，叫人以為神太過人性，太過溫和。對我們，神是威嚴的主。”

就是在我們的光景，她依然清洗自己的一切食物。如果懷疑粥裏含有豬油，她就不吃。傳統的猶太教婦女們也跟從同樣的規則。

“這是迷信！偏見！”鮑拉說。“兩千年前，或者有些理由這樣做。。。 ”

可是這些婦女對自己宗教的虔心，贏得

眾人的尊敬。眾囚犯都要求她們平分食物，而不是要求鮑拉。

我們屬於那麼多不同的宗派和宗教，自然有教派的爭論。但過去的惡意攻訐，大部分已經消除了。我們彼此有新的瞭解，至少在我們婦女群中是如此。在監獄之外，人們不能和平共用一個世界。在監中，我們同用一間小屋，一只馬桶，每一件東西。我們都成了姐妹。

第十三章

巴拉幹平原

在計畫運河時，發生了一個錯誤。如果多瑙河的大水引了進來，就要淹沒一個比較小的水利計畫。挽救的方法就是建立更高的

河碇，又在旁邊種植蔓根植物，防止河碇崩毀。於是我們就從石山轉到巴拉幹平原，在仲夏開始鋤挖。

這是八月。太陽猛烈普照巴拉幹大平原。我們在早上五時就起床，趕去集合。他們分發鋤頭和鏟子給我們，大多數是老掉牙的。

然後又是長長的蛇隊，步行的人群踏出來的白塵，就如火柱。

我在珍妮達（Janetta）的身旁做工。她是一位前商人的女兒。她後來就成為我最知己的朋友之一，又是地下教會的重要同工。她幫我完成我的工作量，也幫忙其他不能勝任的人。我們發現我們是同日而生的。於是在生日那天，我們彼此交換一粒未煮的馬鈴薯，作為生日禮物。

在我們面前有廣大的巴斯利（parsley）香草場，直達地平線。這時是夏天的開始，每天越發炎熱。在這裏沒有任何當地的居民，只有我們五百名婦女，掙扎前行，隊伍橫越大地。

在我們後面，守衛們疲乏地咆哮。

“閉嘴！”

“做快一點！”

“嘿，這不是騾子叫。這是守衛發命

令。開步走！”

守衛們越過行伍，繼續呱呱叫。

珍妮達說，“過去我們曾經多麼羨慕夏天！”

我們在炙熱的陽光下做工，頭腦發昏。沒有一丁點陰影。

我記得約伯記說的，“像奴僕切慕黑影。。。”

女學生瑪麗亞在我們一旁工作，她的瘦削手臂舉起鋤頭，努力挖那乾燥的硬地。

珍妮達喘氣說：“我追不上你們！”

“試試我的鋤頭，比較好用。”

“不，那只會弄出另一些手泡。”

“你試試，魏太太。”

我們就友善的彼此辯論 —— 一個女學生，一個交際花，和一個牧師太太。

守衛們走近來，呼喝威脅的話，然後走過了。瑪麗亞喜歡聽珍妮達過去的風光生活。那些午餐會，慈善晚會，競賽活動。

“我如今完全沒有想到那些東西了。在孤獨的囚室，我曉得一個友善的微笑，比那一切更珍貴。”

我們又鋤了一百碼。汗水從我們的臉上流下，連同灰塵和污垢。娃勒利亞(Valeria)看來就如戴上了一副古老的悲劇角色的面

具。

“在單獨囚室，”珍妮達繼續說，“我作了一個夢。我看見其中一個共產黨行刑者在我的浴缸沖涼。其他的共產官員在門外等候，也陸續進去。我對那個赤身的人喊道：

‘出去！這不是你的地方！’那人回答道：‘我相信你們基督徒心中有一個水池，就如伯賽大的水池。骯髒的人下去，出來就乾淨了。’他從浴缸出來時，身體潔淨如雪，面孔也變得可愛，不再是過去毆打我的那人了。其他人也脫衣下去浴缸。我就醒了。

“這是不是一個啟示？當一個人進入一個基督徒的生命中時，就算是他正在折磨那基督徒，他就會發現他的形象在獲得潔淨，美化。我們瞭解他。他可能對別人是一個罪犯。可是對我們，他卻成為一個可愛的人。”

這故事提升了我們。在那種地方，給人希望是一種神聖的任務。

在那幹地上，時間是怎樣的難挨。我們不斷地鋤，好像成為一種只能作一種動作的機械。

“你看到嗎？”

在下列的人群中，有乾咳的聲音這樣

說。

“它肯定不久就會到。”

可是水車還沒有到。

連帶著水瓶的守衛也焦急地望著地平線。他們不斷向囚犯們的呼喝，以致他們的聲音也沙啞了。他們就放寬了監守。

我們可以伸直腰來，多麼的欣慰！

“如果我們不能馬上得到水喝，我就會昏倒了。”瑪麗亞看來蒼白。

“不要昏倒。他們會踢你的！”

太陽升的更高了。

正在我們工作時，我想到米海。我看到他的小身材，瘦削的臉，又沾滿淚痕。共產主義喜歡偷竊年青人，他們肯定也要把米海偷去。他們將會把他變成怎麼樣？這些人不曉得什麼是善良！

在這條運河，多少焦急的母親們為她們的孩子們禱告！

在行列下發出的驚呼聲，把我從白日夢中喚醒。有一個婦女昏倒了。守衛們毆打她，使她站立。她就像一條魚，在他們的手中翻來覆去。

瑪麗亞吃了一驚，更努力的鋤地。

“瑪麗亞看！水車來了！”

在遠方開始出現一只黑點。工廠上的每

個人都發出乾枯的聲音。

“閉嘴！繼續工作！”守衛們喊道。

我們可以望見看到那只拖車的老馬了。

我們看著它，就如害怕這是沙漠裏的綠洲，隨時有消失的可能。

“我很想喝成打的冰水，”珍妮達說。

“一只烤豬，成堆的水果，柳丁，葡萄。。。 ”

有人呼喊“停！停！”

囚犯們不斷有掉出工作行列，就在守衛的眼光下，出來蹲在道旁腹瀉。腹瀉是營中的通病，到處都是蒼蠅。我們的肢體瘦如一條棍，皮膚就如死灰色。

我們從黎明還沒有吃喝什麼。如今已經過了中午。我們已經在這個火爐一般的平原挨了八個小時。

一個守衛走向卡車的方向去。然後他停了下來，回頭。

“這是食物車，”珍妮達悲痛地說。眾婦女都開始生氣的埋怨。

刑事犯們丟下工具，開始呼喊。

守衛們舉起機槍。

一群高叫的婦女威脅守衛們。只要一輪槍響，十多人就要死了。瑪麗亞把臉埋在我

的肩膀。

整整十分鐘，這二群人對壘。婦女們拒絕繼續工作。

“水！”她們齊聲說，“我們要水！”

守衛們把槍支抵住我們的肋旁。我們被引到一群刑事犯中。我抓住瑪麗亞。食物車夫看到我們這群反叛的囚犯，就驚慌起來。馬車撞到石頭，車夫拉錯繩子，馬兒高舉前足，馬車開始傾向一旁。守衛們高叫，嘗試挽救。食物架翻覆了。

五十磅的馬鈴薯湯就倒在塵土裏。

眾人高叫。囚犯們都忘了水，守衛，與炎熱。食物，珍貴的食物落在土中了！

她們急忙赤手把泥與湯汁往嘴巴裏送。她們彼此推擠毆鬥。

其他的婦女們驚訝地看。

珍妮達開始大笑，爆笑。她消瘦身體也震盪了。

“這便是午餐！”她喘氣說。

守衛們滿意了，因為危機化解了。一個小時後，哨子吹響，我們又重新開工。

在那天下午，兩卡車的警衛人員抵達，加強督促。

那天沒有水來。當我做工時，不斷有黑影出現在我的眼前。我的舌頭發腫。我記得

耶穌在十架上的話說：“我渴了。”

在地獄沒有水。

我記得海地的宗教歌劇《十架上的七句話》。他想要表達受難的基督，就描寫祂想像雨點落在自己的舌頭上。我妒忌沒有這樣的幻覺。

最後總算是天黑了。我們在道旁排隊，準備回營。在還沒有抵達營地時，路旁的低地有些沼澤水。一個又一個婦女就跪下去喝那泥濘攔淺的水。一個守衛馬上在那兒站崗，防止人再上去。

第二天官方就進行調查。我們必須為“反叛”的行為，加時於星期日工作。

“這裏不是健康休閒中心！”營長說。

“朋友們，階級爭鬥已經到了白熱化！”鮑拉吸引了我們的注意。“如今羅馬尼亞只剩下兩種階級：樂觀派和悲觀派。樂觀派認為所有的羅馬尼亞人都會被送去西伯利亞。悲觀派認為我們都必須走路去。”

但如今我們沒有幾個感到好笑。每天都有婦女倒在工廠上。在晚上，悶熱的木屋裏，我們極度疲乏，才剛躺下，就聽到鐵軌

的晨鐘了。我們都睡得不好，鮮少有整夜睡透的。

有一次，鮑拉搖醒了我。

“他們把迪亞納打了一頓！快來，她傷得厲害。”

這少女躺在地上，不省人事，但還沉重地呼吸。她的鼻子流血，頭髮有一部分濕黏黏的。她的嘴腫了。我們解開她的衣服，發現身體都殘忍的受傷了。

“這些守衛作了什麼！”

鮑拉震驚。迪亞納口吐泡沫，開了眼睛。

“沒有事。。。我不讓他們得逞，”她小聲說。

我們使她喝水。當她恢復一點時，她說兩個妓女騙她走出木屋。幾個守衛正在等候。她十九歲，又美麗，她的溫文性格激發他們的性欲。但她不依從。最後他們把她丟在最近的木屋就跑了。

我倆把自己的被褥都蓋在她身上，但就是在那種悶熱的木屋，她還是戰抖。鮑拉和我坐在她旁邊直到天亮，細聲和她說話。

“她相貌聰明。她可能成為一位老師。”鮑拉總是尋找同樣性質的人。她的一生就是從學生轉為老師。

“我的夢想就是為人師表，”她常說。
“我可以看到成排的面孔等著我發言。我看見自己走進校園，聽到學校裏的一切聲音。”

她曾經寫過一些故事，於是就得以加入作家協會。她曾在羅馬尼亞解放日，八月二十三日，以作家協會的成員身份參與遊行。她曉得羅馬尼亞知名的作家，包括詩人米海貝尼（Mihai Beniuc），一個過去為人稱道，如今卻頌揚共產主義，貶低西方民主的人。艾吉鳳梨（Agitprop）的文章，更是確保她寫的每一篇都“推廣社會主義。”

鮑拉同意說，那些稱頌史達林為“天才”的頌詞是可笑的。“但那些頌贊神的詩歌，不也相同嗎？”

我說：“那不同的地方是，一個是讚美創造萬物的主宰，另一個是頌揚一個生病的受造物，而且還是一個殺了百萬人的兇手。”

我問她為了什麼被捕。

“我是因為發出不聰明的評語，說他們不該把課本的歷史扭曲了。他們按照蘇聯人所要的，重寫歷史。”

“所有批評的人都下牢，”我說。

“啊，可是作家的待遇卻很好。我們又

特別的優待，高薪，又有假期中心。。。 ”

“他們給的高薪，不過是為了防止你寫任何他們不喜歡的事物。藝術也和宗教一樣被壓迫。它們只能在地下生存。。。 ”

我們整晚就這樣辯論。囚犯們睡覺時就會作鬼臉，發牢騷。有人呼喚自己的孩子們，父母，愛人，朋友。但最常聽到的，是“媽媽！”在他們的睡夢中，階級與年齡都不再存留了。在愁苦中的靈魂從心底發出古老的哭泣：渴求自己的父母。

我被帶去見副營長。她是一個紅臉的婦人，前臂粗厚，牙齒又大又好看。她的制服看來就如鐵甲一樣，限制了她的動作。

“你向囚犯們傳道！這必須停止！”她警告說。

我說沒有什麼能停止這個。她生氣的舉起拳頭要打我。後來卻停下來，注視我。

“你正在笑什麼？”她問。她的面孔氣到出煙。

我說：“我如果微笑，是因為我在你的眼中看見的東西。”

“那是什麼？”

“就是我自己。任何人如果接近他人，就看見自己的形象。過去我也是很快生氣的，直到我曉得什麼是愛。那就是樂意為真理而犧牲。從那時開始，我的手就不再握成拳頭了。”

她的手下垂了。

“如果你看我的眼睛，你就會看到你的真形象，就是神要造你的形象。”

她看似變成了石頭。

她靜靜的說：“走吧。”

我繼續向囚犯們見證基督。那副營長不再干擾。

當我們鋤地時，瑪麗亞逐漸接近我。她不斷地與人交換位置。有一次幾乎被守衛發現。最終她到了我的身邊，給我幫忙。

守衛們發現我們交談。

“工作！”

我們努力鋤地。可是那天早上我身體不舒服，頭昏，經常要停下工作。每次我膽敢挺起腰來，守衛就呼喝：“今晚你要進去硬殼！”

我眼前的黑暗就如海浪，一波又一波而

來。瑪麗亞的聲音好像來自遠方，她嘗試叫我忘了自己的感受。

我勉強站立，直到中午。午餐是一杯發臭的湯汁，連同麵包。可是在當天下午我昏倒了。

刺眼的太陽看來在天空旋轉。我看見瑪麗亞的臉在我上面，她的口在動，似乎在喊叫。

守衛們把我拉起來。我感到有水倒在我的喉頭，直到我倉咳。

“她沒事。”

他們向瑪麗亞咒詛說：“不要站在這裏。做你的工！”然後他們就行開。

“你嚇壞了我！”瑪麗亞說。

我嚇到了自己。在昏倒的時候，有一種東西對一個信徒是非常駭人的。你恢醒後，發現自己曾經昏倒了。這使你懷疑靈魂是否存在。（靈魂不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嗎？怎麼我昏倒時，完全沒有發現靈魂的蹤跡？——譯者注）於是對一個基督徒，這比死亡更叫人害怕。好久之後我才能叫自己信服，昏倒不過就如一場無夢的睡眠。靈魂為什麼必須時刻向你的知覺報到說：“我在這裏！”如果一個人必須時刻這樣報到，他活得好可憐。

我們重新做工，鋤那些根深蒂固的野

草。無情的太陽把我們的力氣都吸去了。我幾乎不能握著鋤頭。

在午後，卷積雲開始變成暴風雨。

在完工的哨子吹響後，天空已經充滿了黑雲。已經數周無雨了。我們都渴望下雨。

我們的工廠離開營地很遠。破舊的卡車等著我們。當我們上了車，擠站著，還是溫熱的初雨，就落在我們的臉上。

然後大雨開始，就如牆壁一樣橫過平原。我們馬上濕透。

瑪麗亞叫道：“可愛的雨水！”

但這可愛的水卻下個不停，就如天上的大水壺傾倒了。突然電光一閃，眾婦女都尖叫。雷聲把我們都跳了起來。

不久羅裏滑輪，不能前進了。它的後輪陷在泥濘中。

“每個人都下車，快！”

守衛們在討論。

“去找木頭來！”他們決定。可是這裏沒有任何木頭。

在那種傾盆大雨中，我們婦女們努力推動羅裏，男人們卻在觀看。

輪子飛轉，把泥巴往後飛濺。可是羅裏卻還在原位。我們徒然工作了一個小時，直到曹長命令我們步行回營。我們就在雨中操

步回去。

守衛們毆打跌倒的婦女。

我們這群像灰色鬼魂一般的隊伍，最終抵達營門。

“營長同志，報導六十二名匪類回來。”曹長喊道。

這些濕漉漉的匪類們勉強抵達自己的木屋。一些馬上就被叫去廚房工作。其餘的嘗試弄幹自己的衣服，馬上入睡了。

人的頭腦是多麼的奇怪。在我還未入睡之前，我就想到理查的一個笑話。有一個人知道埋怨是一種浪費：就決定成為一個樂觀派。他立志善用每一件臨到他的事。正在那時，他手中拉著的木車就掉了一只輪子。

“沒關係，”他說。“單車只有兩只輪子。我卻有三只。”不久又一只輪子脫了。“何必擔心？”他說。“手推車只有一只輪，我卻有兩只。”第三只輪子也掉了。“是了，雪橇沒有輪子。我卻有一只。”然後最後的一只輪子也掉了。於是他就快樂地叫道：

“我一直來都想拉雪橇！”

我就快樂地睡著了。

時間好像不會移動。我們的一生都是奴役，運河就是我們的世界。我們無望地接受

我們的命運。饑餓，排長隊，和壓迫。還有那永遠未能呈現的：“美國人就要來了，他們不會讓你們一直當奴隸的。”

工人絕望，意即工作效勞降低，於是黨方就嘗試奇怪的手法，提升工作績效。有二十個婦女被挑出。當局告訴她們說：“你們是最努力工作的，因此你們會被釋放。”

營長作了一個演講。“這是向同志們的告別典禮。我們曾經一同未共產主義效勞，如今是享受我們勞作成果的時候了！你們自由了！還有，作為告別的禮物，你們這二十位工作勤奮的同志，每個都可以獲得多一只麵包！”

於是這二十個女英雄就坐在羅裏的後面，搖著紅旗，唱著國際共產歌曲。

她們被送到十裏外的另一個奴役營，放下去工作。

在四公里營，這種把戲真的很有效，人人開始發奮工作。可是在別的奴役營也有同樣的表演。不久我們便知道真相。

第十四章

火車

一天早上，晨鐘敲響後，守衛們就沖了進來。“人人準備！收拾東西！一個小時，全體出發！”

於是數百名婦女們就像雞群一樣匆忙準備，嘗試擁抱她們可能不再相見的朋友們。守衛們也不曉得去哪里。她們也自心不安。

美國人突破鐵幕了！蘇聯人佔領西方了！我們將要被帶去槍斃了！

我們領受到第一雙鞋子。房長從推車裏把鞋子拋給我們，不理會鞋子的大小。我得到一雙大了三號的。

當一切都準備好了，婦女們已經打包好了，我們就開始等候。我們等著什麼？無人

曉得。監牢生活便是一場無盡頭的等候。這次我們等到天色將晚。羅裏車把我們送到一個火車站。

那火車是貨箱列車，加在貨箱列車後面，是一長排的囚犯黑色列車。每個都有沉重的拉門，並幾只在高處的鐵條小窗。外表看來，囚犯列車也像貨箱。

“每個人都進去！”火車的守衛叫道。他們讓四公里營的守衛們把我們推擠進去。這也費時。因為車廂裏連站立的位置也沒有。

“我們這裏不能再添人了！”

“我的天，我們要窒息了！”

但依然他們把人塞進來。四十人車位的車廂，如今有八十四人。

在我們的車廂有些長凳。我們發現裏面有一個水箱，當然，裏頭沒有水。

婦女們漸漸安頓下來。她們或爭論，或哭泣——那是為了什麼，她們也不曉得。四公里營的多風木屋已經成了我們的家。如今我們正在前往不知是何方。謠言說我們都將會被送去集體屠殺。我們必須挖坑，然後給機槍掃射下去。一些頭腦簡單的人就以為這更是好。

但一個來自波利斯的婦女卻用充滿權威

的口吻說：我們正在被送去根西亞的轉站營，獲得提早釋放。她聽說安娜寶克與同黨正在失權，黨方正在調正路線。

整個車廂都充滿了瞳景。那可怕的寶克該嘗嘗自己的毒藥！很少人會相信這消息，但每個人都很高興聽到這個。

一個笑話流傳。“斑馬和共產黨的不同點在何處？答案是：斑馬是擁有線條在自身上的動物；黨員是跟隨黨路線的動物。”

在車廂裏，難找一個坐下來的空間，更不能伸展肢體。我們打瞌睡，不時被制動器的尖聲驚醒，或聽到神秘的停頓之播音通報。在小窗外面只是一片黑暗。

凌晨之後，窗外的秋景漸漸出現。母牛安詳的在草地上吃草。在長期生活在空曠的巴拉幹平原後，看見這些家鄉的景象，就給我們希望。如今已經脫光葉子的樹木，枝桠的黑影伸向天空，就如就如眾魂向天呼求。我們又看見一些自由的農夫和農婦，正在黑土上撒肥料（動物糞便）。三個小女孩正在不斷地向我們的火車揮手，她們不曉得她們正在使成百個車廂裏的婦女痛哭。

這火車跨越羅馬尼亞，總是朝向北方。過了一個小時，火車停在一個介面。車廂門被拉開了，鐵條錚擗作響。一些守衛遞上水

桶，另一些手持機槍。

沒有麵包。

當火車繼續起行時，眾人又開始猜測了。吉普賽人就如既往一般地，彼此談論外人聽不懂的話。從集體農場抓來的農婦們，記起她們喪失的牛只和孩子們，就哀哭了。

在這車廂裏只有幾位舊相識。海倫娜是那個雖然被打，卻依然相信共產主義的少女；斯達尼古，那樂觀的小妓女；並瑪麗亞。但沒有欣納妲，沒有克拉拉，沒有祖母使徒，沒有柯尼利亞。我甚至不曉得她們是否在這火車上。

業餘政治家們正在談論美國的大選。我們曉得在該年冬天將會選舉。杜魯門已經任職四年。艾森豪威如今參選。他曾是歐洲戰場的最高統帥。大家都看好他將會救我們全體。

“當然他將會當選，”那位來自波蘭特的多聞婦女叫道。“我得到的消息是，他將會行使總統的特權，釋放東歐諸國脫離壓迫。”

很有道理！因為這婦女才在一個月前來自根西亞轉站營，每個人都很樂意相信她，滿足自己心中所渴求的安慰。

我曉得這艾森豪威在戰後就把數以千計

逃離共產主義的難民遣送回蘇聯，交給羅斯福總統所謂的“史達林叔叔。”這些難民有些因此自殺，有些被蘇共上吊，另有被送去西伯利亞奴役營的。可是我閉嘴不言。為什麼在人們渴求安慰時，把這憧憬也打破了呢？

火車媛慢的經過潮濕的郊外。婦女們輪流從小窗往外觀看，體會農家的景象。我們看到安靜的農民正在燒火堆，嘗到了秋天的初霜。

在我們乘火車的興奮過去後，這擁擠的黑暗車廂，不斷地搖動，叫許多婦女都生病了。雖然有時外面有風，可是依舊不能消除車廂裏的窒息感。

在我們之間有許多是識字的婦女：作者，新聞從業員，詩人——不論是有她們的詩篇有沒有見報——甚至還有些是小說家。佳波奴曾經在克魯城教英法文。她顯出了不起的說故事能力。她的故事包括了豐富的情節，就是名家筆下的經典文學。

她的其中一個最受歡迎的故事，就是奧斯卡(Oscar Wilde)的“多裏安的畫像(Portrait of Dorian Gray)。”這故事是當火車停在旁道許久不動時，用了三個小時才說完的。在謀殺的情節出現時，她就用握

緊的拳頭重複擊打自己的手心，顯示多裏安刺了又刺。她的聽眾們幾乎驚呼起來。（奧斯卡曾經埋怨當時的監獄情況。如果他看見我們像牛一樣被運送，不知他會怎麼說？）

“教育，原來這麼了不起！”農婦們驚訝地說。“能夠不看書就講出這一切！”知識份子也一樣受吸引，但現在卻開始抨擊奧斯卡，說他品格上的種種缺失，行為不檢，高傲。珍妮達說奧斯卡把深具含義的宗教感情放在他的書中。在多裏安，畫師代表基督，把自己的形象畫在每個人的心中。但就如多裏安污穢了自己的良心，基督的形象在他裏面越來越歪曲，直到多裏安不敢面對它。他就把這形象放開一旁，就如每個人所作的。一天那位畫師敲門，要求看看那幅畫。可是多裏安不能讓任何人看它。他已經把它糟蹋了。於是人們就如多裏安做的，把那畫師殺了——基督被殺——在那一刻，他殺了自己生命的意義。

這便是殺神的比喻。這是最大的罪，可是也因此帶來最大的饒恕，也帶來萬象更新。各各他山上流的血，把殺基督的人挽救回來。奧斯卡的畫師今天就在我們心中。祂曉得如果祂要求看祂在遠古之前給我們的畫

像，我們就會把祂殺了。但祂依舊來。藉著祂的犧牲，我們裏頭的圖畫就得以恢復原來的榮美。

到了一個車站，門被打開，一袋食物被拋了進來。這些黑面包是剛出爐的，香氣四溢。但必須小心分配。我們馬上就全吞了。我們隨時可能抵達終點。保留著的食物就是喪失了的食物——這是監牢的法律。我們暫時忘了自己的皮膚摩擦木頭，還有全身發癢。

我們在搖滾了兩天後，第三天停車時，雖然等了許久，卻不見水或食物送來。直到傍晚，門才打開，曹長出現。他顯然是喝醉了，步伐不穩，只瞪著他的隨從把一袋麵包丟了進來。

“今晚你們很幸運。”

我們都在懷疑的沉默中。

“每個人都有一湯匙果醬塗麵包。”他仿佛正在說夢話。

可能他下肚的桃子酒，會讓他更不介意。瑪麗亞就大膽地問：“請問上級曹長，我們還要行多久？”

這曹長很受奉承（上級曹長比一般曹長

更高一級），就說：“再多一天。”

“我們往哪里去？”

“當然，去槍斃！”他了一個打呃，隨即大笑。

拉門砰然關上。車廂裏馬上議論紛紛。那些沒有馬上開始哭喊的人，就彼此對問說：這話當真？他不是醉了？可是就是因為他醉了，你才可以相信他呀！猶太婦女們開始哭泣，彼此擁抱，親嘴，作最後的道別。她們逃脫了納粹營，如今又是這個了！

火車開始起行，非常之慢。一個小時後又停下來。然後再開始。

卡波安妮夫人在我身旁作白日夢。突然她問我說：“薩比娜，我們是不是一個瘋人（史達林）的受害者？這一切意味什麼？他們說他坐在鎖著的鐵門內，滿心懼怕，於是發令屠殺更多的人。當外國大使們到來時，他從來也不說話，只用一支紅筆，不斷地在一張紙上畫。總是一個受酷刑的婦人。”她戰驚地說：“他們都在談論他，猶如他是神。說天才史達林！史達林爸爸！”

我說，“這不是第一次獨裁者試圖取代神，苦害眾人。他們控訴祂，要搶奪祂的位。每逢我想到史達林，就想到埃及的法

老。那時的奴役，屠殺，恐怖，如今都在這裏重複。你曉得法老如何命令屠殺猶太人的男嬰。然後在他自己的宮中，他的女兒收養了一個以後要針對自己的男孩。在詩篇第二篇寫道，神也有時會大笑。”（多年後我又聽見神的笑聲：史達林的女兒也成了基督徒！）

“我曉得他不能長久，”卡波安妮說。
“可是一個人怎麼會變成一個可怕的魔鬼？”

“通常是環境，”我說。“周遭的環境不能解釋每一件事，但卻解釋了許多。”

原來史達林是一個警官的私生子。那時他的媽媽必須在那警官的家當女傭，於是就懷了孕，生下史達林。女傭的丈夫是一個酒徒，他曉得這孩子不是出自他，就無情地打他。

這便是造成他後來光景的第一顆種子。

那是一個可怕的夜晚。我們在每一個停頓，都害怕聽到外面的軍鞋聲音會停止，把門拉開，把婦女們拉出去槍斃。基督徒囚犯們嘗試安慰其餘的人。可是那天，並第二天，都沒事發生。到了黃昏，我們可以看見

遠方的山峰顯出金黃色。婦女們開始在夜幕中沉沉入睡，她們都在驚嚇中精疲力竭了。

“出來！每個人都出！”

車門拉開了，外邊一片黑暗。沒有車站，連旁道也沒有。神哪，他們真的是要把我們都槍斃嗎？婦女們跳下車廂，因為沒有梯階提供。我跌倒撞擊膝蓋。一些人獲得幫忙扶下。但不是守衛的幫忙。守衛們只站著揮動機槍，像瘋了一般的向吃驚的婦女們叫喊。可能他們在又冷又濕的夜裏久等，以致心情暴躁。但對我們，他們就如地獄出來的魔鬼。

第十五章

“剔骨搜”監牢

(Tirgusor)

在剔骨搜監牢，我被安排到縫衣店工作。在這裏，婦女們二十四小時輪班。我們坐在一間大房子裏的長凳上工作。這房子的窗口是靠近天花板的鐵條窗。

這裏的縫衣機似乎是上一個世紀的產品，一天至少停機一次。我不久就對星格縫衣機（Singer）失去信心。（理查一直以猶太人星格為榮，他創造了這種縫衣機。）

我們把粗線縫在監牢的地毯上。這沉重的布料必須不斷地轉動，同時腳必須踩動機械。

夜班的婦女們，在操作縫衣機時，常睡倒在機上。（監牢的嘈雜聲，使你白天不能睡覺。）於是守衛就來巡察，掌摑和拳擊。這令許多婦女都認為，運河的生涯是不是比這裏還好。

剔骨搜監牢收容了全國最頑固的刑事犯。殺人犯，強姦犯，詐騙犯，性變態等。還有些犯人顯然是精神失常了。

在我旁邊，一位癲癩的婦人正在操作她的一架縫衣機。她是一名刑事犯，曾用一把剪刀把一個醫生刺死了。她一天要幾次借用

我們這排共用的幾只剪刀。她看來並沒有察覺同伴們的神經緊張。她時常會瞪著剪刀好久，才把剪刀放開。

這位可憐的“瘋安娜”住在想像中的世界裏。她相信她與那位被她殺死的醫生有密切的關係。如今她用一支針在肥皂上寫信。好些是想像中的愛人之信件。它們的筆跡各有不同。彼得的來信是飛揚的。約翰的來信是熱情溫馨的。亨利的是充滿家鄉味的。這些她大聲讀出來，叫她的同室囚犯們驚訝。

安娜偶爾會抽筋一般的哭泣，但多數時候快樂地生活在自己的幻覺世界裏。不論是在監牢裏面，或在監牢外面，對她都差別不了多少。

我在監牢見到多少重逢的場面。當囚室的門打開，容納新人時，看來總會是室裏某一個囚犯的母親，或姐妹，或堂姐妹，表姐妹。她們總會以為對方正在自由中，而且還在照顧著自己的孩子們！在那個希望破滅後，她們的悲傷無以形容。

我們也看見一些很奇特的會面。一天早上，一位新來者自我介紹說：“我是來自克魯城的格尼樂穀太太。”

真是巧合。我們中間已經有一位來自克

魯城的格尼樂穀太太。每張床上的人都挺起頭來，看這是怎樣的會面。兩個格尼樂穀先生都有一個別名，稱為‘艾米’。兩位也都是前鐵衛軍。於是第一位太太說，她的格尼樂穀是高而黑，家教良好，富有吸引力的男人。第二位太太聽了，臉色頓時發白。她的艾米也是高而黑，家教良好的。

“對不起，”我的鄰床說。“在三號囚室我認識另一位格尼樂穀太太。她的丈夫也符合這些形容。”

我們的兩位格尼樂穀夫人都不能算美麗。一個是黃牙齒的害羞小個子，另一個是又高又瘦，兩腿就如竹竿。兩人都是馬上就接受婚姻的建議。

隨後是一場激烈的辯論。第一位給她的對手一巴掌。第二位就起勁地拉前者的頭髮。守衛趕進來分開她們倆。

“可憐，又是一個老故事，”我的鄰床說。“那個男人正在逃難中，要避開秘密員警。他沒有家，沒有證件，沒有錢。他必須靠一個又一個的女人過活。他會給她們許多空頭承諾，或娶她們為妻。然後當妻子們被捕後，就會在監牢會面。我見過更可怕的搏鬥。”

親屬在牢中相見也常發生，因為全家都

為了幫助山中的潛逃者而被逮捕。反抗軍的領袖阿瑟尼古上校是有名的人物，數以百計的人因為協助他的成員而被捕。這上校的太太也坐牢。一個奸細（人們稱這種人為‘鸚鵡’）傳話給她說，她的丈夫被警方殺了。這謊言是為了叫她心碎，就不再能抵抗。

我們聽到艾森豪威將軍當選為美國總統。同時我國的幾位共產領袖被黨方清算。這是不是自由的開始？

“這些木偶算得什麼？”記者斯維亞說。“蘇聯控制一切。除非史達林去世了，不然什麼也不會改變。”

但一個謠言傳遍羅馬尼亞，說運河計畫將被中止。一切運河勞工營都將關閉。

這謠言果然成真。一位親眼看見的人告訴我們說，四公里營已經關閉。官員們被捕。運河的工程師們都被問話，罪名是“偷竊國家資源。”

每個人都在想：“如今他們留著數以萬計的囚犯們幹嗎？他們會不會釋放我們？”

一位曾經在寶克部門辦事的共產少婦（斯瓦特）也被關在我們的囚室裏。她總是說我們都是匪類，只有她無辜受苦。她表示不信眾囚犯會得到釋放。

“只有我才是無辜的受害者！你們不

是！”她一天數次會這樣說。

“要曉得什麼是不公平，就讀共產主義，”一位曾經是前鐵衛軍官員的伊莉斯古女士這樣告訴她。

“黨方應該把你們這樣的人槍斃。黨方待你們太好了。”

“我親愛的少女，我曾在安東尼古手下坐牢。在獲得自由後，不過幾個月，共產黨就把我送了進來。這是我坐牢第六年。你的威脅對我沒有意義。”

伊莉斯古女士也像斯瓦特一樣叫人煩惱。她對共產黨的藐視是沒有止境的。

“我們必須向這些傢伙們顯出我們的優越，超乎他們要求的工作量。不論是在共產或非共產制度之下，我們所做的將會造益祖國。”

她在工廠那麼努力工作，以致黨方提高工作量，令每個人都受累。這是一種愚笨的做法。但人們還是不能不佩服她。她受了那麼多的苦，依然有這樣的勇氣。

在充滿憤怒與憎恨的監牢裏，神的道依然有力。我拒絕帶領全室的禱告，如果我們中間有人還不肯饒恕他人。

“所以，你在祭壇上獻禮物的時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懷怨，就把禮物留在壇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後來獻禮物。”

我們勸眾男女終止長年的苦澀爭論。我們說只有這樣，他們的生命才能得到改變。

《次經》提到耶穌說：“除非你充滿愛的看你的弟兄，不然你就不能真正的快樂。”

但在‘剔骨搜’監牢，懼怕和懷疑的氣氛總是籠罩著我們。我們不再能敲牆通信。因為共產黨已經滲透了這種工具。在每個囚室都有黨方的奸細，窺看我們的資訊，也會使用敲牆傳達假消息。一個沒有戒心的新來者很容易就上當。他就敲牆回答真情。這些就會被用來針對他。

一位在我們中間的年輕女子，是一位共產高官的女兒。她也成了基督徒。一天下午，她得到消息，曉得自己將會在這日午夜被槍斃。在監中，死刑是常事。而且這些死刑的判決，常是出於報復。官方可以用任何藉口，就作出判決。

這女子在那天傍晚，舉起她最後的一碗大麥湯，對大家說：“我不久就有變回泥

土，就像這只泥碗一樣。誰知道這泥碗曾經是什麼？可能是一位英俊的少男的身體？我的身體不久就有草生出來。但死亡的含義不單止在這麼一點。我們還有靈魂。我們的身體不過是為了服侍這靈魂。”

當這女子在午夜被帶出去時，她高聲朗誦使徒信經。她的聲音在彎曲的走廊裏迴響。這些都是我們在教堂裏說的禱詞。可是在這裏它卻不同。因為她意味其中的每一個字。她正在前往去見神。

數周之後，一天早上，點算人數特別迅速。（我們的守衛幾乎都不懂得計算。每天都會算錯人數，需要重算，然後再重算。）今天卻是出奇的快。隨即就有報告說：“收拾東西！全體搬家！”

我們又開始遷移了。

第十六章

養豬農場

我們在卡車上，前往菲麻（Ferma Rosie）的集體農場。我們馬上開始在種植場工作。我們必須用泥土掩蓋葡萄藤，免得它們凍壞。泥土堅硬如鐵，還是小事。那些葡萄藤卻早已凍幹。這蓋土的工作太遲進行。明年不會有任何葡萄樹。但沒有人關心那個。這不是農場管理層的事。他們只要進行這種的工作，遞上報告就成了。

這菲麻葡萄園是羅馬尼亞有名的。它的主人如今坐牢。但集體農場的受害者不單只是大地主。小園戶和農民最受打擊。他們試圖反抗這制度，但被無情地打壓。如今他們啞然無聲，對一切都失去了興趣，工作毫無幹勁。然後他們就會因為“沒有完成向國家應盡的責任，”被拉下監。為了這種原因下牢的人，數以千計。土地沒人耕種。我國曾是歐洲的糧倉，如今卻面臨饑荒。集體農場

沒有工人，黨方就把囚犯們送去農場工作。

我國各地的田地管理的那麼糟，以致極少農作物能生長。守衛們本身常也是農民。一個守衛告訴我們說，他的上司吩咐他槍殺頭一個遇見的村民。然後全村聚集，黨方就邀請眾人“自願”參加集體農場。

凡不肯加入集體農場的，官員們就會去他們的家，進行檢查。他們總是會發現“隱藏”的武器，就是警方故意安置的。

農婦們告訴我們說，黨方沒收了她們一切所有的：牛只，推車，各種農具。

瑪努拉太太，那個在我身旁工作的大骨頭農婦說：“當每一樣東西都失去了之後，我丈夫說，‘我們的詩歌集還在。讓我們歌唱讚美神，感謝祂給我們更好的，在天上的東西。’”

瑪努拉太太有一只寵愛的母牛。她溫和地與它談話。在寒冷的清晨，她就擁抱它的頸。它的溫暖傳遍她的全身。

“除非你愛你的牛，不然它們就不會流

出好奶，”她說。“但如今它就如其他牲畜一般了。”

在集體農場，沒有一件事物是憑著愛而做的。於是就沒有神的祝福。

一天早上，我在田裏工作時，突然昏倒了。我的力氣已經耗盡了——上回的縫衣廠，和如今的集體農場。守衛們用臨時擔架把我抬上羅裏，送去瓦卡勒提（Vacaresti）監牢醫院。在途中我的頭髮腫，我猜我腫到像一粒西瓜。

我很曉得這所監獄，也知道獄中的病樓在哪里。在過去，理查曾經到這裏傳道。我也在耶誕節帶了許多包裹來，佈置了一棵樹。但奇怪的是，他們卻沒有送我去病樓，倒把我送進一間單獨的囚室，裏頭除了一只骯髒的便桶，別無長物。我就睡在土敏土上。

第二天早上，我從窗口望出去時，看見男囚犯們正在運動。當他們經過我的窗口時，我就問他們有關於理查魏恩波。頭兩位搖頭。那時守衛正在打瞌睡。但第三個聽到我的問題，就問：“魏恩波？那個牧師？”

“正是，”我回答。“他是我的丈

夫。”

他就如一個東正教徒一般，當地下跪。

“我曾看見他，”他輕聲說。“我不後悔下獄十年。這最值得。因為那牧師帶領我認識基督。如今我又有幸遇到他的太太！”他必須繼續前行。但他還未告訴我，理查是否還活著。

他在隊中，低著頭，兩手在身後，繞過院子一周後，又到了我的窗前。他加上說：“我在剔骨奧納（Tirgul-Ocna）監牢遇見他。他在死人囚室裏。他總是提及基督。”

以後我得知他是一名學校的老師。那名守衛打了一個呵欠，他的小睡完畢了。他吩咐囚犯們回去囚室。但我曉得理查依然是理查，高舉基督，贏得靈魂。可是這老師說的，是何時的事？

至於他的極度尊敬的表現，我並不感意外。羅馬尼亞人常對那些帶領他們歸信基督的人，深懷敬意。

我在這獄室裏又逗留了一天，沒有醫生前來檢查，可是我卻很高興在那裏，希望可以再見到那位老師。我不信理查已經死了。我不能說出它的原因。但一句聖經的話，就像音樂一般地出現在我的腦海裏。它是“讓流便存活，不至於死亡。”雅各的長子，就

是流便。流便也是理查的希伯來名。

四十八個小時之後，院方才記起我曾經被緊急送院。於是他們就把我送去有褥有被的病人床上。

一位穿著乾淨白袍的女醫生走入病房裏來。

“你如今必須吃一切給你的食物，”她說。她仁慈的聲音叫我眼睛也充滿了淚水。

瑪麗亞克裏森醫生是剛才醫學院出來的。她在這醫務人員不足的瓦卡勒提監牢醫院裏，盡心竭力。凡曾經作過她病人的，都仰慕她。

我有的是糟糕的皮膚病。這醫生說是缺乏維生素引起的。我必須進食，這就是治療的唯一方法。她給我注射，腫脹就開始消退。我甚至可以看的更清楚了。許多囚犯都在晚上看不見東西。

我的鄰床是一位曾經是富有的女人。她不太擔憂自己在監獄。她肯定自己不久就會得到釋放。艾森豪威不已經成為美國總統嗎？丘吉爾不還是英國首相嗎？這兩位大英雄不會讓東歐人長久當蘇聯奴隸的。

“當美國人來了，他們就要蘇聯人賠償戰爭損失。我也要他們賠我坐牢的損失。按照我過去的薪水，我將要求每天五千裏爾，六個月的監禁就有將近一百萬裏爾。這就夠我餘生使用了。”

我建議她可以要求每日一萬裏爾。那麼她就能獲得兩百萬。

“說的是！”她叫道。“你們猶太人真有頭腦！”

其他犯人們就稱她為“百萬富婆。”

我們在病房裏玩遊戲，可是常常以淚水結束。我們嘗試想像，如果我們變成了一位耳聾的老婦，將會如何生活。從第一張床傳到後頭的一張。每個病人都把消息改變了一點，結果出來的，是完全不同的消息了。但大笑過後，就有人開始哭泣，於是整個病房的人就都憂愁。許多病人還是年輕的，她們看見自己的青春年華流失了。她們預想這遊戲將會實現。

瓦卡勒提由一位政治局官員主管。（醫藥部門也像任何事物，必須用階級爭鬥的心態處理。）一天傍晚，這主管與一些穿制服的同僚進入病房，講說共產主義的快樂。他

說，像這樣一所完美的醫院，可以給我們免費的治療，誰還需要神？

我說：“少尉，只要還有人在地上，我們就需要神，需要耶穌。只有祂能給我們生命和健康。”

這少尉好生氣。我怎敢插嘴？我又怎麼能繼續相信這種東西？

我說，“每個人住在房子裏的人，都曉得他們的房子是有人建造的；每個去餐館的人，也知道他們吃的，是一位廚師料理的。如今我們不正在一個大宴會嗎？其中滿了奇妙的東西。有太陽，月亮，星宿，雨水，並各種水果。是誰預備這一切？”

這位政治官員大笑，輕蔑地乾咳，然後與同伴們一同步出去，大力關門。

第二天早上，一位守衛就來叫我收拾東西。當天我就被帶去勞動，但不是回去葡萄園。

這次是一個養豬場。五十名婦女看管幾百頭豬。這些年頭生活困難，但這豬場卻是最艱苦的。我們得到的‘人吃的’食物，幾乎是饑荒的分量。我們清晨五時起身，還穿著昨晚的污穢爛布，馬上就在黑暗與寒冷中去喂豬。

那些豬食深及膝蓋，都在液體的污穢

裏。這是唯一不會結冰的東西。那種叫人作嘔的穢氣充滿了整個豬場，也鑽進我們的木屋裏。我們吃的“人吃的”湯汁也充滿了這種味道。只是我們比聖經裏的浪子好了一點：因為我們把豬食也塞滿自己的肚子。

一切事物都失去了意義。死亡直瞪在我的眼前。這整個世界是眼淚和絕望構成的，我心中發出一個哭喊：“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你把我拋棄？”

嘗試清理這豬食，就如嘗試清理世界垃圾一般的絕望。我們每天都重新開始，又濕，又冷，又餓，沒命的把如山的污穢用推車載走。

我曉得這裏沒有活命的指望，我想我會死在其中。

在這樣的精神狀態裏，我不能活多久。幸好這光景並不超過幾個星期。我相信主耶穌聽了我的禱告，把我帶出那地方。我只是上去學習一項很深的功課，喝那最苦的一杯。如今我感謝神給我經過那一課。這教導你愛神，雖然祂只給你痛苦，沒有別的。

我在羅裏車上，看那養豬場漸漸遠去。

風就如一只冰冷的鐵手，把細緻的飛雪橫撒大地。沒有人曉得我們正在往哪里去，也沒人問，也沒人關心。反正一個集中營和另一個集中營都差不了多少。

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我們回到根西亞，就是兩年前我們出發的轉站營。

“那麼多擁擠的婦女們！這地方比以前更熱鬧了。”我們小聲地說，正當我們等候被點數的時候。“不知將會發生什麼？”

天黑之後，他們才點算完畢，我們可以操步到木屋去。數百名進入各間木屋的婦女們都是來自羅馬尼亞各地的奴役營。黨方是不是打算再推行一些大型的計畫？

沒有人敢說出我們心底的希望。我們已經有太多失望了。

第二天就有謠言流傳。十名來自總部的秘密員警正在翻查我們的檔。他們兩天前就來自布查勒。這是不是意味自由？

我看木屋的周圍。在那只暗淡的燈泡下，婦女們正在低聲談話，都在討論這謠傳。我們的頭腦都在計畫未來。發酸的食物味道和我們發酸的體臭攔留在空中。廣播器已經設置在我們上方。它不時發出噪音，就如特大的煎蛋聲音。

這裏有些吉普賽少女，就是我曾經在冊

瓦達監牢認識的。一天我聽到有人呼叫我的名字。

“薩比娜，薩比娜！”原來是欣奈達，就是一度是布查勒上流社會的婦女。她是我在四公里營的同伴。我們嘗試彼此擊掌，但卻停了下來。因為我們倆的每一根手指都發腫，生冬滄。

我們大笑，互述彼此的故事，或只說我們所能承受的。她堅持要我接受一條男人的長褲和一件溫暖的外衣。我充滿感激的領受了。

“這是卓別林！”其他人往後站，看我的新服裝。

守衛們開始把我們帶去辦公室問話。欣奈達是其中一個最先上去的。她告訴我說，“就如過去一樣的質問，只是非常有禮貌。他們不再是問有關於我們，倒是問我們對他們的想想法！”

三位制服的官員坐在堆滿檔的桌子後面，欣奈達說。在問了幾句有關她的健康之後，他們就開始作一個不尋常的轉彎。

“你可曉得，你反對社會主義，是多麼的錯嗎？你對自己在營中的‘再教育’有何感想？你明白黨方給你這個改變的機會，是

正確的做法嗎？還有，你曉不曉得，沒有人能扭轉共產主義的大趨勢？”

“當然，我告訴他們，我享受這裏的每一分鐘，”欣奈達說。“這些笨驢還在吹噓國家的成果，說我們的集中農場和奴役營多麼美好！天哪，我在這裏已經挨了三年九個月了！”

就如大多數的囚犯，她盡力給官員們一個好的印象，叫他們以為她已經看見了自己的錯誤，如今非常樂意為黨操勞。

在一個月之內，一小群婦女開始離開根西亞。我們不曉得她們將會到那兒去。守衛們讀出一些名單，然後這些人就操步往辦公室去，登上羅裏車走了。但這總是一個希望的小象徵。

最後輪到了我。坐在桌子後面的上尉看來，臉面白裏透紅，就如嬰孩。他的雙手肥胖，好像香腸。當他說話時，雙手不斷地撥動，清理桌子上的東西。仿佛打算在完畢演講後，就要跳上去一般。

對宗教囚犯，還有幾項特別的問題。

“魏恩波夫人（夫人！），你必須曉得，在這裏我比神更有權力。至少，祂至今還沒有干擾這個辦事處。”他就轉看自己的兩位副手，他們附和地微笑。

“但你真的信服這個嗎？你真的能夠看透宗教的把戲嗎？你曉不曉得，在一個共產社會裏，神完全是多餘的？你完全用不著祂。如果你能夠從這裏釋放出去，你將會驚訝近年來的發展。我們還不過是起步！”

他的金色肩章嶄新發光。在他的‘香腸型’手中，有一疊肥厚的檔，可能就是我的記錄。

我說，“我看出你有權力。可能你正持著有關於我的檔，又能決定我的命運。但神也有檔記錄。你我都不能脫離祂而存活。無論祂要我留在這裏，或要我自由出去，我都接受。因為那便是對我最有利的了。”

這上尉雙拳齊擊桌子，就如桌子也會被打痛一般。“不知恩！魏恩波夫人，不知恩！我很抱歉你沒有學到你的功課。我將會作一個報告。”他瘋狂地大叫了幾分鐘之久。

但三天後，就有人把我的名字讀出來。比這上尉更高的權力單位，決定了我的命運。

我們在白雪鋪蓋的院子裏等候，帶著我們貧窮的包袱。就是到那時，我們依然不肯定自己會被釋放。我們操步走出充滿刺釘網的監牢大門，站在外面的路邊，等守衛分發

檔。

那紙上寫著“釋放證書”。那時天色已黑。我們登上一輛卡車，往數公里外的布查勒去。我們在市郊就要下車。

我提著發臭的包袱，走過市郊。將近三年了，我才第一次重新看見人們，在放工或上市購物之後趕回家。

家！這是我去的方向。如果它還在。

如果任何東西還在。家，朋友，家人。米海該十四歲了。這些年頭把他造成怎麼樣？我幾乎懼怕找到答案，但又同時渴望看見他。

街上的燈光把我的眼睛也弄花了。餐廳的食物氣味刺激我的嗅覺。電動鐵軌車尖銳的摩擦聲使我急忙掩耳。我終於登上前往我家的電動車。那時我才意識到：我沒有錢。

我大聲說，“有哪個肯為我付車資？”

每個人都把頭轉過來，看是誰。

眾人一看便曉得是怎麼一回事。成打的人都要為我付。他們都圍繞我，眼中充滿同情。看來每個人都有親人在坐牢。他們只向我提說他們親人的名字，問我曉不曉得。

我們經過維多利亞街。一切都沒有改變。人類的四個偉大天才的巨型畫像——馬克思，英格斯，列寧，史達林——依然在俯

視眾人來往的街上。我下了電車，開始登樓。房門開了，是我家的一個朋友。

“薩比娜！”她把手蓋口，倒退。“是真的嗎？”我們擁抱。“我要昏倒了，”她說。隨即開始哭泣。

有人跑去找米海。當我看見他進門時，心也幾乎停頓了。他又高又蒼白。那麼瘦。

我們擁抱。我眼淚開始流了。

“不要哭太多，媽媽，”他說。

第十七章

回家

第二天，我們一同在布查勒的大公園散步。我必須重新發現我的兒子。當米海還很小時，我們幾乎為他懼怕。他看來非常沉溺

在宗教中。他會問深具意義的問題。在五歲時，他已經是一個熱忱的傳道人。當他七歲時，就帶領一位博士歸主。這博士就成為我們教會的一員。

如今他裏頭的善良，有沒有被共產黨破壞了？

我馬上就發現他裏頭還有天賜的美善。我談及監牢的經驗。他說：“我們接受自然給我們的日與夜，光與暗，不以為惡。讓我們也接受人的光明和黑暗，也不以為惡。”

我還在驚訝他的話，就對他說及十架的道路。他仔細地聽，直到他的眼睛看見一棵道旁的果樹，開始結滿了花苞。這是一個早來的春天。野花正在綻開。

我說完後，他說：“媽媽，你和爸都選擇了十架的道路，服侍神。我不曉得我是否會選擇它。我感到神在這樣的地方與我同在。一個美麗的地方，沒有痛苦和羞恥。”

我回答道：“你曉得，耶穌受難的地方，就在一個花園附件。如果你在一個花園裏，聽到有無辜的人受釘哀叫，你會怎樣做？吉拉瓦和瓦卡勒提監牢離開這裏不遠。內政部大廈也就在路的對面。”

米海小聲地說：“那時媽媽您很困苦，是嗎？”

我回答道：“米海，我們是希伯來人，是神的孩子。與我們為敵的，主要不是因為外面的奴役，卻是因為喪失了裏面的服侍。人把我們擄去，叫我們服侍外物，於是我們就不能侍奉內裏的屬靈事物了。”

“這就是我們最大的苦難。人們強使我們消耗在這個虛幻世界中，而不是我們希伯來人的屬靈領域中。希伯來的意思就是‘河外之人’，‘從另一個世界來的人。’如今我們還是希伯來人嗎？”

一天傍晚，米海來我的房間，向我讀布魯特的《卡托的生平》（Life of Cato）。裏面說到暴君蘇拉。蘇拉的皇宮就如刑場，殺人無數。年輕的卡托問，為什麼沒有人把蘇拉殺掉。他的老師回答道，是因為人們懼怕蘇拉，多於憎恨他。於是卡托就說：“給我一把劍，我就要把那人殺掉，救我的國家。”

米海放下書本，說：“有時我也感到這樣。為什麼不把暴君殺掉？舊約不都是這樣教導嗎？”

我說，我不以為這是最好的方法。我們不該殺那暴君，只當殺那暴虐的制度。我們憎恨罪惡，卻愛罪人。

米海回答道：“媽媽，那是最難的事了。”

在那些起先的日子，我就好像一個死而復生的婦人。我獲得自由了！一切目前面對的難題，都像至輕至微了。貝利提莉曾說，“如果我能脫離這監牢，就算是每天吃麵包，喝白水，也很滿足了！”我們大多數人真的就是這樣生活的！

但如今真的問題來了。

看見周圍的需要，真的叫人吃驚。我們拜訪的人，什麼也沒有了。他們只剩下破被褥在床上，沒有床單和枕頭袋。他們許多日買不起黑面包，也用不起一點電流保暖。

一位朋友說，“我們必須把一切都賣掉。碗碟，衣服，地毯，連書本！不！不要坐在那張椅子上！它的一只腳斷了。”

那朋友把大部分的錢，買藥給爸爸。她爸爸也住在那細小的組屋。

“薩比娜，你得小心告訴人任何事物。到處都是警方的奸細。教會裏也充滿了這些人。”

朋友和陌生人源源而來。每一個都懇求

我透露有關他們親人的消息。我很少能夠回答他們的問題：這是大赦嗎？是和解嗎？是新路線嗎？為什麼我能夠獲得釋放？他們可以向誰申請？

我很快明白為什麼政府部門的長龍，比食物店前的更長。我必須先有官方的糧卡，然後才能去買麵包。

我在一天早上，排隊等了四個小時。當我抵達那個小窗時，裏頭的少女尖刻地問：“你的工作卡呢？沒有工作卡，就沒有糧卡。”

“但我是一個前囚犯。”

“那我幫不了你了。沒有工作卡和號碼，就沒有糧卡。”

於是我必須依靠他人的施捨過日。

起初我們必須和一位婦女朋友一同住在一間小房子。但米海已經是年輕人了。我們擠在一起不是辦法。我開始好長的時間，尋找住宿。

我們的舊屋已經被當局充公了。但如今有朋友住在其間。他們說有一個閣樓正在空著。那是一間四碼寬，五碼長的。另一間是三碼乘二碼。

經過許多日排隊等候，填寫表格之後，我們才得容許住進這空間。米海和我遷移進

去。裏面只有一張破床。沒有自來水，也沒有廁所。在冬天非常寒冷，夏天非常熱。窗口外面就是一堵牆。

我們就在這裏住，煮食，睡覺。珍妮達釋放後，也來與我們同住。我們沒有床，於是就共用一只沙發。以後瑪麗達又加入。

那一天，她第一次來到我們的門口。她站在那兒，像小女孩一樣的害羞地微笑，她的眼圈發黑，穿著一件破舊的外衣。她給我一小包用細繩綁著的包裹。

“不是什麼好東西，”她說。“只是兩塊法國燻餅。”她是排隊等了兩個小時才買到的。也不怎樣‘法國’。

瑪麗達是我們教會的成員。她是一位性格甜蜜的好女孩，但不很聰明。人們有些怕她，因為她有時會發癲癩。

我很高興看見她。她的單純叫人高興。

“進來坐下，瑪麗達。”我退後一步，讓她進來。於是木門就砰然碰到米海的床頭。“我們剛搬來不久，屋子還很亂。”

她就擠了進來，坐在一張椅子上。椅子的背後就脫了。米海上來幫忙。

“你們在這裏真是舒服極了！”她說。她看見我正在用廉價的油，炸馬鈴薯。

“可憐那屋頂，”米海說。傾斜的天花

板有一大片潮濕，一片黑色的蘑菇每天都在長大。房子小，每逢一個人移動，其餘的人都必須讓位。

瑪麗達分享我們的馬鈴薯。後來，當米海進去他的房間閱讀時，她就告訴我說，她的寄宿之家，已經有親屬來自克魯城。於是家主要求她離開，因為床位不夠了。她必須在一個星期之內離開。她沒有任何親屬。

“好的，瑪麗達。你可以看到這裏的光景。這是我們過去的蓄物房。但如果您喜歡，我們就可以弄多一個床位。”

她的臉頓時樂開了。“真的嗎？那少男不會介意嗎？我有一些被褥，碗碟。我那麼喜歡和你們同住！”

大約是我出牢後一個星期，天空清明，是嚴冬後的第一個陽光日。

突然教堂的鐘聲開始敲響。這是多少個年頭沒有發生的事了。首先敲響的是大教堂，然後是聖斯利迪教堂，然後其餘還存留在布查勒的教堂。

首都有許多大鐘。（在中古時代，羅馬尼亞是基督王國抵抗土耳其人的堡壘，到處

都是修道院和教堂。)如今這些教堂都一同敲響。(鐘聲齊鳴，是非常宏偉的。)但這可愛的聲音也叫人害怕。雖然警方禁止人聚首，但街頭的人都三五成群，細聲詢問是怎麼一回事。

然後維多利亞街的廣音器就開始報告：

“同志們！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的工人們！蘇維埃共和國的中央委員會，以無比沉痛的心情，通知羅馬尼亞同志們說，史達林同志，就是蘇聯主席和總秘書，已經在1953年三月五日，死於嚴重疾病。如今這位列寧同志的忠心門徒，智慧的領袖，人民的教師，已經長眠了。”這廣音器就播放喪禮音樂。

但對我們多數人，這鐘聲卻不意味死亡，而是意味新希望。“他們正在做什麼？”每個人都在問。尤其是當人們聽到隨後播放的宗教音樂和儀式，更是不解。這史達林曾為了消滅基督教，付出了那麼多的力氣。他是世界無神協會的主席。

謠言說史達林在臨死的驚恐中，要求用的宗教儀式下葬，又要求用一只十字架陪葬。百萬名被他殺死的受害者陰影落在他的床上。他要求所有的基督徒為他禱告。人們這樣耳語。

學校和商店都關門。米海回家時，帶同一份黨報Scintea的特刊。這黨報是唯一的報紙，當然其中都是奉承和恭維。在戲院，街道的大型廣告與吊旗都是展示蘇聯與羅馬尼亞的友誼。收音機也播放同樣的口調。

我們可以冒大險收到外國的波道。在其中一個這些頻臺，我們聽到閱讀以賽亞書十四章。這是形容一位欺壓者的死亡。他下到陰間時，眾亡魂都譏笑他說：“你也成為軟弱，好像我們一般？。。。你滿身是蟲。。。你這使列國軟弱的，為何被砍倒在地？”

“你以為如何？”當我們收聽完了，米海就問。

我說我不以為那樣。在一個人臨終時，可能發生巨大的改變。我記得史達林的母親是虔誠的基督徒。她必然切切為兒子禱告！

如今我們有他女兒的見證。這女兒不聽父親的一切無神理論，成了基督徒，逃到西方。思維拉娜（Svetlana）形容她父親臨死前那“不可理解的手勢”。史達林“突然舉起左手，就如指向某些東西。。。過後靈魂就脫離了身體。”

我們同時也有一種喜樂，就是希望可以有新的開始。我們希望羅馬尼亞一切的奴役

營都解散。因為那時我們看到謠傳多時的消息，果然成真。那運河真的停止了。勞動了四年，當局突然中止這計畫。估計只完成了七分之一。超過二十萬人在那兒勞作，死亡人數沒有人曉得。數十億元國幣就這樣扔掉。我國的經濟崩潰。

黨報聲稱國家目前致力提升生活水準，於是從大型工程轉為生產消費者產品。但沒有人能掩蓋運河失敗的事實。最後的大調查，有人說運河建成後，巴拉幹平原將會被淹沒。也有人說多瑙河沒有那麼多水，能夠同時供給灌溉和航行。

人們只是看到，主要的工程師們都被逮捕，罪名是“蓄意破壞經濟”，被判死刑。至少兩人被當場處死，另三十人被判刑期，有長達24年的。（譯者注：這是第三批的工程師。前兩批都因為直言運河不可能成功，就被當局處死了。）

在逾越節的禱告，我對自己說：“我們曾是埃及法老的奴隸，主用大能的手救了我們。”如今也是。

這些奴役營如今成了孤獨的地方，蛇在其中自由居住，不再擔心被人捕食。生鏽的工具廢棄在荒蕪的菜園。凌風從黑海吹來，把這原來打算成為世界奇跡的工程，連遺跡

也埋沒了。

我漸漸恢復健康，並一些力量。我折斷了的肋骨依然疼痛，但醫生說，這只是因為未全然痊癒。他說我能夠生存已經是奇跡。他又勸我躺臥在床幾個星期。但太多的事必須我去處理。

一天我在街上，看見一個頭髮稀疏的小個子男人。他在注視著我。後來我發現外衣有一張小紙條，寫著：“當主給你脫離憂愁，脫離人們強逼你從事的的奴役，和你所懼怕的事，得享安息後。。。 ”

我讀著，曉得爭鬥依然繼續。可是神的愛卻處處圍繞我。在那一幻而過的面孔中，在純潔的心中。這些都是史達林不能扭曲的。這些是神的兒女！

我心中出現一種新的喜樂：我如今也是地下教會的一員了！

‘地下教會’是字典沒有的名字，東歐任何建築物也沒有這名。地下教會沒有大教堂。它的神職人員穿著破舊的工人服。他們沒有神學的訓練，也不太懂得神學家的爭

論。我們是來到了西方，才曉得西方的一些基督徒，稱我們為‘地下教會’。如果早一些時候，有人問我：“你們羅馬尼亞有沒有地下教會？”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問什麼。我們只是作我們的基督徒任務，不為共產黨的法規操心。

我在出獄後的十二年，這教會便是我的生命。

首先我感到頹喪。去教堂的人面對那麼多的攔住。員警壓迫他們，奸細窺探他們。收音電臺，學校，戲院，報章，都無情地排除信仰。老年人還可以在監視之下去教堂。青年人完全不行。

我看見多少過去的朋友們，因為害怕失去工作，就不敢走近我們的家。有些甚至不承認曾經參與我們的崇拜。

一次我經過一所大學，看見一位熟悉的老師。我就上去問候他。那時他的一位同事也在。

“夫人，你弄錯了。我不認識你。”他轉身就走，不敢看我的臉。

人們在“自由”中會那麼懼怕。可是在

監牢裏面，就是在最糟糕的時候，我們依然看見神的工作。我們曉得雖然我們受苦，可是祂卻不曾離棄我們。我們可以信靠祂。於是我們地下教會的一種重要工作就是教導人這個。

我也必須約束自己的位置。如今我們的教會有兩位年輕的信義會牧師主理。但那麼多人到我的門口尋求指教與訴苦，卻叫牧師難堪。為信仰受苦的信徒，常被其他的基督徒當作偶像。我們說的每一句話，都成了“福音。”

這是危險的。殉道者並不能創造真理。只有真理才能創造殉道者。我必須非常堅決，禁止人們高抬我。

可是把我的意見收藏起來，也不容易。那兩位青年牧師盡力教導，但他們只能教他們從信義會博士與數百年前的書本學到的東西，在這個已經變遷了的世界裏。監牢給我看到，那些舊書真是過時了。

共產黨的洗腦和再教育方法是新的。我們需要新的回應。經過一些日子，這些答案都在地下教會找到了。

“媽媽，我已經畢業了。”一天米海提前從學校回來，眼睛發亮。

“你是什麼意思？”

“我不必再上學了。”

“但你必須完成學業。”

“那邊不行了。”

原來校方成立了共產黨少年行動部隊。頂尖的學生就可以戴紅領帶。孩子們可以推薦候選人。他們就推選米海，可是米海拒絕了。他說：“我不會佩戴紅領帶。這是黨的征號。黨方把我的父親關在監牢。”

那位負責這項事務的老師是一位年輕的猶太女子。她不曉得如何做。可是她必須扮演共產黨的角色。她責備米海，就叫他回家去。

其實幾乎每個老師都憎恨自己的工作。第二天米海的級任老師就未經校方許可下，特許米海回到課堂上，還給他擁抱。

從那日開始，米海就成了校中最受保護的孩子。無神的宣傳在班上開始了。米海一次又一次地站起來與導師辯論。有時他失敗了，因為他跟不上他們曲折的狡辯。但他依然起立。眾老師們在曉得他是一個政治犯的兒子後，就愈發愛他。羅馬尼亞不是一個共產國，卻是一個被共產黨壓制的國家。

當我坐牢時，我們的老朋友愛麗絲就照顧他。她也是我們的主日學校長，也曾是一個重要政府部門的首長，可是當她拒絕成為一名共產黨後，就被排除了。她就靠教導法文維生。當我下牢後，米海就去找“愛麗絲嬸嬸”。他說：“您現在就是我的媽媽了。”

她非常貧困，又要照顧年老的爸爸。他們三人就住在一間房子裏。因為沒有空間給其他的孩子們，她就勉力給他們愛和一點零錢。這些孩子們如果沒有基督徒弟兄弟姐妹犧牲的給與，就要挨餓了。

米海之能在九歲至十三歲間，抵抗一切擊打，都是因為有愛麗絲的支撐。在我回來時，他依然能對我說：“媽媽，我站在你的一邊，我愛主耶穌。”

但學校的宣傳激烈進行。老師們必須努力使用影片講解，證明神不存在。於是米海常常問我有關神存在的證據。

理查曾說，沒有人會要求證據，證實自然界的存在。自然界就在那裏，我們也在其間。屬靈的事物也是，它們是自我證實的。一個天才會說，他獲得啟示。是誰啟示他？當然是一個比他更高的活物。他得到一個屬靈的經歷，神的經歷。

在每一間學校都有一個角落，稱為無神角落。其中有圖片和書本，嘲弄牧職人員。米海曉得其中的一些故事是真的。他曉得一些牧師出賣自己的弟兄們。

我嘗試給他看到，教會也有人性的一面，不單只有神性。每個基督徒也都有軟弱。

每天他都帶一些教會與牧者失敗的例子回來。

我會說：“他們有沒有告訴你，這些牧者們在犯錯後的懊悔？你看見牧師的犯罪，卻看不到他們的善良。人都會犯錯。只在我們懊悔時，才顯出我們裏面的神性。”於是我就把他的疑惑排除，直到新的打擊來到。

每個基督徒的母親都有這種爭鬥。生命真如戰場，每天傍晚我們都奪回共產黨在白天侵佔的土地。

“我們的博士說，史達林是一個頭腦清醒的旁觀者。”

“大衛王為什麼要娶烏利亞的太太？”

我回答道：“聖經不隱藏真理。它提到人犯罪。但讀整個故事，你會發現誰在扭曲事實。”

在這爭奪年輕人的較量中，共產黨擁有一切武器：學校，電臺，報章。但米海卻有

模範基督徒在他的面前。

當我還在運河奴役時（1951年），教會的人冒著犧牲自己自由的危險，給米海幫助。一對年老的夫婦花了兩天的行程，特意繞道避開跟蹤，只為了把一大部分的儲蓄交給某人，好轉交給愛麗絲。

老米海羅維茨夫人，就是把米海當作自己侄兒一般的老太太，從村裏拿了一袋馬鈴薯，就是她所能給一切，從幾百英里外趕來。有告密者通知警方。於是當她回到自家時，就被軍方傳召，重打，以致她一直不能康復。

雖然有這樣的困難，地下教會成員卻不忘記囚犯的孩子。

有時我們也會打敗戰。

我記得一個流淚的婦人來見我。

“我的孩子為秘密員警工作，”她說。
“他常見一個人。那人總是問他有關每一個到家裏的人。我不曉得該怎樣做。”

她不能把兒子趕出家門。但她也不能讓兒子出賣基督徒。我就勸她暫時與我們斷絕來往。

在晚上，偶爾會有一個男人，或女人，到我們的房子來，承認自己向警方告密。

“我們正在陷坑裏，”那婦人會告訴我說。

“我們愛主。我們也愛你和米海。可是我們經不起那些威脅。我丈夫將會失業或下牢。我們必須報告每個上教堂的人。我們嘗試告訴他們那些對你無害的事物——但你必須小心！”

另一些人離開布查勒，從一城遷往另一城，只為了避免秘密員警的傳召。

在共產主義之下，你的家總是分裂的。如果他們不能找到一個孩子或親屬，向他們申報你買了多少麵包，煮了什麼，誰拜訪您；他們總是能找到一位願意合作的鄰居或同事。少女們必須報告她們曾經與那個男孩出外。每一件事物都必須記錄在案，好用來對付你。

在這種制度下，產生了數以千計的佩戴紅領帶或黨章的基督徒。一些政府高官也是地下教會成員。他們在晚上要求一位神父為一個孩子施洗。他們會到一個遙遠的小城秘密由一位牧師主持結婚。許多告密者來告訴我說，他們必須做的事，請求原諒他們的出賣行動。

我對他們說，“為證明你的悔改，就告訴我們你如何窺看我們。讓我們曉得你必須交賬的官員。告訴我們，你們在什麼地方會面。”

如果他們在街頭把消息透露給警方，我們中間的一個就拍個照片，曉得那位秘密員警。然後我們就跟蹤他，看看他下一位會見誰。如果他們在一個家裏會面，我們就觀察那地方，拍下凡進出的人。

這是危險的工作。但我們就因此曉得大多數的告密者，包括警方暗探組的頭領斯卡盧上校。我們仔細地觀察他，就如他仔細觀察我們一樣。我們也跟蹤他的主要告密者們。

我們成功帶領一些告密者悔改。另一些我們必須用更嚴厲的方法。地下教會因此得以生存。

我有幸有米海。他不單忠心，而且還負擔最難的工作。他必須不斷留神注意。他也必須當機立斷，作出可能叫我們倆都下牢的決定。但我們常常發笑，因為他的老師們必須說的荒唐話和做的荒唐事。

瑪麗達與我們同住了幾個月後，一天特別晚回來，幾乎不說一言。我留意到她近來幾個星期，有幾次遲歸。她看來並不更加高興——她總是一個快樂的女孩——但卻是更安詳，更有自信了。

一次她突然說：“有些東西，我不曉得怎樣告訴你。。。我有一個很喜歡的男孩

了。”

她在探望一位留院的親屬時遇見那少年。他在工廠意外中，半邊身體癱瘓了。他數個月不能動彈，也不能說話。

“可是如今他好了許多，可以用拐杖慢慢走了，也開始說話了。”

第二天傍晚，那少年人來見我們。那晚也有其他遠道的朋友們來，於是我們都擠在一起。瑪麗達的男朋友彼得原來也無家可歸。

有丈夫被捕的牧師娘也來與我們同住。又有白天不敢見我們的基督徒（因為我們是前囚犯），夜間來見我們。

其中一位是在警營廚房工作的少年。那裏絕不缺糧。於是他每天都把自己的一份麵包帶來給我們分享。

第十八章

地下教會

米海帶了一個故事回家。這故事肯定不在他的歷史課本中。有一天，希特勒，拿破崙，與希臘的亞曆山大大帝，一同在地獄裏獲得一天特假，去觀看莫斯科的紅場大排操。在坦克車隊行過時，希特勒說：“如果我曉得紅軍那麼強，我就不會進攻蘇聯

了。”亞曆山大說：“如果我有一支像這樣的軍隊，我就能征服全世界。”拿破崙卻在閱讀一份蘇聯報章，他抬頭說：“如果我有一種像巴拉瓦達（Pravda，蘇聯黨報）那樣聽話的報章，全世界就不曉得滑鐵盧的戰事了。”

米海正在收集共產主義的笑話。他完成小學之後，就不能繼續升學。中學不接受政治犯的孩子。他有的是時間，可以去找工作。理查的一位老朋友聽說他能彈鋼琴，就給他一份工作。

“我正在國家戲劇院，負責調音和保管樂器，”他說。“我需要耳朵敏銳的學徒。”

為了這工作，米海必須填寫十六張問卷。其中有要求他提供兩位鄰舍的地址，必須是“超過二十年”的鄰居。那時米海才十五歲。

“當秘密員警來時，你最好曉得如何回應。”這位老朋友說。

在得到這份表格後，米海到人事部門官員那兒，說他的表格被墨水弄汙了，可不可以得到另一份？然後他就填寫兩份，留著一份，作為自用。他多年後必須記得從前寫的是什麼。這些問題在每一次應徵中都會出

現。如果他的答案前後不同，就有麻煩。

其中一個問題是：“你爸爸曾經被捕嗎？”他回答沒有。他想，爸爸是被拐帶，不是被逮捕。逮捕是人人知道的；拐帶則無人曉得。

於是他獲得雇請，一個月八英鎊。這對我們是一筆非常大的數目。他又獲得一張糧卡，可以購買麵包。

那位調音師發現米海的耳朵異常敏銳，可以輕易辨別音調。“他比我還行！我已經在這行業四十年了！”

米海成為修理每一種樂器的專家。在十八個月後，人們才發現他是一個政治犯的孩子（於是被開除。）可是布查勒的樂師們有些依然與他聯絡。於是雖然他失去了工作，但依然可以教音樂賺一些錢，買一些書在家自修。

我就尋找一些雜務，維持家用。

首先是養蠶合作社。瑪麗達在一份雜誌讀到這個。“在家裏養蠶。增加你的收入，幫助建立社會主義。”

米海笑道：“瑪麗達肯定是看見自己穿著自家生養的蠶絲晚裝了！”

“不，我是說真的，”瑪麗達說。“蠶

絲很是值錢。”

米海就拿起那份雜誌。“啊，但你必須把你生產的東西送去國家中心。他們會給你什麼報酬？”

無論如何，我們終於同意向養蠶合作社領取了一百只小蠶。

米海讀那說明書：“當蠶蛾開始變蛹時，它就吐絲圍繞自己。一段時期後，成蛾的蠶會打開小蓋飛去了。每只蛹的蠶絲長達幾百碼。”

我們窺看紙皮箱裏面的蠶，每只長達三寸，顏色灰白。

起初米海直接去墓場去采桑葉。但不久看守人就來把他趕走。

第二天晚上，米海乘夜色上去，采了數天的分量。

“死人無需葉子，”米海說。

我想起啟示錄說，在天上的耶路撒冷，生命樹的葉子有醫人的功效。

蠶蛾是一種嬌生慣養的東西。它們四千年來都是人工繁殖的。它們不喜歡溫度超過華氏78度，也不喜歡低於62度。它們喜歡光，可是不要太多。當它們成蛹時（幾天發生一次），它們不喜歡被打攪。於是我們都必須噓聲。

過了一個月，和多次夜間突擊墳場，我們就有一百只桶。這些送去合作社，我們就得到一些錢，足夠買兩天的糧食。這兩天的糧很受歡迎。於是我再領取一百只蠶。

“啊，不要再來了！”米海說。

但我們的養蠶業也進行了幾個月。

直到一天我發現蠶兒們發腫，就如要爆炸了。米海吹著卓別林的葬禮進行曲。

後來米海從圖書館發現這是一種蠶蛾病，由於受風寒引起。我們只好放棄這行業。

我嘗試其他的家庭工業就如裁縫。於是我們就靠這些小數目，與米海的所得，得以生存。

那年是國家少年慶典。多國的少年共產黨和同情者來到布查勒。在這慶典前三個月，商店裏空無一物。人們大擺長龍，等候麵包和其他食品。牛油和麵粉是珍品，只是偶爾才有

然後慶典開始了。突然間，國營商店充滿了貨物。那三個星期，我們看見羅馬尼亞戰後未曾見過的豐富景象。米海會回來說：

“我看見國家雜貨店有許多箱的紅棗！也有包著錫箔的巧克力。”

慶典過了。以後的幾個月，缺乏比以前更甚。他們把錢都投拋在那排場上，為了欺瞞外國的訪客。

米海說那些外國的少年共產黨就如我國少年一樣，充滿了奸細。許多羅馬尼亞人對來自法國或義大利的少年說了不智的話。於是被秘密員警對付。米海的一位相識就因此被捕。

這一切都那麼醜陋。當我聽到這樣的事時，我就憎恨這種摧毀三分之一世界的邪惡制度。農夫被逼從自己的園子裏偷菜。工廠恐嚇工人，奪取他們的人權。貪污從頂級人員直到最低的。國家商店的經理們就是黑市的首腦。他們把商品變成百萬元的私貨。我們的生命充滿了謊言和奸細。只有受害最大的人，就是前囚犯們，才能教導人說，憎恨共產黨沒有好處。只有愛與瞭解才能得勝。

一個流行的笑話：兩位朋友在巴士車上相遇。他們低聲談話。一個問：“你對首相喬治古（Georghiu-Dej）的看法如何？”他的同伴馬上把一根手指貼近嘴巴：“你瘋了嗎？這裏人多。”他們下車後，行到一個廣

場。頭一位就說：“真的，我想問你的意見。”他朋友馬上說：“噓！你沒看到五百米外有些人嗎？他們會聽到。”最後他們來到一個完全沒人的地方。“那麼現在可以告訴我，你的意見了？”他的同伴就回答：“我對喬同志抱著至高無比的敬意。”

我們如何養生不是真正重要的事。珍妮達和我的真正工作，是維持基督徒的信心與禱告。這時理查還在牢中。

因為那麼多忠心的牧者們已經被捕，他們的太太們就負起建立地下教會的責任。我們十多人就成為自學的“牧者”。我們藉著與人談話，學習傳道。婦女們從全國的每一個角落，到布查勒來請求指導，也告訴我們有關她們教會的情況。不久我們發現，幾乎我們的一切時間都用在這工作上。

正當西方還在爭論婦女們該不該成為牧者時，東歐諸國已經有了答案。在共產主義下，每當牧師被捕，太太就自動成為代理牧師。她們是耶穌釘痕的手按立的。

地下教會在城中有無數的秘密聚會所。通常是在地下室，或像我們住的閣樓。在黑暗的晚上，窗口會有一根蠟燭點著，人們就上樓梯，用一種特殊的方式敲門。我們擠在一起，空氣那麼悶熱，以致窗口的蠟燭也幾

乎不能正常燃燒。房子裏是半暗的。

我們得到一個好主意，就是利用共產黨的細胞小組，針對他們。這主意來自格林古牧師。有時他會在深夜來參加我們的聚會。他是一所官方許可的教會主理。黨方給他一些准證，因為人人都曉得他好喝酒。一個醉酒的牧者就給共產黨一個很好的宣傳題材。他們不曉得他的醉酒是為了能保留在自己的位置。他也只喝足夠的分量，蒙蔽他們的眼睛。

格林古牧師給我們極大的幫助。他的秘密服侍，遠超過官方容許的範圍。許多牧師都這樣做。在官方教會與地下教會之間，並沒有清楚的分界線。

在逼迫之下，宗派的藩籬就越發拉倒了。我們不再分別天主教或東正教或信義會，我們都回歸最基本的信仰，更接近初世紀的教會。

格林古牧師和我多次談及教會的行動策略。珍妮達如今是我們教會的一根支柱。我們倆都讀列寧的《什麼是該做的》。列寧在這書裏定下征服全世界的計畫。那書寫於1903年。當時所有的波斯威派人士

（Bolsheviks, 共產黨前身）寥寥無幾，只能坐滿一張沙發（也真的有那麼的一幅畫。）

列寧的一條主要宗旨便是參透敵對組織。共產黨在羅馬尼亞上臺後，我們發現他們早已經在傀儡政府和反共的團體中，佈滿了他們的人。神學院和教堂裏也是。

如今這角色必須倒轉了。他們現在是主人。我們看見，除非我們參透他們的行列，不然地下教會就不能生存。

起初看來，這工作似乎違背了我們的宗旨。但格林古牧師卻有一個答案：“基督稱聖殿為賊窩，可是祂死後，祂的眾門徒卻總是在聖殿聚會禱告。不同的環境就必須不同的行動。”

我依然遲疑。“我們的許多弟兄姐妹必然有道德的疑問。他們加入共產組織，就必需執行許多違背良心的事。有教會背景的人，如何行得？”

格林古牧師說：“他們之間可能會有好演員。少年人比較容易上手。讓他們先加入共產少年，然後進入軍校，再後成為秘密員警與政治局。”

我同意我們必須學習蘇聯信徒。我們秘密聚會的人就協助這工。

參與這侍奉的人全都熱心，但我開始在心中把他們分為二群。

大多數人都不願意扮演黑牌。他們感到

難以解說為何需要天天假冒，天天行惡。

第二群是很少的人。他們的想法就如保羅。對猶太人就做猶太人，對希臘人就做希臘人，為得著雙方。他們馬上同意不能為了保持個人的純正，就讓地下教會沒有了掩護。個人的正義不過是一種自私的目的。讓無數基督徒下牢是更大的損失。在我們的成員中，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曉得我們正在做什麼。

格林古牧師不能肯定，如果讓少年人的父母曉得這些事，他們會不會反對這危險的任務。

我說：“當我在學校時，他們告訴我有關偉大的斯提凡王（King Stephen the Great）的故事。有一次他受傷，單騎回城。到了自己堡壘的城門，他母親問：‘是誰？’他回答道：‘你的兒子斯提凡。’她回答道：‘你肯定不是。我兒子不會把他的軍隊留著戰場，自己溜回來。他會繼續爭鬥。我不曉得我還有別樣的兒子呢？’我曉得許多母親都是這個傳統教養出來的。”

我又說：“我曉得那些到這裏來的母親們。如果共產黨向我證實理查已經死在牢中了，我不會單單的悲傷。我也會引以為豪。這種心懷日益壯大。如果一個人可以因為兒

子為國犧牲而自豪；她應該會怎樣高興，如果她的兒子為基督耶穌而死！”

格林古牧師苦笑。“死亡至少也是一種快捷的事。但還有其他的殉道途徑。”

珍妮達說：“正是有許多。把自己的名聲也犧牲了，比犧牲自由更昂貴，也許比捨命更貴。”

格林古牧師就起身離開。“多麼奇怪，這個世界總是叫人愛惜名譽。”

瑪麗達有一位美麗的女性朋友，來自一個鄉下。我稱她為潤迪。她年十八，滿頭黑髮，眼睛明亮。當她拜訪我們幾次之後，我說，“當我坐牢時，守衛們常說，‘你們要成為殉道者嗎？那麼就準備受苦吧！’於是開始毆打我們。但就是在最糟的時刻，依然有一種喜樂，就是這是為了耶穌。但還有一件事，是潤迪你可以幫得上的。”

她就定睛看我。潤迪是一位聰明的少女。她不會因為工作艱難就害怕。她的行動，無論是關門或是遞上一只碟子，都顯出自信，讓你感到這是一個不會輕易屈服的人。她是一個大家庭的長女。數年來她是家

庭的護士和守護天使。

我向她解釋說，我們正在觀察她，希望找到一些可以進入共產少年組織的少女。

“如今有一個消息。可能是很好的機會。秘密員警的上校斯裏卡奴正在問他的曹長有沒有一個能做家庭工的少女。他們擁有一個大屋，在城裏最好的地方。他的太太喜歡排場，不太聰明，卻也慈善。如果你可以獲得聘請，就能給我們許多幫助。”

她沒說什麼，臉色也沒有變。但她的褐色眼睛卻生輝。我繼續說：“他們不會懷疑什麼。那位曹長請他的太太轉問眾朋友。其中一個就通知我們。沒有人曉得她是一個基督徒。”

“我該做什麼？”

“起先什麼也不必做。只是適應那家。認識每一個人。我留意到人們最樂意告訴你他們的煩惱。昨天老多馬夫人不是給你看她的凸出的靜脈嗎？”

潤迪大笑。

“她把你當成護士了。”

她想了一會兒，就接受了。

一天傍晚，格林古牧師告訴我說，他看到約翰福音有一段奇怪的章節，似乎暗示門徒參透大祭師的院子。

“它說到一位認識大祭師該亞法的門徒。在基督受審的那一夜，這門徒可以進入聖殿，而且還帶同彼得一同進去。”

他建議如果少年人反對我們的秘密工作，這經文就可以堅定他們的信心。

我就打發一些少女參加共產少年組織，但我不讓格林古牧師曉得她們的名字。官方教會的牧師總是被逼向當局報告會友們的光景。最好叫他完全不曉得。

我們曉得，教會被窺探的悲劇。有一次，愛麗絲（米海的孀孀）問：“在聖經說，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獲益處。但是，一位告密者會給我們什麼好處？”

起初我沒有答案。我只想到他們的可怕傷害。但晚上我就想到他們的好處。他們使我們意識到，當我們活著時，就受觀察。天使也在觀察我們，只是我們不太理會，因為天使是看不見的（於是我們就把他們當作是空氣！）但告密者卻在我們中間，是我們知道的，也會給我們沉重打擊的。於是我們就必須留意自己的一舉一動了。

理查在1938年給我一本聖經。那年我悔改信主。這聖經有空白紙間隔每一頁，作為筆記使用。每逢我們一起閱讀，我就寫下當時的感想，於是過了一段時期，我就有一本珍貴話語與記憶的書，說及猶在世和已經逝世的朋友們。

我的記錄多是用個人的縮寫。這使它看來更像一本可疑的書。但就是在我被捕後，米海還能救護它，又保存了它。

當我打開閱讀那麼多有關理查的想法時，就感到他也近旁。我感到他正在俯身鼓勵我和安慰我。我也把這些感覺寫下。當我打開聖經，那幾年頭馬上又回來了。這聖經已經用了三十多年，它成了我所有的財產。我們傳道會的一名同工成功把它私運出國。

羅馬尼亞的聖經極其缺乏（如今還是），許多到我們房子的人，都是為了聆聽聖經。我不能輕易去任何地下教會的聚會，因為我被追蹤，也被禁出城。

但米海卻能參加任何聚會，不論是公開的，或是秘密的。秘密的聚會是利用生日會或周年紀念的茶會舉行。有時多達三十人會

聚合在一個擁有最大空間的組屋裏。他們會在門口大聲問候。然後一個唱機就大聲播放流行歌曲。路過的人都可以看到裏面的人正在跳舞。過了一會兒，這唱機就關掉。某個人就傳講福音，禱告。過後他們再播放幾首流行歌，作出茶會的聲音，滿足鄰舍的好奇。

“艾米今年已經有三次生日，”米海笑道。“她的姐姐有兩次周年紀念。下次我們將會舉行野餐。”

在星期日，他們就帶了唱機到郊外。這便是她們的禱告會。他們安排人在一切小徑把風。如果有人近前，就發警號。

這一切都叫人緊張蹦蹦。每一條細節都精心安排。時間，地點，過關語。參加的人曉得，這是可能不能再回家的聚會。每個講員都曉得，可能這就是他最後的一篇講章。他的話可能意味監牢和死亡。這種講道便帶有分量。

我們的牧師們多是官方的牧者。他們在教堂裏的講道，每一個字都被監控。

米海告訴我們一個最新的消息：“房屋部長命令一切新建的組屋都必須用最薄的牆壁，好叫鄰舍可以聽見彼此的談話，好彼此監控。”

這只是一個笑話嗎？

在聚會中，人們常問我有關監牢的生活，還有那運河。起先我不能多談。因為我找不到正確的字。

米海漸漸叫我開始談。當他聽到我們如何被打，如何吃草生存時，他就問：“媽媽如何能承受這一切，依然不否認基督？”

我回答說，在希伯來聖經有一個奇怪的地方。它把一些將來的事件，用過去式的動詞形容。就如以賽亞書53章，預言彌賽亞將要來臨，也預言他將要受苦。可是作者卻把這些發生在八百年後的事件都寫為過去式。

當耶穌讀到這些重大的苦難時，也看見它們都已經過去了。

我在苦難中也感到同樣的經歷。我嘗試解釋：喜樂是基督徒心靈裏長存的，現在的東西。我正在屬天的領域，無人能夠搖動我。我如今的痛苦在哪里？這些苦難都是已經過了。就如是去年的。今天的我，正在主同在的喜樂中。

我們每個人都遇到大災難，但當我們以它們為過去後，它們就是過去了。

過了幾年，我與理查談論這個。他說在單獨監牢，也感到相同的事。我想這正是我們的心靈相通。

潤迪遷入斯裏卡奴上校的家後一個月，就給我一個緊急的消息。她把這消息給一位老師轉達與我。

這不是一個好消息。她聽斯裏卡奴說及一位牧師的名字。這位牧師常常參與我們的聚會，也與我們用電話聯絡。

當我們面對那牧師時，他承認自己受到長期監禁的威脅。他的身體不太好，不能面對這威脅。在幾天前他同意與他們“合作”。但至今他還沒有給斯裏卡奴什麼消息。

他深深慚愧，就離開布查勒，到一個外省去了。

不久潤迪又告訴我們一位女學生的名字，也是斯裏卡奴提及的。

起先那位少女否認一切。我接手在她的身上。

“請你誠實。我們曉得他們一定是給您巨大的壓力。許多人都告訴我們同樣的事，

但他們都自願告訴我們。您欠您真實的朋友們一筆債。您該讓他們曉得發生了什麼事。”

她就開始哭泣，跪下。

“我那時走在街上，”她哭著說。“有一輛車停下，兩個男人出來說，‘我們是警員。上車。’他們沒有帶我去哪兒，只是坐著車兜圈子幾個小時。他們說，我必須向他們報告每一件發生在你家裏和教會的事。如果我拒絕，我的家庭就會被對付。”

於是她同意了。但她起誓說，她並沒有報告非常不利我們的事。我只能希望如此。

潤迪多次給我們非常重要的情報。但她最叫我們掉眼鏡的是，她把上校的家變成我們秘密的聚會所。

由於斯裏卡奴已經達到共產黨的高級圈子，他就開始享受特權。他帶同家人去度假，或是到山上去，或是到海邊。他們留下可靠的潤迪看家。斯裏卡奴太太稱她為“我的寶貝。”

一天那位聯絡的老師得到消息說：“為什麼不到斯裏卡奴的家裏來聚會？他們正在去度假幾天。這家有幾個出入口。沒有人會起疑。”

我們六個地下教會的領袖就分別抵達。每一件事都順利進行。

那時開始，每逢斯裏卡奴舉家出外，我們就在他們的家裏聚會。

潤迪善於扮演她的雙重身份。我們的人越來越多學會這樣做。他們必須唱紅軍的歌曲，稱頌黨方。多數都成功。一些甚至達到高層。

我們學習蘇聯地下教會。他們已經有三十年的逼迫經驗。

我們當然也有失敗。一些同工發現雙重身份的壓力太大。另一些則太過大膽，於是必須付出代價。

我們的一名成員是國家書局的經理。他的書局包括了幾層樓。他當然沒有聖經出售。但他有許多反對神的課本，就是包含了大量聖經的經節。這些書印行著攻擊這些經文的評語。但大多數讀者們都不介意那些沒頭腦的評語。這種書銷量甚好。

這是一項成功。但這成功卻促使那位經理更為大膽。

在八月23日的解放日，他的窗口吸引了大群人。但當人們繼續蜂擁，又笑又拍掌時，秘密員警就開始起疑。後來潤迪告訴我

們說，是斯裏卡奴上校親自解謎。他擠上前頭，檢查馬克思，英格斯，列寧和史達林的相片。這是窗口主要的裝飾。沒有什麼值得眾人發笑的東西。然後他注意到，在這些畫像之下有一個架子，正在推銷雨果名著《可憐的少女》的平裝本。

他馬上逮捕那經理（許多西方小說都是禁品，因為內容不符合共產主義），送他去一個奴役營割草。那時國家正在多瑙河口進行這種工作。

第十九章

反擊

在我出獄數個月後，一天，有一位內政部官員來訪。他是一個聲音宏亮，滿頭黑髮的的胖男。他提著一只塞滿紙張的公事包登樓。

我是不是一位媽媽？他要曉得。我是。但我是怎樣的一個媽媽？我有沒有關心自己的孩子？我關心他的教育？我不要他獲得一份好工作，享受退休金和糧卡嗎？當然我想。那麼為何不改變我的名字？我怎能稱自己為母親？

他連續呼喊了幾分鐘。我安靜的坐著望

他。我說的越少，就越快能使他道出目的。我也曉得那目的。

這便是離婚。他終於說，維持與理查的婚姻有什麼益處？理查不過是一個反革命分子，我連見他也不該了。像我這樣一個聰明的婦女，常識也會選擇放棄國家的敵人。如果我不現在做，遲些也會。我以為自己能與國家對敵？我真是眼睛瞎了。

他繼續欺凌，描述我們將來的困境。愛情？他譏笑說，什麼是愛情！這一切都是垃圾，不存在的東西。我所需要的是一位新的丈夫，做我孩子的爸爸。

我心裏想，你膽敢在我的家裏對我這樣說。但我最好的防衛還是沉默。

“我不是單單為了快樂時光，才嫁給我的丈夫。我們是永遠聯合的。無論何事，我都不離棄他。”

他繼續辯論了半個小時。我不再回答。連神也不能與一個沉默的人爭論。最後這人撤退了。他搖著頭。

“你遲早都會來找我們，”他說。“你知道她們都會這樣做的。”

我聽到他大聲地下樓。他正在去找下一位獵物。

黨方極力迫使囚犯們的妻子申請離婚。

首先是，當一個囚犯聽到妻子離婚時，他的抵抗力就崩潰，有些甚至不想活了。其次是，這離婚可以幫助這些太太們參與共產黨的活動。因為當離婚成功後，這些婦女們將會急於忘卻她們的丈夫，最容易的方法便是吞下黨方的一切路線。許多離婚的婦女常常模仿共產黨的口號，譏笑政治犯，包括她們曾經愛過的男人，也是她們孩子們的爸爸。第三個好處是，這些沒有了爸爸的孩子們就落在國家的權力下，任由國家在他們最年幼的日子，就給他們灌輸共產思想。

只需要一個字就能成就這一切。你只要說“好的。”那官員就替你完成一切手續。

過了幾天，那位丈夫就會在眾囚犯面前聽到這報告：“你的太太決定和你離婚了。”

那人就會想：“如今誰還關顧我？如果我依然呆在牢中，就是一個傻瓜。不如現在就投降，簽任何他們要我簽的荒唐事，重獲自由。”但就算他簽了，依然可能他出不得監牢。我見過許多這樣的悲劇。

在監牢裏，婦女們常說：“我為那麼細小的事與丈夫吵架，多麼愚笨。如果我們能夠出獄，我將要作一個多麼體貼的太太！”

但出牢之後，她們常常改變自己的口

調。“我為什麼不該與他離婚？他可能一生坐牢，我沒有糧卡，怎能養活孩子們？還有，他並不真的關心我。。。 ”於是她們就說服了自己，向當局投降。

我告訴這一類的婦女們說，我們必須愛丈夫，就如他們所是，不是要他們像我們想像中的一般。我勸她們回想自己婚姻的快樂時光，好勝過這試探。

有時我能用一個笑話，就幫人看見婚姻的難題。一個古老的猶太故事，說一個困擾的丈夫到一位拉比那裏去，投訴說，他太太在婚後三月後就生了孩子。“她必然對我不忠。”拉比回答道：“不然。你已經和太太同住了三個月，她也與你住了三個月，你們倆也一起住了三個月。於是共有九個月。一切正常。”

在化解婚姻的難題上，我常使用一些像這樣的策略。

當有婦女告訴我說，她們企圖離棄坐牢的丈夫時，我就告訴他們馬拉加斯島的故事。在當地，每逢有一對夫婦要離婚，夫婦必須分別去見法官。法官就詳細問各人過去曾經如何生活。他把這些都分別寫下，由當事人自己簽名。到了審判日，法官說離婚是可能的，只是這對夫婦必須先讀一篇文章。

妻子讀丈夫的記錄：“我親愛的，今天我們必須離婚之時，我記得我們最初相會的日子。我多麼希望可以投在你的懷抱裏。我多麼希望可以成為你的丈夫！我工作時，巴不得馬上完工，好接近你。你還記得我們的第一次親嘴嗎？。。。 ”他就形容與太太的歡樂時光。

丈夫則讀妻子的回憶錄。

多數的結果是，這對夫婦決定和好如初。

如果你回想起曾經發生的美麗時刻，你決不會把一段婚姻或一段友情腰斬。只是我們不常回憶。

珍妮達和我認識一位富有吸引力的少婦，達莉亞。她的丈夫坐牢，兩個孩子還小。丈夫是政治犯。七年來她完全沒有丈夫的消息。於是她與另一個男人有了關係。孩子們長大，充滿了共產黨的宣傳。

最後監牢有一張明信片寄來。她就寄了一包裹給他，但不提自己的外遇。

十一年後，他出獄了。他尋找自己的家庭。孩子們，一男一女，如今是十二，十三歲了。

“我們不曉得你是誰，”孩子們殘忍的說。“父親嗎？我們已經有了一位爸爸！”

他嘗試贏回達莉亞，可是太遲了。她決定與他離婚，嫁給那第二位。

這摧毀了那丈夫。我有時在街上看見他。面容極其憂傷。但他回避我。幾年之後，他就死了。

珍妮達說：“在監牢裏發生的，只是比較小的悲劇。更大的悲劇是這一代數以千計的人，心靈都將會帶著共產主義給我們加上的烙傷。”

有時我能幫人脫離這些麻煩，因為在理查十四年的監禁時，我也不止一次受到這些誘惑。

最嚴重的一次，大約是在我出牢後一年。有一個男人到我們的聚會。他愛上了我。那時我四十三歲，單身，又有一個青春期的兒子，最是需要爸爸角色的年齡。年日就如流水一樣過去，理查毫無音訊。

那人是一個單身漢，年紀與我相仿，身體結實，是米海很喜歡的一個人。他是一個猶太基督徒，與年邁的雙親住在一間房子裏。我們彼此拜訪，有時他會帶米海去看戲，也給與補習功課。這時米海很努力在家自修。

他仁慈又溫和，也曉得如何叫我大笑。

我心想：這是一個可愛又可信賴的男人。有時當他說話時，他會抓住我的手，看著我的眼睛，充滿了渴望。我不能把手拉回。外面看來，這不算是犯罪，但在神的眼中，這確實犯罪了。

幸好那時格林古牧師看見了，就坦白地告訴我。我希望每個看見朋友落到那個處境的人，都會這樣勸告。

“你曉得我多麼愛惜你，也欣賞你，”他說。“無論什麼事情發生，我依然尊敬你。”

“我認識你和理查許多年了。我希望你曉得，無論你跌倒或站立，我都一樣珍愛你。

“原諒我這樣問：你與保羅的關係如何？”

我沉默了一會兒。

他繼續說：“不要以為我自己沒有這種經驗。請你回答我的問題。”

“他正在與我相愛。”

“那麼，你也在與他相愛嗎？”

“我不能肯定。”

他說：“我記得理查常說一句話：‘在理由的面前，沒有任何感情能夠站立得住。’如果你給自己時間思想，你就會看見

你會給你的丈夫和孩子造成多大的損害。如今我要你作一個最難的決定，就是絕對不要再見這人了。”

我曉得他說得對。我就避開保羅幾個星期。過後他就不再企圖見到我了。

後來我曉得格林古牧師也與保羅談話，叫他記得理查正在坐牢。那時我才看到我幾乎出賣了多年的等候與信靠。我跪下禱告。

還有些其他的試探。十四年是一段很長的時期。有時我幾乎放棄了。有時這只是一陣子肉體的軟弱。性欲是一種不懂懊悔的衝動，我們也無需過於自責。

在一個早上，我在教堂擦地板時，瑪麗達沖了進來，手上搖著一張明信片。

她的眼淚也流了。“我想——我想是來自。。。 ”

我看見那張廉價的明信片，簽名寫著“Vasile Georgescu(瓦斯裏-喬治古)”。但卻顯然是理查的筆跡，大而不齊，卻是漂亮的。我的眼睛也模糊了。

我曉得政治犯只能寫十行文字。他可以說些什麼？那麼多年了，還不曉得妻子和家

庭是否還存在？

他的資訊是：“時間和距離可以撲滅小愛情，但卻叫真實的愛更強烈。。。 ”他就要求我在某一個日期到剔骨俄納（Tirgul-Ocna）監牢的醫院去見他。

這消息不久就傳遍了地下教會。不久又傳遍了全國，幾乎成了信心的符咒。

在監牢，共產黨把理查的名字也奪去了。如今他稱為瓦斯裏-喬治古。守衛們也不曉得他的真正身份。，免得消息泄出，外國人就會詢問。理查必須無影蹤的消失。那時是1948年。

如今在蘇聯，克魯斯基（Khrushchev）正在試圖成為老大。巨大改變的象徵已經出現。在1954年，史達林死後，我們希望西方會為我們做一些事。但在1955年，羅馬尼亞就加入聯合國。這令我們大吃一驚。在我國，沒有人可以想像，正當羅馬尼亞的監牢還充滿無辜逮捕的政治犯時，西方國家卻歡迎我國進入聯合國。

但那次的聯合國會議卻為我國的監牢帶來一些改進。我們聽說食物和藥品將會改善。又有大赦的傳說。黨方也容許更多探監的機會。

理查的明信片對我是最好的消息。但我

卻不能去探監，因為我每個星期都必須去警署報到。他們又不肯改變過去的禁令，我依然不能離開布查勒。於是只有米海可以去探監。

剔骨俄納是遠在北方的一個小城。火車必須經過數百英里的山路。我安排愛麗絲孀孀與米海同去，雖然只有米海能與理查會面。因為官方只容許囚犯的妻兒來相會。

我在家等候。他們必須離開兩天。我不斷地想：他們能不能看見理查？（我記得米海曾經老遠跑去運河探望我，卻不得見面。）理查能不能得到我送去的衣服和食物？既然他是在監牢的醫院，一定是身體軟弱。他能不能起立？能不能對米海說話？

他們在十二月的一個深夜回來。我們聽到他們登樓的聲音。

“我們看見他！我們看見他！”愛麗絲在未進門之前，已經叫喊。然後她說：“他活著，好好地活著！”

他們進來時，滿身是雪花。

“米海！”

“媽媽！爸爸還好，他告訴您說，他知道不久就可以回家。爸說如果神能行神跡，讓他看見我，祂也會行多一個神跡，讓我們團聚。”

不久我們都流淚了。我們給他們做了一些熱飲料。他們就說他們的經歷。瑪麗達和彼得也在。我們都心情開朗，包括彼得。原來不論我們的外在光景如何，都不會成為快樂的障礙。一個跛腳的啞巴，一個政治犯太太和兒子，一樣可以高興歡喜。

“我們必須在雪地上等許多個小時。他們讓我們進入大門，我們就在鐵線網外的場地，與療養院保持一個距離。囚犯們必須走過空地，進入一個錫皮小舍裏，會見家人。看見囚犯們真是令人心寒的。他們都餓到不像人形。我在他們中間，看見了理查。你不會認不出他，他是那麼高。我發瘋一樣的招手，可是他卻看不見我。那時我們訪客們都擠在一起，每個人都在搖手。只有米海得到容許，可以上去與理查談話。”

米海見到父親後那麼激動，以致那天我難以聽到他說話。但我心中很高興，因為我們送去的衣服和食物獲得允許，可以留下給他。

我只在後來才發現，米海真的難以承受。他看見自己深愛又敬仰的父親被剃光頭，像骷髏一樣瘦，被關在鐵條後面。

米海當時馬上把預備好的話說出來：
“媽媽說不要怕，因為如果我們不會在地上

再見，我們也會在天上再見。”理查微笑問：“你們夠吃嗎？”米海回答道：“當然夠。我們的爸爸看顧我們！”正在旁聽的政治局官員就微笑。他以為我再婚了。

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只能說很少事物。理查最後的一句話是：“米海，我唯一能給你的禮物，就是告訴你這個：凡事都尋求最高的基督徒品德，就是給每一件事物它們適合的分量。”

我把理查的明信片夾在我的聖經裏。我不時都會打開來看。在監牢，他已經成為寫短信的能手。後來他告訴我說，其他人也來找他幫忙，因為他能把許多意思濃縮。他們也彼此問理查說了什麼，他的話就流傳了。於是二三十人的明信片，都寫著“時間和距離可以撲滅小愛情，但卻叫真的愛情，越發堅強。”這愛與充滿盼望的資訊就流傳出去了。

在1956年開始，整個共產集團都在反叛的情緒中。“五年計劃”告吹。糧食依然短缺。薪水低廉。一切希望破滅。人們曾經希望史達林死後，生活情況可以改善。

在二月，在共產黨第二十屆的黨大會上，克魯斯基作出他的秘密演講，否決了史達林的一切成就。蘇聯沒有公開這事，可是不久東歐各國人民都可以感受到莫斯科開始解凍。

這種反史達林的象徵越來越快。龐大的軍隊和秘密員警組織開始縮小。東歐與蘇聯開始為了挽救自己的經濟，就與西方接洽百萬美元的生意。集體農場開始放鬆。最重要的是，數以百計的政治犯獲得大赦。

我不敢奢望理查會是其中一個獲得釋放的人。我們沒有消息，沒有暗示。他還有十二年的刑期。

在1956年的一個美麗六月早上，我出去拜訪朋友。當我回來時，他已經在家裏了。他把手臂圍繞我。

這天傍晚是充滿歡笑與眼淚的一天。全布查勒來祝賀的朋友們都與我們同在。我們一同談話，過了午夜，我們從一位鄰舍借來一個床褥當作理查的床。

他卻沒有睡。我曉得因為我和珍妮達都睡不著。在凌晨時分，他起來安靜的走向米海，久久望著，好像是為了確定孩子正在那兒。

理查在監牢裏被打，又被注射精神病的藥。他身上帶有十八個酷刑的記號。醫生發現他的肺有肺癆痊癒後的疤痕。他們不能相信他能在八年半的刑期，完全沒有醫藥照顧而生存。如今他們給他最好的病床。所有剛釋放的囚犯都獲得慈愛與慷慨的幫助。他們是羅馬尼亞最獲優待的人。這叫共產黨生氣。

理查必須不斷遷移。全國各地的弟兄們都來醫院見他。於是每個醫院都不敢收留他太久。他必須從一個醫院轉到另一個醫院，免得秘密員警的生氣。

不久後，理查健康好轉，我們就慶祝我們的周年紀念。他沒有一文錢買禮物。但他卻送我一本美麗的筆記本，裏頭的每一個黃昏，都給我寫著一些愛的詩歌，或短語。米海和其他親近的朋友們也寫了一些。在我們的周年，他就送來給我。但這可愛的禮物好久已經不在我的手中了。

理查獲得傳道的准證。當局的逼迫使各教會更為親近，理查獲得斯比猶（Sibiu）的東正教大教堂邀請。那位神父是我們的老朋友。

“唯一的問題是我必須向我的上司交代，”他說。“你最好可以畫十字，跟從我

們的儀式。”

理查說：“只要我可以說及主的十架，無論東正教需要畫多少十字，我都能照辦。”

我與理查一同去斯比猶。他依然軟弱，人們必須找一些東西給他坐著傳道。他們決定把主教的寶座搬上來。於是就有謠言說主教自己來傳道。但上來傳講的卻是一個猶太人。

理查不單畫十字，也傳講十架的真意。這是一篇表面上沒有政治意味的講章。可是教會裏的奸細依然把每個字都投報給秘密員警。秘密員警明白理查的話中含義。有時這些員警明白的，比好些基督徒更多。

當理查不久後開始給克魯城大學一連系的談話時，宗教部就打發一個頂級人物來聽。這人報告說，理查的講章是“滔滔不絕的誹謗。”這誹謗包括擊垮一個又一個馬克思針對宗教的言論。宗教部就迫使信義會主教收回理查的傳道准證，不能在全國任何地方講道。他只傳了六個星期。

那位宗教局的高官在與信義會牧師們的會面之後，就恨恨地說：“魏恩波完蛋了，完蛋了！”然後走出建築物。

幾分鐘之後，外頭有汽車緊急制動聲，

隨即是激烈的撞牆聲。有一輛汽車飛上了行人道，把這官員撞死在牆壁上。

理查繼續秘密傳道。他從一地飛奔另一地。他只在小教堂和地下教會作短促的談話。在奸細能向警方報告之前，他已經離開了。他連我也不通知的，就離開家，也不告訴我有關他的去向。我經常都活在懼怕中。

米海稱爸爸為“鬼影傳道人，”但我們曉得這不是開玩笑。理查隨時可以被捕。

在該年，波蘭和匈牙利的起義都被鎮壓了。解凍期過去了。

但在理查獲得釋放，直到十月，（共有四個月，）我們獲得喘息。斯比猶城的一所小神學院獲得允許，可以訓練幾位新的牧師。米海決定參加。

他如今十八歲，性格就如鋼鐵。他不再是理查開始坐牢時的小米海。他已經渡過許多內裏的屬靈爭鬥，也經過經濟的難關。但雖然經過一切的疑惑和無神思想的灌輸，他依然是基督徒。

理查如今協助鞏固他的信心。但米海從起頭就說：“爸爸，我愛你也尊敬你。但你是你，我是我。我們不會在每一件事上都相同。我也有我的個性！”

米海在十五歲後，就沒有上學。可是依然通過他的高校考試。如今他決定進入神學。

理查問：“你真的要去神學嗎？我想這對青年人，這是不好的選擇。”

“為什麼？”

“因為如今的神學院教的，極大多數是破壞性的。他們不會教導你愛神，也不會教導你跟從聖徒之道，或聖經。他們反而可能毒害你的靈魂。一些博士是聖徒；但另一些絕對不是。”

可是米海卻決定了。

當他在耶誕節假日回家時，我大吃一驚。在我們的家庭禱告時，理查讀了福音裏的一段，說到耶穌引用舊約。

後來米海卻說：“我不以為那是它真正的意思。耶穌沒有所需要的知識與背景。祂不能科學化地解釋舊約。”

“祂不能嗎？”我幾乎流淚了。“讓我們謝恩。”

米海終於勝過了他的躁急。我們與他詳談，他就回轉，反對共產黨的教訓。他也因此得到許多麻煩。

他的理想是到印度去宣教。他閱讀印度的宗教與興都教徒的行徑。我看見他倒立在

頭數分鐘，像是瑜伽術。我問：“你不以為神造腳是為了站立嗎？”

為了寫他的神學論文，他開始閱讀英國非正統傳道人。司布真與布特（Booth），就是不理會官方神學的人。

共產黨試圖開放這所神學院，好叫西方人有一個好印象（羅馬尼亞剛才進入世界教會理事會），但同時又不要許多學生。他們希望越少學生越好。當四百人申請時，官方就吃了一驚。他們讓這些男孩們曉得，如果堅持申請，自己的父親就可能失業。許多人因此“自動”取消申請。1965年，克魯城的信義會的神學院只剩下五位學生。在布查勒，只有六位參加浸信會神學院。

米海能夠繼續在斯比猶讀了三年。那裏有一個很好的圖書館，一些博士非常優秀。於是當官方第二次逮捕他父親時，他並不在家。

我們曉得這事會發生。那新一輪的恐怖在1958年就開始了。我們都看到我們如何被矇騙。許多人真的以為共產黨有心要與西方建立友好關係。人們多次被騙後，依然會再

被騙。

在1958年七月，羅馬尼亞就推出一系列的新法，比任何東歐國家更嚴厲。許多小過犯也被處以死刑，在秋天就實行。黨方又開始集體逮捕。數以千計的人被送去新的奴役，就如清除多瑙河三角洲的沼澤。一切少年犯罪案（膽敢批評政府的年輕人）就被送到沼澤去“割草。”

黨內也開始清算。一切來自社會背景可疑，又在“暖化”期獲得工作的，如今都被解雇。當局立法禁止他們和他們的孩子們在公共服務的任何部門工作。

在克魯斯基的命令下，重新開始與宗教爭鬥。教會被封閉，東歐神父全體被捕。這是“消滅迷信的渣滓”的七年計畫。

我們的小房子如今更是地下教會的中心。它難以不被注意。每天晚上，理查禱告說：“神哪，如果你知道有某些囚犯需要我，就把我送回監牢。”我很遲疑地說“阿門。”

一天傍晚，一位來自我們教會的夫人含淚而來。上個星期她借了理查的幾分講章。

（這類的講稿我們會複印數以百份，散佈全國。）如今警方徹查她的家，把這些講章也

拿去了。

我們也從黨內的一位通信人，曉得一位自稱為朋友的年輕牧師向官方指控理查。這位牧師可能被勒索，如果不指控理查，就要坐牢。無論如何，他真的作了指控。我們向來都很喜歡他，最好是繼續愛他。

第二天晚上，員警們就破門而入。

“你是理查魏恩波？進去另一間房。留著那兒。”

我們的細小房子充滿了男人翻箱倒櫃，把紙張倒在地上。在理查的書桌上，他們把打字的講稿，老舊的聖經，筆記，一概拿去。

他們也發現我的周年紀念禮物，就是那本記錄簿。

“請不要把那個拿去。這是一件禮物。對你們無益。”

他們依然拿去。

他們把理查從另一間房帶出來，上了手銬。

“你們不感到慚愧嗎？這樣待一個無辜的人。”我問。

理查向我接近。他們卻抓住他的手。理查警告他們說：“除非你們讓我擁抱我的太太，不然我就不會好好的跟你們去。”

那位隊長說：“由他吧。”

我們一同跪下禱告。然後我們唱詩，
“教會的唯一根基，是她的主耶穌基督。”

那隊長按手在理查的肩頭，說：“我們必須上路了。如今接近五時了。”但他的聲音安靜，眼帶淚光。

我跟著他們下樓。理查轉過頭來說：
“把我所有的愛都送給米海，還有那位指控我的牧師。”他們就推理查上車。

當車開動時，我開始喊叫，“理查，理查！”

我追向那卡車，呼叫，哭泣。它轉了一個彎就消失了。我必須停下來，上氣不接下氣，感到混亂。

回到小房，門還是開著的。我倒在地上哭。我呼叫說：“主呀，我把丈夫交在你的手中。我不能做什麼。但你能！你能叫天使圍繞他。你能走過封閉的門！你可以帶他回來！”

天亮後，愛麗絲來探望我。我告訴她說：“他們又把理查偷走了。”

第二十章

新恐怖

首先是，我們必須告訴米海。這不容易。他已經受了那麼多悲劇。這消息又必須保持秘密，不讓大學裏的告密者曉得。不然米海就會被停學。於是我不能親自上去斯比猶。那兒的人認得我。

在第二天早上，愛麗絲就乘火車去。她在一個小草坪上，等候米海經過。她不敢問其他的學生有關於米海。如果他們報告說她來訪（這是他們必須奉行的規則），那消息

就會洩露。

那草坪異常寒冷。雪花在樹丫上，也厚積在木椅上。到了傍晚，米海來了。

“是的，”他說。“我正預想這事會發生。告訴媽媽，我馬上回家。他們也可能逮捕她。”

“但是你的學業呢？”愛麗絲說。“你已經讀了三年。。。”

“那有什麼關係？出賣羊群的，有時就是擁有文憑的牧師。無論如何，他們也隨時會把我踢出去。”

我在法院還能看見理查一次。以後六年就沒有了他的音訊。如今黨方比大戰後更有些條理。他們向世界說：“我們不會任意關閉人。我們有法庭，有法官，有審訊。”

法庭上坐著五位法官。臺前掛著紅布條，寫著：服務人群，執行公義。在上面掛著當主席喬治古和其他吃得肥胖的黨首領面孔。

人民的敵人從一個門進來。指控官讀出控狀，然後有人讀出捍衛詞，再後是下判。於是那人就從另一個們送出去。整個過程只

消數分鐘。神父，農夫，吉普賽人，記者，輪流而過，就如輸送帶一樣。

一個清潔工人喝醉了，高喊：“喬治古是一個老笨蛋。他該回去駕駛他的啵啵車！”（喬治古是一位前火車工人。）這笑話就流傳法院。那清潔工的律師向法官求情。“兩年，”首席法官說。於是清潔工就被帶走，理查就進來。

我沒有聽到法官等人的任何話。理查也沒有。我們彼此對視。這可能是我們最後的一次相見。

後來米海告訴我說，這次的審判是重提他過去的案件，就是1951年的。那大赦取消了。於是理查必須繼續上一次的刑期。在他出去時，他回頭給我們一個最後的快樂微笑。這一切只用了幾分鐘。

一名書記給我們一張紙。其上寫著，魏恩波出生於1909年，服刑二十五年。這比上次的判決增加了五年。

後來我們發現，那判詞也包括了罰款，加上法律程式的費用。我們的一切財產再次被充公。每個政治犯的家庭都這樣被對付。我們沒有錢。於是兩名關稅局官員來，把我們的幾件寶貴物品也拿去了。

他們給我們留下床，一張桌子，兩張椅

子。我們想我們非常幸運了。但以後的六年他們重複上來要錢，充公物品。我必須在冬天和夏天與當局爭奪我們還有的幾根木頭。

當時眾人都驚恐。每天都有朋友被捕。我們所有親愛的人幾乎都回去坐牢。我們不再有白天晚上。全國各地都有人來告訴我們恐怖的故事，教會關門，男人們被捕。

正當這些事發生在我們身上時，克魯斯基卻“破冰”的拜訪美國，又有傳言說巴黎的峰會將在1960年五月舉行。我們正在蘭達女士的組屋談論這些事。

“薩比娜，”蘭達說。“在這個峰會之後，你的丈夫將會被釋放。他們會達到協約。監獄的門就會打開！”

然後電話就響了——一位鄰居說員警來了，正在我們的房子裏。

“今天不要回來！他們肯定要逮捕你。他們已經把愛麗絲抓去了。”

愛麗絲可能是我所認識的一位最慷慨的女人。她把自己所有的都給人。她照顧政治犯的孩子們。這些孩子們簡直就是被當局趕出去，流落街頭。這就是愛麗絲的罪行。

因為她不肯向當局舉報自己的朋友們，就被重重毆打。她的牙齒被踢出來，骨頭斷了。她被判八年刑期。

員警在我們的小房子，翻查了兩個小時。除了愛麗絲，他們也帶走一位剛巧來訪的少女。這是他們的一貫做法。

我們後來回去糟蹋了的房子。他們把衣服紙張到處亂撒，床翻倒，連地毯也被切破。

米海說：“你知道他們拿去了什麼嗎？那關節炎秘方！”

老多瑪斯太太曾經抄了一本德國醫生的關節炎藥方。她堅持要借給我。“這是一本非常稀有的書。我只能借給你一個月。所以無論發生了什麼事，都不可丟失它。”我很不容易向她解釋秘密員警已經把它帶去了。我想她依然不能完全相信這個。

我們花了許多天，許多小時，嘗試從警方得到有關愛麗絲和其他被捕的友人消息。他們就如消失在監牢的無底洞裏。（愛麗絲被捕許久後，我們才曉得她怎麼了。）

我們所有的密友看來都下去了。

老特裏發就如米海的祖父。他是一位沒有正式教育的詩人。他寫的樂曲帶著天堂的單純與深沉。米海就如在他的膝蓋上帶大的。

還有鈉勒古，可能是我國最偉大的宗教音樂寫詞人。他的妻子和四個孩子，如今流

落街頭。

還有亞米魯牧師。我曾告訴西方人有關他的故事。他們以為我正在開玩笑。他是因為傳了一篇道，說，“把網撒在右邊。。。 ”

“啊！”他們說。“為什麼不撒在左邊？你傳的是帝國主義！”

一位告密者投報他的講章。於是他就被捕。

亞米魯牧師留下妻子和五個年幼的孩子。他們被遣送去沙漠一般的巴拉幹平原。一天，亞米魯太太精疲力竭的來到我們的門口。我們接她進來。她沒有給我們任何煩惱。她的性格甜蜜，安靜的承受一切。

但如今我們有五人。

那位我們懷疑出賣亞米魯牧師的男人，來參與我們的地下教會聚會。

亞米魯太太說：“讓他吧。他是被逼的。”她只要饒恕與忘卻。

但我不願意。我催問他說：“為什麼這樣做？”

他臉紅了。“他們連續幾個月催促我。無論如何，我沒有說什麼假話。牧師真的那樣傳講。就算我同意牧師的解釋，其實也屬於反革命，反共。我只是盡了我忠實的責

任。照我所見。”

“那麼你是在這種政權的一方？這種殺害無辜人，用無神教育毒害孩子的政權？”

“啊，不，當然不。”他不安地移動身體。

“那麼為什麼你不向他們投報說，你自己反對共產黨，而不是說你的弟兄反共？”

我心中苦澀。我曉得好些牧師，朋友，甚至主教，都有份於理查的被捕。他們愛自己多於愛他們傳講的宗旨。我與我自己爭鬥。我禱告，可是不得平安。

瑪麗達從某處剪出基督受釘圖。我的眼睛常常停留在這懸掛在牆上的圖片。每次我都想到基督末了的話：“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還有：

“我渴了。”

出賣者們不正在乾渴中嗎？他們多麼渴想獲得基督徒的赦免。但我不願意給，因為心中苦澀。

然後一個想法來到我。我曉得就算是聖徒，有時也會自愛，多於愛神。信義會主教穆勒常說，我們稱為出賣者的人，在神的眼中，可能依然是一個聖徒，只是比較軟弱。這位主教完全不介意，人們會因此認為他也是一個軟弱的主教。

於是我也決定給與愛，不尋求任何回報。

1960年的冬天，雪花來得早。街頭已經深蓋雪花，人們盡可能不出門。我們的窗口少了一塊玻璃片。米海嘗試釘上一片舊地毯，可是沒有任何東西能夠擋住外面的強風。門下吹進來的風，颯颯作響。

“我們不如就坐在外邊，”瑪麗達說。
“在裏面一點也不比較溫暖。”

雖然冷風可以鑽進了，我們五人擠在一起的小房子，晚上空氣依然非常悶。

當我沒有為地下教會忙碌時，就到各個政府辦事處去，嘗試減輕理查的罰款。除非我們能夠在一段時期內付款，不然我們留下的一切都被奪去。我坐在多風的大廳裏，填寫複雜的申報表格。

這些都是徒然無功。

一天，兩位關稅局官員來捶門。米海開了門。他們要更多錢。不能給嗎？那太糟了。他們就寫下一系列的傢俱，說我找到錢後，就可以贖回。

我說，“我會儘快給錢，請不要那麼快就

把傢俱帶走。”

“我們給你三天時間。”他們說。

第二天早上，我去見一位官員。

“你是說，他們還沒有把你趕出去？”他發怒地說。“法庭指示清楚，除非你立刻交清罰款，不然一切充公。不能交？明天他們就會來！”

我走下樓梯。我不能停止眼淚直流。我發抖又咳嗽。到了門口，我停頓一會兒，預備沖向冰凍的大街。有人觸摸我的手臂。

原來有一個帶著眼鏡的高佬，也跟我下樓。我以為他是另一個官員，要給我一些新的威脅。他匆忙地四下望了一望。

“我曉得你的案件，”他說。“拿這個。”

他馬上就回頭走了。

我看見他放在我手上的一些鈔票。足夠我繳納他們幾個星期！

我忘了自己濕漉漉的鞋子，凍僵了的手，和精疲力竭。我的心充滿了安詳的火焰。那人是誰？

米海精心探究。發現這人在稅務局工作。他乃是地下教會的許多朋友之一。我們不能會面——這太危險了——但每個月他都從自

己微薄的薪水裏，給我們好大的一部分。

米海不久就被神學院開除了。我們的朋友穆勒主教盡力保留他的學位，可是由於他公開與共產黨妥協，眾信義會同僚都藐視他。眾人都不曉得他暗中給地下教會的幫助。他也暗中保護和幫助基督徒殉道者們的家小。我如今可以公開說這個，因為他已經死了。

米海得以進入土木工程系。當然他隱藏自己的父親身份。

“他們幾個月後就會曉得，”他說。“那時我就參加某些別的東西。”

我嘗試做一些家庭工業，幫補家用。我嘗試了兩部老舊的縫衣車。可是不久，這兩部機車都壞了。

新羅馬尼亞沒有任何零件。民眾也不得容許在家生產。我們都是暗中生產，暗中售賣。過後我嘗試教導語文。

“是薩比娜同志嗎？”

一位穿著雨衣的年輕人，在入夜後來到我們的門口。

“我就是。”

“明早九時，你必須到內政部報到。你要把這卡片給守衛看。他們就會帶你去會面。”他冷冷的盯著我。“晚安！”於是就下樓了。

到內政部的訪客，常常會被扣留。有人控告我嗎？該晚我們都憂愁。

第二天一早，我就帶來溫暖的衣物和一小包用品，和家人道別。

那間辦事處一切看來豪華。列寧和同伴們的相片漂亮的掛著。在一張大桌子後面坐著一位四十歲左右的胖男人，穿著便服。

“坐下，魏恩波女同志。”他指向一張扶椅。“我們請你來，是因為我們對你的案件感到興趣。請告訴我，有關於你，和你的家庭。不要擔心。沒有人會偷聽。你有一個兒子（他看了看桌子上的紙張），米海。。。他的學業如何了？”

我曉得那意圖了。這又是嘗試勸我離婚。當強逼不成時，他們就用禮貌。

他看來充滿自信，貴重地靠著椅背。

“我愛我的丈夫。無論何事，我都會與他在一起。”

“好，如今讓我給一個小建議。你要你的孩子完成學業。你要工作的權利，對嗎？當

然可以。只要把你的登記卡留著這裏。在四十八小時內，我們就送回給你。這不算是‘離婚’。這不過是奉行國家的義務。這不是最聰明的做法嗎？”

他停頓了一會兒，玩弄著鉛筆。“當然，如果你不合作，他們會有別的方法。當我們要某些東西時，我們總能得著。。。 ”

我直視這位政治官員的眼睛。

“假如一天你坐牢，就如許多共產黨官員，你要不要你的太太與你離婚？”

他頓時坐直。然後開始爆炸。

“你不曉得你在哪里嗎？我是誰？你怎敢向我問話？”他把鉛筆投向火堆。“出去，出去！不要忘記我告訴你的！明白嗎！”

我就不再回答，提起小包裹離開。

“明白嗎？”

但他也已經明白了。這是他們最後一次嘗試叫我離婚。

他們的新策略是對我說，理查死了。

這發生兩次。

頭一次是兩個消瘦的年輕人。他們說自己剛才監獄出來。我消息他們果然是。但他們不能直視我的眼睛。當他們開始形容看見理查在牢中時，我馬上知道他們的假冒。

“可憐的魏恩波牧師，”那位比較大膽的說。“我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在臨死之前，他開始性情煩躁。他不肯和任何人說話。我們這樣在吉拉監牢聽到。”

“那麼你們要告訴我什麼？他自殺了？”

“那個沒有人能肯定。但我們曉得他被帶出去時，是別人拉著他的腳，拖出去。如果他自殺了，誰能怪他？”

他嘗試聰明。可是卻選擇了最蠢的謊言。

“可憐的魏恩波牧師。他真的是一個聖徒。每個人都這樣說。”

“請你們走吧。”我想不到什麼別的話了。

“我們想要說的是，魏太太，我們非常難過。。。”

“請走吧。”

他們看來非常內疚與慚愧。可能他們是為了得到一張糧卡，或一份工作，所以這樣做。

第二次是，官方宣稱理查已經死了。他們不是直接對我說。又一位穿著常服的人到一位朋友的家。他告訴那位朋友說，他們不想親自告訴魏太太。但希望朋友能幫忙轉告。只說魏牧師已經病死了，葬在監牢裏。

我很高興不必會見他們。

但他們不停留在這裏。理查的名字已經傳遍全國。他成了一個神話。孩子們上床時，都為他的安全禱告。為了消滅這種迷信，剛釋放的囚犯們就被派去各大城基督徒的家庭去，叫人相信他自殺了。可是沒有人相信他們。

過後米海又被學校開除。他完全不跟從共產黨的教訓。如今他發現原來他的每一點生活細節與朋友，都被黨方記錄了下來。除非你是地下工作的頂級高手，不然就藏不了任何事物。秘密員警總是能曉得。我們曉得有告密者。但米海說教會已經無可救藥的被滲透了。

“媽媽，我必須說，你太軟心了。你讓這些告密者都到組屋來。他們只要說‘讚美主！’就能進來。但我們該給這些告密者更強硬的處理。”

他又繼續說：“我害怕他們又會再逮捕你，媽媽，連同我。他們曉得我完全和你一起從事地下工作。但我想到的，不只是像我們一樣的人。我們至少也知道自已冒著的風險，也明白生命的目標。我想到的是那些斯比猶的同學。他們每週兩次被帶去毆打，直

到他們同意成為告密者。他們於是就必須記錄每一場聚會。可是共產黨也玩弄他們。如今他們都在監牢。可能已經被打死了。”

我想起愛麗絲。如今她被綁在長椅上，牙齒都被踢了進去。理查在第一次下牢就受大刑，雖然他絕不提及。如今他又受些什麼刑罰？

我們也曉得，雖然幾次地下教會的聚會被警方逐散，但其餘的卻沒受干擾。可能這是故意的，好叫告密者可以工作。如今我們嘗試一個新法。

我們的聚會增加了人數。有時多達五六十人。我們必須特別小心，如果參與聚會的有人是大學博士或是共產黨員。當局可能正在觀察他們。我們開始把人數減少到六七人。都是可信的人。

其中一種發現告密者的方法，就算發出錯誤的消息。我們會通知說，某地方將會舉行聚會。如果到時就出現特別多的便衣人員在現場附近，我們就曉得誰人是告密者了。

我們會到臨時，才通知他說，聚會取消了。來不及通知。

曉得一位奸細，就是一種資產。你可以誤導他。如果你把他趕走了，黨方馬上會安排

一個新人，就是你不曉得的。於是我們總是友善的對待這些‘舊人’。

有時我們從被捕的弟兄，追查到告密的人。拷問官不問他們的事物，對我們常常比拷問官問的東西更重要。

我們的一位成員秘密印刷俄文福音書。但在他被捕後，當局絕不問他這事。我們就猜，他的印刷同工是告密者。他是一位基督徒，但在勒索和威脅下投降了。他仍然與我們一同工作和禱告。

於是我們就這樣繼續。同時抵抗外面的風雨，同時也防備內奸。我們生活在危險中。我們的生活絕不會沉悶。

在十一月，我到克魯城去。上主之軍的領袖們安排了一個公開的審訊。我聽說我們的一位老朋友，一個老師，也在其中。

上主之軍成員都是鄉下人。數以百計的人都在那日來到克魯城。他們在大雨中，安靜地站在軍事法院的門閘外。

他們來自羅馬尼亞全國，為的就是對那些為信仰被判刑期的同胞表示同情。這對他們

本身是危險的。

當囚犯車抵達時，群眾就湧上來看他們親愛的人。這些衣服骯髒的男女囚犯們就被推進法院。他們的妻子和家人都呼喊他們的名字，舉起著溫暖的衣服和食物。

“退開！退開！”兩個年輕的士兵舉起他們的來福槍，似乎打算開槍。人們驚慌。

一名軍官向建築物裏頭的人喊道：“打電去請求加兵！”他們把槍支當作木棍使用，把群眾推出廣場到大街去。然後嘗試關鎖鐵門。可是群眾呼喊道：“我們也相信。也把我們逮捕吧！”

最後一輛車出現，都是持槍的警員。人們分散到各入口。當車行過了，人們又出來，擁擠向鐵閘。最後警方同意讓近親進去。其餘的人都站在外面，嘗試勸服守衛讓他們進去。到了晚上，眾人越發增加。

法院嘗試避免麻煩，就快快的把這些案子都一次辦完。

天黑時，囚犯們都被帶出來，送回監房。一位官員出來說，第二天才會公佈審判的結果。那些來自外地的人，就獲得本地人提供床褥。我們多數人都流淚。沒有一個妻子能對丈夫說再見，也沒有一人能把珍貴的包裹送給丈夫。

眾人安排我到一位地下教會成員的家。連同六個囚犯的太太。我們決定該晚為丈夫們禱告。

“無論明天他們要不要公佈結果，”一位太太說，“我們曉得那些刑期是重的。”

這不是上主之軍第一次受刑罰。他們從二十歲到六十歲，都多年被當局追捕。

第二天早上我到法庭。在鎖著的大門外，釘著一張名單。一群憂愁的人正在閱讀。我的朋友受刑八年。

我在雨中走回火車站。

有人催促我急忙到一位隱藏之基督徒的家。潤迪在那兒。她不再是那個微笑的，能幹的，歡迎我們到斯裏卡奴家裏去的潤迪，卻是一個充滿憂愁的少女。我當時以為她被人發現了。

“什麼事？”我問。其他人都出了去。我們可以自由交談。

原來是有關她情人的事。那青年人與她年紀相仿。他們還沒有足夠的錢建立家庭。無論如何，潤迪感到她的首要任務是保持那危險的職位，至少也要在那個時刻。如今這男

孩催促她證實她的愛。“如果你真的愛我，”每次他們相會，他都會這樣說：“那麼你就不會這樣拖延，一直不肯親近我。”她極其害怕會失去他。她該怎辦？

我曾在這方面跌倒，於是曉得那答案。

我說：“為什麼要保持貞潔”，就如問“為什麼要活著，”一樣的錯誤。這是神給的一大恩賜。自從生命開始，在一切偉大的宗教裏，貞潔總是理想的目標。不論是中國，希臘，都是如此。福音的開始，是說一位貞女。救法國的是亞斯的悅安。只要讀裏斯爾的聖特麗莎，你就會愛她的貞潔。

問為什麼要貞潔，就如問，為什麼要誠實？

在世界文學裏，我有兩個最中意的角色：浮士德（Faust）裏的格裏枕（Gretchen），還有比爾（Peer Gynt）中的蘇維（Solveig。）

比爾是一個酒徒，生活敗壞。可是他卻遇到一位貞潔又虔誠的少女蘇維。肯定她會等候自己。過了幾十年，比爾的生活越來越壞，可是他總是記得他曾經認識一位純潔的少女。她的形象一直出現在他的眼前。當他回去見她時，他已經年老了。可是她卻是他得救的途徑。

格裏忱在上教堂時，被浮士德看見了。她並不舉目看他。可是在受到米菲多

（Mephistopheles）的引誘後，她一時失足，與浮士德一同犯罪。但她在監牢裏（她稱那地方為聖地），她為自己的錯失贖罪，於是重獲貞潔。她在天堂渴望浮士德的回歸。浮士德因著這個得救。

為什麼一個少女要保持貞潔？一位這樣，她就能給人類啟示，嚮往更好的人性。我在監牢裏看見純潔的價值。一個最純潔的婦女就能最深的幫助他人。

我們在世界中生活，遠離神。每次我們把自己的靈魂向祂的光與愛敞開，就獲得生長。

但我們也要明白人的軟弱。塔姆說，神對一切罪惡都能寬容忍耐，唯獨不能寬容不貞潔的人。那位這樣想的拉比並不認識神。耶穌曉得那幾乎不能抵抗的情欲之動力。於是祂不把一位蕩婦定罪。

當你嘗試排除色情的圖片時，它就加倍干擾你。但我們只要使用間接的方法，就能成功。把你的思想充滿美好純潔的主意。投身於一切善行，它們就為你排除一切不正當的意念了。如果你失敗了，也不要難過。你依然在祂的聖手之中。

沒有人三天就成為基督的樣式。這是一生的努力。

在1962年，莫斯科開始轉向暖和。我們謹慎地嗅到它。人們開始談到“解凍。”我們從外國得到更多信件。謠言說，羅馬尼亞正在嘗試脫離蘇聯控制的共同市場。甚至有謠言說又有大赦了。

人們開始更自由地開玩笑說：

克魯斯基問：“甘迺迪先生，我已經嘗試洗腦，監牢，只是我國的國民依然固執上教堂。如何是好？”

甘迺迪回答道：“不妨把你的肖像取代教堂裏的一切聖像？看看多少人還會去？”

第二十一章

自由了

在每個共產黨的節日，我們都留心聽電臺，希望聽到釋放囚犯的宣告。我晚上也睡不着。

1969年五月一日，勞動節。沒有消息。

八月二十三日，解放日。也沒消息。

十一月七日，蘇聯革命日。幾百名刑事犯獲得釋放，但沒有政治犯的消息。

但許多小象徵開始出現。我國與南斯拉夫簽署了龐大的貿易協定。“蘇聯學院”只成了“外文學院”中，一個比較小的部分。國營的“蘇聯書局”，也成了“世界書局。”

在1963年八月，羅馬尼亞停止干擾西方的廣播。

我們在八月23日，都留心聽收音機。可是沒有消息。

1964年初，突然有少數政治犯獲得釋放。幾位是我們的朋友。

我們問他們：這是什麼意思？

他們也不懂。“守衛來讀出一列名單。就是那樣。”多少人？八十人。

八十！那麼多！我們就曉得大赦開始了。就如在1956年發生的。下一輪會是在五月一日嗎？

可是那天沒有消息。

一天早上，我在閣樓的房子裏，瑪麗達突然沖進來說：“愛麗絲回家了！”已經四年了！我們馬上抓起外衣就去搭車。

我們到她的家，看見她消瘦，疲勞，微笑。她有著多少事物要說的！但她什麼東西也沒有。只是一塊遮體的破布。

“明天我就給你帶一些東西來，”我承諾。

“但我知道你自己也沒有任何東西呀！”

“啊，我們的生活可奢華了，”米海笑道。“你該看看我們的組屋。”

“牆壁也有地毯，”瑪麗達說。

“窗口也有地毯！”

“還有自來水供應。”

“直接來自屋頂！”

我們多麼幸運，我想。比較其他許多婦

女，我們得到愛的圍繞。無論我們到何處，地下教會都有溫暖的供應。

我整晚不能成眠。在早上我們收拾了幾件東西，帶去給愛麗絲。她正睡在侄兒的組屋。

如今我們真的有希望我們親愛的會回家。可是過了幾個星期還沒有消息。又幾個月了。

每隔幾個星期，一位名叫瑪西亞的朋友會跑到閣樓上來。

“大赦！下個星期就是！這次是真的了！”

於是她的外號就稱為“大赦姐妹。”瑪西亞努力為教會工作。她的丈夫在政府部門工作。於是人們常常會相信她的謠言。

當真正的大赦來到時，我們完全沒有料到。

那天我早早出門為家庭買東西。這是一個溫暖的六月天。當我回家時，我看見一份日報。一位朋友留下給我。

我看見頭條新聞：大赦。

這是不是為每一個政治犯？它也不說清楚。裏面只是充滿自衛的詞語。官方沒有承認數以千計的人被無辜的關了起來，所以如今需要放人。如果這樣說，看來就太可笑

了。莫斯科也在監視。

我趕到一位朋友的房間。已經有一群人在裏面談論這新聞。

“啊，這不過只像去年。只放刑事犯！”蘭達爾太太說。

但大赦姐妹也在那兒。

“不！不！我不是告訴了你們嗎？讓我們禱告感謝神。你們就會看見！”

於是我們一同禱告。然後回家。我還沒有回來五分鐘，一位鄰舍就跑來了。有電話來自一位剛出監牢的老朋友。

“他說你的丈夫正在今天釋放的名單中。他看見魏牧師正等候在監獄的院子裏！”

當這鄰舍走後，我繼續削馬鈴薯。可是我的心跳動的那麼快，以致我必須坐下。過了幾個小時。

又有人敲門。一位住在樓下的老朋友站在門口微笑。他的家有電話機。

“有人從城外打電話給你。”他拉著我的手說。

於是我去提起那接收器。另一頭的人就是理查。當我聽見他的聲音，我就感到自己要倒了。我的眼睛一片黑暗。

當我開眼時，就看見好些焦急的面孔往

下看我。

“她還好！”

“你暈倒了！”

他們把米海也帶來了。他正在大笑，提著電話大聲說話。理查正在克魯城的朋友的家裏。

“我不曉得我是否還有一個太太和孩子，”他說。“我想我必須找出來！”他將要儘快回來。克魯城離開首都幾百里。第二天早上才能有火車回來。該晚已經有地下的聚會為他安排了。

理查瘦如竹竿，只有九十磅。他受了洗腦和毆打。他必須馬上送院。但就是在那兒，人們依然蜂擁去看他。秘密員警不能容忍。院方只好把他送去另一所醫院。可是同樣的問題出現。再轉院。再轉院。最後送去山上的肺癆病院。可是人們依然乘著摩托車，腳車，巴士上來。秘密員警再發警告。於是再須離開。

布查勒的境況非常不安。坐牢十多年的人，如今出來找工作，找妻兒。他們盡力嘗試，有時結果極糟。到處都有心靈和家庭的

悲劇。

警方不能處理這麼多的混亂。於是理查趁機傳道。任何接納他的牧師，他都上去。我們因此得以幫助了許多朋友。我們把亞米魯牧師娘送去黑海邊的度假中心，因為她的丈夫依然沒有獲得釋放。

理查獲得傳道的准證。這是奧沙瓦村裏一所教會。官方限制的聚會人數是三十六人。

“如果多了一人，”秘密員警警告說，“就有問題。我們曉得你，我們也在觀察你。”

理查告訴我說：“我不以為我能在那裏講道。如果我上去，其他人會聽到，也就會上來，於是就給奧沙瓦教會的成員帶來傷害。”

於是我們決定不上去這教會。其實地下教會在布查勒已經給我們安排了太多的節目。理查在秘密的聚會中，帶領了數以百計的靈魂歸主。但他並不滿足。我們也不曉得他能維持多久。警方隨時會捉拿他。

當我問他將來的打算，他說，“我最希望可以退休到沙漠去，就如古時的修道士，把餘生花在思想神。可是現實與理想很不相同。”

他又一次看到教會受幹制，告密者比比皆是。從最高的主教到會眾裏最低微的成員。孩子與少年人比以前更受到激烈的無神教導。

但最令理查不安的是，西方人對共產主義的無知。不曉得它正在試圖毀滅宗教。

那時我有與蘇聯教會聯絡，我不能透露那管道。許多官方教會高級領袖都是黨方的工具。他們憂傷又直接的告訴我們說，他們除了聽從黨方吩咐，別無選擇。

其中又有些是表面服侍共產黨，內裏服侍地下教會。

當他們從外國回到羅馬尼亞時，他們對我們表示，他們十分驚訝英美代表們的無知。“這些代表們直接吞下一切共產黨的宣傳。他們有些比任何真共產黨還相信共產主義！”

我們能做什麼？

地下教會的領袖們決定理查嘗試達到西方。他的任務就是給西方人明白我們的處境，也曉得他們將會面對什麼。

羅馬尼亞從1948年開始，就把猶太人賣給以色列。我們出國的希望全在這個。數以千計的猶太人都嘗試出去。在軍事中心，申請離國的猶太人大擺長龍。這出國潮已經得罪阿拉伯諸國。我國政府也曉得，開始謹慎了。可是只要有許多錢，任何阻難都可以解決。

我們的出國申請，又長又瑣屑。他們所能找到的只是一張印著“不可離境”印章紙條。但我們不放棄。

如今理查更加受到監視。我們的小教堂已經被關閉。如今官方把它改成卡通片錄影中心。但這對我們卻是一大優點。它使我的在頂樓的房間難以被警方密切觀察。錄影室的枝師，音樂家，文員等，常常又進又出，很難與我們的弟兄們分別。

我們透過秘密地管道，得以傳話給挪威的雅努莎姐妹。她就開始為我們的贖價籌款。我們的外國家人也盡力相助。雅努莎勸請挪威人給我們入境准證。她從挪威向以色列傳道會和希伯來基督徒同盟籌款七千美元。另一個管道提供三千美元。

我們第一個來自西方的訪客，是‘英國向共產世界宣道會’的主席斯陶牧師，和美國牧師默瑟裏。他們在夜裏帶來第一批給貧

困家庭的救濟品。米海看到外面有幾名員警。有人投報了。訪客待留到午夜一時。那時外面的警方人員以為這是一場誤報，就走了。

第二天我們從這兩人在公園裏領取聖經。就是在那兒，也有人窺看我們。過後這兩位牧師獲得許可，在浸信會神學院分發聖經。可是後來發現，那些聖經在他們離開後，馬上被當局收去了。

我們第二次的訪客，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一些美國人和一名瑞士人，由於不曉得理查的住址，就向官方教會詢問。

魏恩波牧師嗎？他們當然曉得。於是他們就打發一位官員引路。這官員就一路與他們同行。當然他會回去報告我們所說的一切。

但那位官員只懂法語，不懂英語。於是理查對訪客說英語，我負責翻譯法語給那位告密者。

“如今我丈夫說，這裏的教會享有自由。如今說到旅遊業的大有展望。如今是說天氣。。。 ”

理查卻在那時說及我們的真情況。他說到生動有趣，叫訪客們大笑。其實那時我們的處境並沒有那麼好笑。

然後一位美國人說：“這真的有趣。可是先生，我們的時間有限。我們希望在離開之前，可以見魏恩波牧師。”

“我就是魏恩波牧師！”

“不可能吧！”

“真的！”

“如果您說真的，那麼肯定是真的了。但他已經坐牢十四年了！？我們以為他的樣子是非常淒慘可憐的？可是你的樣子卻是快樂的！”

經過了一年的努力，和外國朋友的壓力下，我們終於聽到：“你們的出國准證通過了，錢收到了。”

理查被叫去見秘密員警。他們告訴他說：“如今你可以離開了。你儘管傳道。可是當你發言針對我們時，我們就要你閉嘴了。”

我們有充足的證據，曉得那個威脅沒有被遺忘。

十二月六日，聖尼古拉的節日，我們登上了一輛老舊的DC 7型飛機。裏面有六十人，幾乎全是猶太人。我們一清早就在那兒等候。我們都感到無比的謝恩，因為得以脫

離壓迫。同時我們也為留下的人深感抱歉。那些官員們，准證人員，穿著制服，報讀名單的少女，都帶著妒忌的眼光看著我們。我們可以到西方去了！西方！！

他們嘗試阻止一群人來歡送我們。可是人群依然擁上來。我們透過機場的玻璃窗向親友們揮手再見。

我們登上飛機。米海坐在機上唯一的非猶太人搭客，一位義大利商人。那人馬上開始談話。他快樂地問米海一些問題。他說羅馬尼亞並不像許多人說的那麼糟。他說布查勒雅典娜皇宮酒店的食物，十分可口（那是布查勒最奢華的酒店）。

米海完全無聲。

他們一同在羅馬機場下機。

米海問：“這裏真的是羅馬？不是東柏林或其他地方？”

“當然，當然是！”那位商人大笑。

“看那個招牌：Bevete Coca-Cola？你正在義大利的土地上！”

米海說：“如今，如果你喜歡，我會告訴您有關羅馬尼亞的真實情形。但我不曉得你能不能明白。”

我們那時走向關卡。我的哥哥和嫂嫂正在機場等候我們。他們特地從巴黎來迎接我

們。

後語

我們從巴黎飛往奧斯陸。理查原想先去幾內瓦，報告羅馬尼亞的逼迫。可是信義會世界協會電話要求理查不要上去，“因為蘇聯人將會曉得。”我希求為什麼一個人在世界教會理事會裏頭，也會怕蘇聯人。我們在他們統治的地方，並不怕他們。

在挪威，我們遇見‘以色列宣道會’的成員，就是為我們付贖價的。最先是雅努莎。她已經勞碌了十五年。‘瑞典以色列宣道會’主席黑頓牧師特地從瑞典首都前來。他多年每天為我們禱告。還有‘希伯來基督徒同盟’，他們馬上問我們的需要。

過後我們到英國去。這裏我們的朋友斯陶牧師為我們開啟了大學和眾教會的門。人們終於聽到有關地下教會的殉道與勝利。他們幾乎未曾聽聞。

我們過後也到美國。

我們開始瞭解，格裏哥利教皇的貢獻。當這教皇還是一個年輕人時，他注意到羅馬奴隸市場裏有白皮膚的少年人被拍賣。他問：“這些人來自何方？”人們說這是英國人（拉丁文是“天使” Angles）。“他們的王叫什麼名？”他們回答：“Aella.” 格

裏哥利就說，“Aella 地的人將要唱 Alleluia（哈利路亞）。”

於是當他成為教會的頭時，就定意把福音傳到英國。如今我們看見哈利路亞地的人把天使一般的愛撒布在地下教會。第一個向共產世界的傳道會就是在這裏出現。

我們也在美國許多教會和婦女協會傳道。

美國參議院邀請理查上去見證。我也坐在他的身旁。我們發現不單是參議員，連報章代表和各大收音廣播電臺都在那兒。電視臺也都準備好了。理查說及地下教會的苦難。

“三分之一的世界值得你們三分之一的禱告，關懷，和奉獻。。。我在監牢看見人們扣鎖著五十磅的鐵鏈，為美國禱告。可是在美國，你難以聽見在教會有人為共產國家監牢裏的人禱告。”

有一位參議員問理查，他的身上有沒有酷刑的跡象。理查就脫下上衣，顯示十八處的疤痕。人們聽到他的話就哭泣。“我不以這些疤痕自豪。我只是顯示我的教會和我的國家受到的傷害。我為那些英雄和聖徒說話。他們沒有機會為自己發言。這些包括更

正教徒，天主教徒，東正教徒，和猶太人。他們為信仰死於酷刑。”

我淚流滿面。我看見農婦，修女，許多少女，在新法老的奴役營工作。我記得那些已經死了的。我知道她們已經達到創造水仙花的主的手中。可是這不能停止我哭泣。

後來理查說：“你的眼淚比我的話更達到人心。”

理查開始寫他的第一本書《為主受苦》。這是一本非常淺易的書。但卻是用血寫出的。它卻成了許多語言最暢銷的書。這書和我們的到訪，就成為多國開始成立我們宣道會的基礎。包括歐亞美和澳洲的十九個分會。它們合作傳播基督徒書籍與電臺廣播，並給殉道家庭的救濟。

理查多寫又多傳，也創立有效的地下組織，服侍共產國的地下教會。有人質疑他的方法。但總是遲了一步。理查已經開始行動了。他以為可以遲些回應批評。

我們在每一個國家都感到如家。在我們的德國弟兄們的家也是如此。雖然德國人與猶太人之間有一條血河。神為猶太人分開的海，稱為紅海，也許不是偶然。我們可以憑著愛，分開血海。只有持續憎恨的人會沉溺

在其中。

我們在南非的聚會，不分黑人白人。眾基督徒都為地下教會哭泣。

我記得米海在多年前的話說：“就算爸爸能夠回家，他也將病弱如幽魂一般，不能再服侍任何人了。”非洲的一份報章就這樣報導“我們被一位稱為‘理查’的幽魂旋風襲擊。”

理查的教導，“憎惡共產主義，但愛與贏得共產黨歸主，”得到每一處的人們接納。各地有人為這工作禱告。我們用基督徒的愛擁抱欺壓者，但同時針對他們的惡行。在這戰鬥中，理查多時也攻擊與共產主義合作的教會領袖。

理查是理查，我是我。我以為他與那麼多人相鬥是錯的。我希望他可以安靜一些。我告訴他說，“在所羅門之歌，基督被形容為花朵。花朵的一生是給觀看的人歡喜。它不會針對那些要殺害它的人。我想這便是基督徒的理想生命。”

理查回答道：“如果我們不與共產主義爭鬥，它就會參透教會，把我們擊垮。”我稀奇他為何這樣擔憂。教會不是生來就為被釘死嗎？生活在墳塋中，不勝過分享君王的寶座嗎？我們的地下教會聚會，不比西方的

大教堂更好嗎？在大教堂裏，沒有人會因為聽見基督受難就痛哭，也沒有人聽見祂復活就歌唱。

我的丈夫不能同意。他問，雅歌把耶穌比喻為什麼花。我說，“玫瑰。”他就回答：“玫瑰有刺。不要動它。它可以刺傷你。”

我曉得他三十年。我不能改變他。於是我選擇安靜。我組織我們宣道會的人員進出共產國家。你必須給他們教導，收集有關該國家和教會的情報，也把聖經送給當地的教會，並書籍和錄音帶，還有救濟的現款。

數以千計的中國與北韓基督徒正在坐牢。每逢我聽見基督徒坐牢，就想起我的過去。在1969年，蘇聯報章誇口說他們已經逮捕了一個名叫拉賓楚的基督徒和他的五和兒子。我不能想像他的太太，怎樣面對一個空家。在阿爾巴尼亞，牧師被放在桶子裏，滾下大海。在中東，初信徒因為歸向基督，就被切斷手腳，或是被殺。在北韓，有四十五名基督徒在同一天被殺（1969年）。這些人的家庭，與無數其餘的人，都在饑饉中。每一處都是饑渴的靈魂。缺乏神的話。

我從聖經攜帶者們得到第一手這類的消息。這工作從1967年就開始了。

我也遇到來自共產國家的傳道人。他們到自由的世界傳道，說共產集團裏的宗教自由。他們是共產國官方教會的領袖。理查稱他們為出賣者。我不願這樣稱呼他們。我不是神。無權審判任何人。他們是共產黨的傀儡。他們別無選擇。有些已經等候幾十年，希望自己的國家獲得自由。美國歷代總統都給了許多承諾，卻沒有實行。這些傳道人就感到絕望，為了生存，他們只能奉承。他們的弟兄們選擇殉道。他們則選擇犧牲自己的良心，好保留一些教會得以開放，以便舉行幾個洗禮，婚禮，喪禮。他們到自由世界去，宣傳中國的宗教自由，希望自己的過度熱忱可以叫西方基督徒認識到他們正在極糟糕的環境中。可惜西方教會領袖卻看不見。

但地下教會能贏得史達林的女兒戈斯金太太 (Svetlana Stalina, Mrs Kosygin)，並最偉大的蘇聯作家索忍尼新 (Solzhenitsyn)，顯示它曉得如何運作。

我們個人的生命也改變了許多。理查曾經是囚犯，常被藐視。如今卻人人稱道。幸好他曉得這些稱讚不屬於他的。

一個人經過酷刑與剝削之後，就會有反彈。長年不見陽光的人，會沖向陽光。長年未得財物的，就會抓住一切錢財。理查曉得

那危機。每一種危險，當你曉得它的存在，就不再是真正的危險。

我們有大喜樂，也有擔心。每次理查離開我，我就害怕。但如果作神的工也危險，那麼撇棄神的工，不更危險嗎？沒有人能中止一場風暴。我也不能中止理查不暴露共產主義的滲透與殘忍。這種行徑肯定惹怒共產黨的領袖和他們在教會裏的成員。但神的使者必然保護他。

那些試圖攔阻理查的人，肯定不曉得理查的性情。你給他越多障礙，他就越能高跳，把障礙變成資助。

我為這傳道會的行程，也帶我到以色列去。在那裏我遇見好些我們過去的會友，我的家庭成員，還有那位親戚，就是在我被捕之日對我說“明年在耶路撒冷再見”的！如今已經是二十年了。

在以色列，基督十架一度豎立的地方，一個人不願說出自己的感受。這是耶穌行走的地方。當末大拉的瑪利亞在這裏哭泣時，她也不告訴任何人她心中的感覺。我也發現自己出奇的沉靜。

當我看見聖地的教堂，一部分屬於一種宗派，另一部分屬於另一個宗派時，我就感到悲哀。玫瑰在每一個國家都給人芬芳，沒有人可以占為己有。沒有人能說：“這是我國的玫瑰，與他國無份”或，“這是我族群的玫瑰，其他族群無份。”基督徒也當如此。

我看見左右的以色列，雖然被眾仇敵圍困。這給我看見敵人給我們的貢獻：他們使我們的工作興旺。

把耶穌帶回蘇聯文學的是猶太人波利斯（Boris Pasternak）。他因此被共產黨放逐。猶太作家但以理和金斯波也因此坐牢。猶太政治鬥士裏韋諾也下牢。兩位猶太東正教神父膽敢抗議東正教元首與蘇聯政府的妥協。羅馬尼亞最偉大的地下教會領袖就是米蘭（Milan Haimovici。）他因此經過七年監禁與酷刑。我常與他的太太莫妮加同在。米蘭牧師是羅馬尼亞最優秀的牧師與講員。因此黨方必須針對他。

神已經把以色列歸回猶太人。祂也會把獻身的勇士加給以色列王耶穌基督。

如今我回來重操舊業，就是走私業。這不好聽，但私貨卻是聖經。這工作幫助了基

督徒殉道者們的家屬和地下教會的牧師們。

同時我們也挽救西方青年脫離反基督的毒宣傳。

這工作每天增長。殉道者們的名字如今傳遍世界，孩子們在睡前都為他們禱告。難道這些禱告不蒙垂聽？

我常告訴青年人一個故事。一個小男孩站在海灘上，向遠處的一艘輪船招手。一位坐在涼椅上的老先生對他說，“不要傻。那艘船不會因著你的召喚，就改變它的航道的。”可是那條輪船卻停下，放下小艇，來接那孩子。“我不是傻瓜，”那孩子回頭向吃驚的老先生說：“那船長是我的父親。”

宇宙的主宰不是我們的父親嗎？

為了保護一些人不給共產黨當局曉得，
本書中的人名和地名都刻意更改了。